

第一部分

導論

我們能夠明白啟示錄嗎？

你能夠明白啟示錄這卷書嗎？你當然可以。你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它的信息：上帝掌管歷史並且將要在基督裡使它最終成全。記住這個重點，你將會讀懂啟示錄。你不一定明白每一個細節（我也不明白每個細節），但是我們的靈命能夠成長，是不需要明白每個細節的。

對於整本聖經來說也是如此。聖經有無窮無盡的豐富，所以它的深度與奧妙是我們永遠探索不完的。然而它的重點是清楚的，所以我們知道該相信什麼和該怎樣行（箴 1:1-7；詩 19:7-13）。提摩太後書 3:16-17 告訴我們聖經不單單是神所默示的，而且「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整本聖經，包括啟示錄，於勸勉、安慰、教導人學義都有實際的價值。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4:1-5 以一個對比——純正福音的教導和那些「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的人想聽的話之間的對比——來強調這點。上帝賜給我們啟示錄，並不是要挑起我們的幻想，而是要堅固我們的心。

啟示錄的清晰性

啟示錄開頭的幾節，啟 1:1-3 都在說明同一點：它是「耶穌基督的啟示」。「啟示」這個詞（譯註：「啟示」的原文有「揭開」的意思）意味著它是在顯露而不是在隱藏它的信息。這個啟示是為了「指示祂的眾僕人」，「指示」這個詞再次暗示它能把信息帶到聽眾那裡，不只是說預言的，不是博士，不是專家，不是天使，而是你。如果你是基督的跟隨者，這本啟示錄是為你而寫的，而且是你能明白的。第三節說：「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上帝知道有一些祂的僕人會對這卷書有所猶豫，所以祂以一個明確的祝福來額外地鼓勵我們閱讀啟示錄。啟示錄是聖經裡唯一的一卷書是因閱讀而帶來祝福的！¹然而，這種閱讀不應該是空洞和死板的，正如第三節下半句說的很明確：「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啟示錄不應該只是掠過我的腦袋，或僅僅被空洞地檢視，而是要刻在我們的心板上並且實際地回應，以「遵守」來回應，正如我們遵守基督的命令一般。

¹ 在原文中，1:3 是指那些在聚會中把啟示錄開口讀出來的人。在今天，在教會中誦讀和聆聽聖經仍然是重要的，而且需要受到更多的注意。然而，在這裡經文間接地指到那些在其他場合裡閱讀和聆聽啟示錄的人。

我們能夠明白嗎？

如果啟示錄是清楚的話，為什麼這麼多人對它感到煩惱呢？為什麼它是這麼有爭議性呢？我們感到煩惱是因為我們以錯誤的方法來解讀它。比如說我以一個問題作為出發點：

「在啟示錄 13:2 中，熊的腳代表什麼？」如果我從一個細節出發，而忽略事情的全貌，那麼我就是自找麻煩。上帝位於啟示錄的中心（啟 4-5），我們一定要從上帝出發，還要從祂與祂的仇敵撒但之間的對比出發。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要解謎般地尋根究底的話，我們就好像握住了刀的刀刃而不去握住刀柄一樣。我們的出發點錯誤了，啟示錄是一本圖畫書，不是一本謎語書，不要試著去解謎，不要先入為主地單獨去看每一個細節。相反地，專注於這個故事吧，讚美上帝，為聖徒們歡喜吧，恨惡那獸，並且期待著那最終的勝利吧。

不可否認地，有些啟示錄的教師立了一個壞榜樣，他們完全誤解了啟示錄，並把它變成了一本謎語書。他們的教導既難懂又不清楚，人們當然會感到不滿意。

「我很疑惑。」「它太複雜了。」「我完全搞不懂了。」
「它根本就是一個謎，只有這個專家教師才能明白它。」「我

放棄了。」

然而有些人不願意放棄，他們卻養成了一個不健康的興趣。他們為了「解開」那謎題，便自己去尋找一些複雜的新看法。結果他們沉浸在幻想當中，完全失去了真正的重點。

相反地，那些不受「大教師」影響的人比他們來的好。

有一次當我在教啟示錄的時候，我注意到聚會當中有很多小孩子。

「孩子們，我想讓你們也來讀啟示錄。如果你年紀太小還不能閱讀的話，請你的父母讀給你聽。你們也可以明白它的，事實上，你們可能比你們的父母更能明白它。」

一個大約 12 歲的孩子在會後來找我。「我完全明白你在說什麼。之前我有讀過啟示錄，我覺得我看的懂。」

「讚美主！」

「我把它當作魔幻故事來看，唯一不同的是我知道它是真的。」

我想：「就是這樣。」

這故事太棒了，所以我每次在神學院教啟示錄的時候都會講。有一個學生來到我面前。

「你認識那個 12 歲的小孩嗎？」

「我認識啊。」

「我完全能明白他在說什麼。我記得我在大約 12 歲讀啟示錄的時候，我能夠明白它。從那之後我卻愈來愈搞不清楚它了！」

有一群神學生在體育館打完了籃球，他們注意到一位工友正在角落裡讀著一本書。

「你在讀什麼？」

「聖經。」

「哪一卷書呢？」

「啟示錄。」

我們要幫助這個可憐的靈魂啊，他們這樣想著。「你明白你所讀的嗎？」

「我明白啊！」

他們震驚了。「那它在說什麼呢？」

「耶穌要贏了啊！」

一位靈恩派的牧師正在為他的講章禱告。「我下次應該講什麼道呢？」

「啟示錄。」

「太棒了！我要拿出我在神學院時寫的筆記，弄一些圖

畫，展示一些東西。」

「不要。」

「你的意思是什麼？那我要做什麼？」

「讀出來。」

等一下。「這樣太亂來了，我不能只是站在那裡把它讀出來。一位牧師不是應該教導的嗎？那我要做什麼呢？」

「照著做。」

「好吧。」(勉強地)

那次的聚會是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歷。那位牧師盡職地讀了一段經文，接著會眾回應、禱告、詩歌、讚美，有一些即興的勸勉，有因對世界妥協而悔改，更多的讚美。然後另一段經文，就這樣把啟示錄讀下去。他們發現，藉著基督的靈的教導，他們真知道怎麼樣去明白！另一方面，如果牧師拿出那些神學院的筆記來上課，整個聚會就會沉浸在謎語中了。

如果你正在帶領一個查考啟示錄的小組，不要成為一個壞的「專家」。是的，使用學術上的資源來關注那些細節對我們是有幫助的，你也可以幫助人們弄清楚一些對現代人來說是神祕的事情。但是你要在一般人能夠親自體驗這本啟示

錄的情況下做這些事情，讓他們能自己跟上這齣大能的戲劇，把他們的心吸引到那些場景中。

偽裝冒充

我們可以用啟示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屬靈爭戰的主題---來示範如何理解啟示錄。撒但---邪惡勢力的首領，與上帝、天使和屬上帝的子民爭戰，卻最終被耶穌基督這位得勝者打敗。

讓我們來看 啟 13:1 中的畫面：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

真是個奇怪的異象！但其實如果我們已經讀過 啟 12:3 中的那龍的話，這個異象就沒有那麼奇怪了。那龍是一頭可怕的怪物，而 啟 13:1-8 中的獸同樣也是一頭怪物。那龍有七個頭，那獸同樣也有七個頭。那龍有十角，那獸也有。那龍的頭上戴著冠冕，那獸也在角上戴著冠冕。這裡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呢？

很明顯地，那獸與那龍很相似，事實上，牠就是那龍的形像。那龍站在海岸上，讓我們聯想到 創 1:2 中上帝的靈

運行在水面上。然後那龍的「受造物」---那獸---就出現了，牠是按照那龍的形像被「造」的。

我們以前有看過類似的過程嗎？我們當然有：「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創1:27）。那龍是撒但的一幅畫像（啟12:9），撒但在啟13:1所作的，是在模仿上帝在創1:27所作的。但這是一種怎麼樣的模仿呢？它不是真的，它只是冒充的而已。

本來，上帝以一個正面的方式來使用模仿。人是上帝的形像，反映並且顯示出上帝的本性。其實，形像並不是從人開始的！根據西1:15，在創世以前，聖子---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就是上帝的形像：「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人按著上帝的形像被造這個事實，其實是在模仿聖父上帝與聖子上帝之間的關係，因為聖子是聖父的形像。

現在撒但是一個冒充者，牠弄出一個偽裝的「兒子」，就是那獸，藉此來冒充聖父上帝，那獸很明顯地就是在冒充聖子基督了。撒但渴望成為上帝，並且掌管一切。牠有一個計劃，相對於聖父的計劃，牠將要通過牠的執行者---那獸---來實行牠的計劃。

那麼有沒有在冒充聖靈的呢？有的，在 啟 13:11-18，另有一獸從地中上來（13:11）。這獸之後被稱為「假先知」（啟 16:13），這假先知「行大奇事」（13:13），讓我們想起聖靈在使徒行傳中所行的神蹟奇事。藉著神蹟奇事，聖靈帶領人們來敬拜基督，同樣地，這假先知叫人敬拜那獸（13:12）。作為另外一位訓慰師，聖靈擁有基督的權柄（約 14:16, 18），而這假先知「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啟 13:12）。聖靈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約 16:13），而這假先知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啟 13:14）。

所以，撒但、那獸和那假先知形成了一個偽裝的三位一體。當牠們聚集人們出征最後的戰役時，牠們是被顯明為如同三人組般地連結在一起的（啟 16:13）。

這種冒充在那獸的身上表現得最明顯。那獸的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13:1），而在 啟 19:12 中，基督頭上戴著「許多冠冕」。那獸有「褻瀆的名號」（13:1），而基督擁有祂所配得的名（19:12, 13, 16）。那獸擁有大能力（13:2），而基督則擁有神的能力與權柄（12:5, 10）。

那獸經歷了一次偽裝的復活，牠「似乎受了死傷」，但那死傷卻被醫好了（13:3）。那獸偽裝的特性在這點上就表

現得很清楚了，牠並沒有真正的死亡然後又活過來，牠沒有經歷真正的復活，牠只是有一個讓人覺得會致死的傷口而已。牠的痊癒是奇妙又讓人震驚的，以致人們會跟隨牠。正如基督的復活是最讓人感到震驚並吸引人歸向祂的事件（約 12:32），這個偽裝的神蹟、偽裝的復活同樣導致人歸向那獸。

那獸受人敬拜（13:4），基督也受人敬拜（5:8-10）。拜獸的人為那獸獻上了一首讚美詩：「誰能比這獸，誰能與牠交戰呢？」（13:4）。這首歌褻瀆地冒充了在出埃及的時候獻給上帝的那首歌：「耶和華啊，眾神之中，誰能像祢？誰能像祢——至聖至榮，可頌可畏，施行奇事？」（出 15:11）。

那獸在那些跟隨牠的人身上印上了一個印記（13:16），同樣地，基督在祂的跟隨者的額上也寫上了祂的名（14:1）。在末日從各國來的人將要敬拜基督（5:9），而基督將要在他們身上行使祂的權柄，照樣地，那獸被賜予權柄，「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13:7）。

基督與那獸之間鬥爭的高峰出現在 啟 19:11-21。基督在白馬上出現，去與上帝的仇敵爭戰。那獸是主要的對手，牠帶領著地上的君王（19:19）。最終的戰果主要就是那獸和

牠的幫助者---那個假先知---被打敗並且被扔在火湖裡
(19:20)。

在這個場景中，基督是神的戰士，²祂應驗了舊約關於上帝與仇敵爭戰的預言（亞 14:1-5；9:13-16；賽 59:16-18；哈 3:11-15）。基督是那神聖的戰士，祂按公義來審判（啟 19:11）。我們由此推論，那獸就是屬魔鬼的冒充者，是從地獄深淵而來的邪惡的戰士。正如基督是神聖軍隊的首領，那獸就是邪惡軍隊的首領。

一個首領帶領著一整群的跟隨者，這個場景提醒了我們「立約的頭」---這個在林前 15:45-49 被闡述的概念。根據哥林多前書 15 章，有兩個「亞當」，第一個亞當和末後的亞當。頭一個人亞當，從塵土被造的，他是所有凡從他而生之人的表樣。末後的亞當---基督，是第二個人乃出於天，祂是所有凡與祂聯合之人的表樣，就是那些以祂作「立約的頭」的人。「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林前 15:49)

那獸渴望帶領各國（13:7-8），作為基督的冒充者，牠渴望成為另一個「立約的頭」！牠可以被稱為從深淵而來的

² Tremper Longman, III, "The Divine Warrior: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an Old Testament Motif",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44 (1982) 290-307.

「第三個人」。所以，13:16 那屬獸的印記就說明了牠的跟隨者將要像牠。

但要注意，牠是一隻獸，是一隻由獅子、熊、豹和十角怪獸所組成的猙獰混合體。當然，作為一個象徵，那獸可以代表一個背叛上帝的人或人的制度，但是以獸來表現牠這件事並不是偶然的。雖然當中可能有人性的成份，但說到底這個圖像的本質是獸性的，整個圖像所刻畫的是一個「去人性化」的趨勢。

而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在宣告失敗了，那獸不會成功，因為牠是獸性的。基督不單是「第二個」亞當（林前 15:47），也是「末後的」亞當（林前 15:45），沒有人能夠成為在祂之後的「第三個」亞當，而這正是那獸想要當的。創 1:28 指出獸類是要伏在亞當之下的，而在末後的日子末後的亞當將要使所有的獸類都伏在祂的腳下，包括那大能的獸。基督在啟示錄 19 章發起戰爭，不僅是代表上帝和祂的公義，還要代表人類和屬祂的產業發起戰爭，祂要永遠地把我們從屬獸的暴政中釋放出來。作為末後的亞當，祂獲得了完全的統治，那獸被制伏在人的腳下。

我們還需要提出在啟示錄中另一種偽裝的形式。我們已

經看過了一個由撒但、那獸和那假先知組成邪惡的三位一體了，牠們是在冒充聖父、聖子和聖靈神聖的三為一體，那麼上帝的敬拜者又如何呢？在 啟 19:7-8 中，一位羔羊純正的新婦代表那些上帝的敬拜者，那麼撒但能冒充這位新婦嗎？牠能，而且牠確實這樣作了。啟 17-18 中的那位大淫婦就是在冒充這位新婦，新婦的純正與淫婦的腐敗和不道德相對，淫婦墜落的時候就是新婦顯現的時候（19:1-6）。由於這位新婦代表真正的敬拜者，就是上帝真正的子民，我們就推論說那淫婦代表了假的敬拜者，就是撒但和牠那些拜偶像的器皿，她是偽裝的教會。

撒但透過欺騙和混淆教義來攻擊教會，牠嘗試讓教會轉離真理（12:15）。但是牠也會以那獸和大淫婦的形式來興起牠的部下，牠們會用特殊的、各式各樣的方式來攻擊教會。那獸代表對政權的敬拜，也代表對那些不願敬拜它之人的逼迫，牠嘗試透過威脅、痛苦和死亡來恐嚇基督徒去委身於一個偶像。如果你不委身的話，牠就會激起恐懼。我們可以一般性地歸納出這種傾向：我們懼怕什麼，就會敬拜什麼，不論是人們的藐視，或是身體的痛苦，或是貧窮。當然，解藥就是懼怕上帝，敬畏祂以至於除去對人和逆境的懼怕。

另一方面，大淫婦代表了對性、金錢和享樂的敬拜。有別於威嚇與恐懼，大淫婦以引誘和享樂的誘惑來使你委身於不正當的慾望當中。我們敬拜我們所渴慕的，不論是性、金錢、健康、長壽、名譽或者豐盛。解藥就是渴望上帝在新耶路撒冷與我們同在的喜樂（22:4）。

實際的教導

我們馬上就能學到一些實際的教導了。啟示錄指出歷史中是有屬靈爭戰的，這場爭戰中有兩個陣營，你要麼站在上帝這一邊，要麼就是與祂對抗。你要麼事奉上帝，要麼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敬拜撒但和牠那些屬獸的使者（啟 13:7-8），因此，啟示錄暗示著一個挑戰，就好像約書亞所提出的挑戰：「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書 24:15）。對上帝盡忠是絕對地關鍵性的，這決定了我們要活出哪一種生命，也決定了我們要作出什麼貢獻，啟示錄啟示了生命關鍵性的問題，也啟示了哪種生命會引導到哪裡去。

撒但喜歡偽裝這個事實幫助我們明白和預備好這場屬靈的爭戰。撒但的偽裝為我們帶來危險，同時也帶來希望，危險是因為撒但會欺騙人們，把假的弄得像真的一樣，使人

們很容易就被牠抓住了。

然而，希望也在其中，就是撒但與牠的同伴必定被打敗。事實上，牠們的身分就已經意味著牠們的失敗了。撒但渴望成為上帝，但牠是不可能成功的，牠並不是創造主也不是原創者，牠只是一個模仿者而已，牠常常倚賴上帝。同樣地，那獸是獸性的，是在人類之下的，牠的國度必定會伏在人的國度之下，伏在末後的亞當的腳下。

啟示錄也給了我們一個避開撒但欺騙的祕訣，雖然撒但不停地欺騙這世界，啟示錄揭開了牠的假面具，以此來裝備我們去抵擋牠。這世界對那獸感到希奇並且願意敬拜牠

(13:3-4, 7)，但是當啟示錄開啟我們的眼睛，我們便看見牠是何等的猙獰了。我們可能仍然會因牠的大能而感到畏懼，但是見過牠真正的模樣後，我們還能真誠地稱牠為主嗎？

啟示錄不僅向我們展現了跟隨那獸的恐怖，還告訴我們跟隨牠的後果。因著跟隨基督---末後的亞當，我們變得愈來愈像祂（林後 3:18；參考 林前 15:49）。相對的，那獸的跟隨者不僅會伏在獸的暴政之下，而且會變得跟牠一樣愈來愈像獸類，正如他們身上有牠的印記（13:16-18）。就好像詩篇所說關於拜偶像的人一樣：

「……他們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詩篇 115:4-8；參考詩篇 135:18)。

這是罪有應得的。

啟示錄以諷刺的手法來描述上帝的仇敵。雖然牠們渴望像上帝，牠們最終卻像獸類。撒但渴望成為創造主，但是冒充真正的創造主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失敗了。乍看之下，撒但的抵抗好像很可怕，但是深入地看，撒但從始至終都是一個悲劇，是一個愚蠢的失敗。

最後，啟示錄透過描述屬靈的爭戰來強調一個極度重要的重點：上帝掌控一切。上帝不僅掌控歷史一般的走向，還掌控著它的開始、結束和細節。上帝甚至為了祂自己的榮耀掌控了撒但的作為！上帝掌控著邪惡並且從中帶出美好，這個概念出現在整本聖經的各處：約伯記 1-2；詩篇 76:10；羅馬書 8:28；使徒行傳 4:25-28。在約伯記 1-2 中，很清楚地，上帝與撒但都是約伯所遇的災難背後的推動者(伯 1:12；1:21-22!)。撒但想要去破壞約伯的信心與正直，以至於羞辱上帝的名，而上帝卻想要更加顯明自己的榮耀並使約伯的信心在試煉中成長。同樣地，根據使徒行傳 4:25-28，在基

督的受難當中，希律、本丟彼拉多和宗教領袖們都按著他們邪惡的動機行了邪惡的事，但上帝正是使用了這些事來成就了對世人的救恩。我們不能完全理解這些事是如何運作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上帝的良善與大能都是絕對的。

同樣的信息在啟示錄中以圖像的形式展現出來了。撒但和牠的使者擁有讓人驚訝的大能與聰明，啟示錄並沒有隱藏或淡化邪惡的事實。邪惡的勢力絕對地與上帝抗爭，上帝也絕對地與牠們抗爭，通過這種抗爭邪惡的勢力給我們強調了上帝的良善和牠們的邪惡。這場戰爭是真實而血腥的，但是讓我們來問一問，到底是誰描述這完整的場景？到底是誰不僅告訴我們撒但像什麼，也不僅告訴我們牠實際上會作什麼，還告訴了我們牠因為沒有選擇的緣故一定得作什麼？是上帝。上帝預先給我們展現了戰爭的發展，藉此向我們顯明了祂是如何徹底地掌控歷史的全部（參考 賽 41:21-29；48:5-8）。

各種解釋學派

我們現在需要把人們解釋啟示錄的一些主要方法整理出來，眾解經家對於 6:1-18:24 中的異象的應驗時期和應驗方式有不同的見解。有四種主要的解釋學派，它們已經發展了數個世紀了。已往派（preterists）認為這應驗發生於耶路撒冷的淪陷（如果啟示錄是在主後 67-68 年寫成的話），和（或）羅馬帝國的淪陷。未來派（futurists）認為這應驗發生於基督再來之前的最終災難。歷史派（historicists）認為 6:1-18:24 給了我們一個順序---由第一世紀（6:1）直到基督再來（19:11）之間，教會歷史發展的基本時間順序。寓意派（idealists）認為啟示錄所描述的场景不是特定的事件而是屬靈爭戰的原則，這些原則在教會時期中運行著，並且可能有重複的體現。

讓我們以 13:1-8 作一個示範，那獸的表象在什麼時候應驗呢？如何應驗呢？已往派把那獸視為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逼迫。未來派視之為將來的一個敵基督的人物---在帖後 2:3-8 中的大罪人。歷史派在這裡看到了教皇，因為教皇逼迫了宗教改革。（但一些羅馬天主教的歷史派卻說那是指

馬丁路德！) 寓意派認為那是指國家的勢力對基督徒的威脅，無論是在什麼時候發生或是在哪裡發生。

或者我們再一次以 9:1-11 中蝗蟲之災的異象來看，已往派說它「象徵了羅馬帝國那地獄般的腐敗和其內部的墮落」。³ 歷史派把它與回教入侵西方連繫起來，9:7 中的冠冕就是阿拉伯人的纏頭巾，⁴ 9:9 中那胸前的鐵甲象徵了「阿拉伯軍隊的鋼鐵胸甲」，⁵ 那五個月代表 150 年，從公元 612 年——穆罕默德公開傳教開始，直到公元 762 年——哈里發被移到了巴格達為止。⁶ 對未來派的塞斯 (Seiss) 來說，所有材料都是對未來的審判使者的一個字面描述。⁷ 對寓意派的韓狄森 (Hendriksen) 來說，這是一幅一般性的圖畫，它描繪出罪人如何在他們的罪中受苦：「你能想像比這更可怕、更恐怖、更真實 (!) 的圖畫嗎？這幅圖畫描繪了黑暗權勢在這世代罪人靈魂中的運行。」⁸

把這些看法結合起來也許會得到最接近真理的答案。啟示錄中的表象是多面的，原則上是可以有多種體現。寓意派

³ Ray Summers, *Worthy Is the Lamb* (Nashville, TN: Broadman, 1951) 158.

⁴ E. B. Elliott, *Horae Apocalypticae* (London: Seeley, Jackson, and Halliday, 1862) 1:435.

⁵ 同上，438。

⁶ 同上，463。

⁷ 「他們是不一般的地獄使者，是撒但放任到這罪惡的世界上來的，撒但被允許這樣做，為了使這作為那大而可畏之日的審判的一部分。」J. A. Seiss, *The Apocalypse* (New York: Cook, 1900) 2:92.

⁸ William Hendriksen, *More Than Conquerors* (Grand Rapids: Baker, 1961) 147.

堅持說啟示錄所展示的是一般性的原則，如果這是對的話，那麼這些原則就會與那七個教會，並他們在第一世紀中的掙扎有一個特定的關聯（1:4；請看下面「背景與目的」的部分）。這些原則也會在基督再來的最終災難裡達到高峰

（22:20；參考 帖後 2:1-12）。我們自己也處在同樣的屬靈爭戰當中，所以我們必須把這些原則應用在我們和我們的時代中（參看 1:3 與註腳 1）。因此，很多的經文至少有三個主要的應用，就是應用在第一世紀、最終災難和任何時候的我們身上。

讓我們來細看這四個主要學派各自所支持的重點。

寓意派：異象應驗的重複模式

在啟示錄中，有什麼跡象支持寓意派的說法嗎？

其實，我們已經看過的，有關撒但的偽裝的教導支持寓意派。在一個基本的層面上，撒但的方法永遠是一樣的。牠只能作上帝的模仿者，因為牠既不是創造者也不是原創者。由於上帝永遠不變，撒但的偽裝也會永遠不變。

再者，當我們之後探討啟示錄的結構時，我們將會看到，在 啟 4-5 中，上帝的顯現處於整卷書的中心。上帝的角色

是所有異象的根本，並且以一個深刻的方式決定了約翰所看見的。啟示錄是關於「上帝的顯現 (theophany)」，上帝最高和最終的顯現將出現在基督再來的時候，但即便在現在，上帝還是坐在寶座上施行著祂的統治，也與我們同在。祂統治與臨在的方式取決於祂在天上的身分，所以，在神學上，每個世代都有一個相同的性質。而且，上帝現在的作為與祂的高峰顯現有著相同的形式，這符合新約中的一般性模式——「逐漸展開的末世論 (inaugurated eschatology)」。藉著基督的復活與聖靈的恩賜，我們現在就是上帝的兒子（羅 8:14-17），但在基督再來的時候，我們兒子的名分將會被成全（羅 8:23）。在與基督的聯合中，我們現在擁有復活的生命（西 3:1），但基督再來時我們將擁有復活的身體（林前 15:50-56；腓 3:21）。

還有一些次要的論點支持這個看法——認為啟示錄是在描述基督第一次與第二次來之間的整個時期。

- 啟示錄是在「指示祂的眾僕人」，因此是包含了所有的基督徒，不論在什麼地方或什麼時候（1:1；22:6，18）。
- 啟 2-3 中那七個教會代表著所有其他的教會，同

一地區（位於歌羅西與希拉坡里）的其他教會沒有被提到。有七個教會被選上似乎是因為「七」這個數字象徵著完全。在給各個教會的信息中，最後總有一句：「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2:7, 11, 17, 29; 3:6, 13, 22)。「凡有耳的」原則上包括了所有基督徒，「眾教會」這個複數詞表明了人們應當聆聽所有的信息，不僅是那給他們教會的信息。因此，這些信息要被一般性地應用，這種一般性包括了這七個教會以外其他教會的成員，不僅那些在歌羅西與希拉坡里的人，還包括了所有地區與所有時代的人。

- 象徵本身的可變性與多面性，使它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應用。
- 啟示錄 4:1 和 1:1 指出啟示錄揭開了但以理書 2:45 所提到的「後來必有的事」(末世論)，但以理書中的這節經文包含了基督第一次與第二次來之間的整個時段。⁹
- 啟 4:1 中「以後必成的事」在希臘文中與但以理書

⁹ 關於更詳細的討論，請看 G. K. Beal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153-154.

2:45 的用詞是一模一樣的(迪奧多蒂翁(Theodotion)的翻譯版本)，啟示錄 1:1 中也以類似的用詞「必要快成的事」開場。這裡還有更微妙的關聯，在但以理書 2:45 中上帝向王展現將要成全的事，而在啟示錄中上帝向祂的眾僕人展現將要成全的事。在但以理書 2:45 中「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而在啟 19:11 (參考 1:5) 中，基督是「誠信真實」的(在希臘文中的一樣的詞)。但以理書第 2 章，尼布甲尼撒的夢制定了歷史的軌跡，當那些邪惡的世上的王成功之後，上帝的國在第四個王國---羅馬帝國---的時期來臨 (2:40-44)。但以理在一段十分簡短的描述中包含了上帝國度的開展與最終成全 (2:44)，因此基督的第一次來 (在羅馬帝國時期的開展) 與基督的第二次來 (最終成全) 之間的整個時段都被包含了。這整個末世性的作為對但以理的時期來說是百年之遠的，但另一方面，對約翰來說，他會發現自己正處在這個末世性作為的中間。所以，對但以理來說是遙遠的事，對約翰來說是「快成」的---事實上，已經開始在他的眼前發生了。

- 還要注意，上帝的心意是聖經要被應用。由於聖經都是有益的（提後 3:17），所以啟示錄也是。如果它是正典，它就應該被應用在我們身上。
- 根據提摩太後書 3:17，即便其他解釋學派是正確的，它也必須要找到在我們身上的應用。如果它要這樣作的話，就必須跳脫第一世紀（已往派）或最終災難（未來派）的特定情況。這樣，它所得到的應用就會與寓意派的想法一致。因此，從「在今天的應用」這點來看，四個學派中的任何一個所得出的結論都大致與寓意派的結論相同。

未來派的洞見：在最終災難裡的應驗

在啟示錄中，有什麼跡象支持未來派的說法嗎？

- 啟示錄是向前看的，它的眼光超越所有直指向基督再來的大事件。
- 羔羊之婚筵（19:6-9）與基督在最後戰役中的顯現（19:11-21）似乎毫無疑問地指向基督的再來。
- 在 21:1-22:5 中，新耶路撒冷的異象展現出基督再來另外完美的一面（參考 21:8；21:27；22:4-5）。

- 根據 22:10-12，1:3 中的「日期」就是基督來臨的時候。
- 1:7 在描述基督的再來：「眾目要看見祂」。
- 那最終的應許---「是了，我必快來！」(22:20)，指的是基督再來。會眾的回應---「阿們！主耶穌啊，我願祢來！」，重複了早期教會的禱告---「主必要來！」(林前 16:22)，這禱告原本是以亞蘭文說的（“Marana tha”）。教會明白，從一方面來看，基督在聖餐中「來」與他們團契，並且在耶路撒冷淪陷時「來」，在不信者身上執行祂的審判（路 21:20-24），但我們不能排除這個禱告的另一方面，他們期盼著那最讓人興奮、最高峰的和最讓人渴慕的來臨---當基督再來，祂顯現時的大降臨（帖前 4:13-5:11）。基督的再來是早期教會的大盼望，他們是心裡懷著這個盼望來讀啟示錄的。

已往派（在羅馬帝國時期應驗）

在啟示錄中，有什麼跡象支持已往派（在羅馬帝國時期應驗）的說法嗎？

已往派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啟示錄與那七個教會的狀況之間的關聯。啟 2-3 中的每一個信息都包含了教會狀況的細節，包括一些對那城市大環境的微妙暗示（請看第 2-3 章的註釋與科林·海默（Colin Hemer）對那七個教會的研究：The Letters to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啟 2-3 所處理的問題繼續成為啟示錄餘下部分的焦點，啟 4:1-22:5 中異象般的材料與之前的經文章節有許多連接。比如說，「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2:9；3:9）連接到 7:1-8 中真猶太人的異象；2:13 中撒但的座位連接到 12:9 中的大龍（撒但）；2:10、13 中的殉道者連接到在 6:9；11:7；13:15；17:6 和 20:4 中的殉道者；2:7 中生命樹的應許連接到 22:2 中的那棵樹；2:20-22 中的耶洗別連接到 17:3 和之後經文中的大淫婦……還有其他的例子。通過這些連接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僅是啟 2-3，而是整卷啟示錄，都在處理第一世紀那七個教會的問題與掙扎。

還有其他論點支持已往派。啟示錄是一本啟示文學（請看下面「啟示文學」的部分），根據很多學者的說法，所有的啟示文學都是關於它本身的時代，而不是遙遠的未來。

但這個論點是基於一個錯誤的推廣。在聖經中，民數記

23-24，以西結書，但以理書 7-12，以賽亞書 24-27，撒迦利亞書，帖前 4-5，帖後 1-2，橄欖山講論（馬太福音 24；馬可福音 13；路加福音 21）和啟示錄都是啟示文學（請看下面「文體」的部分）。以上所有的經文都對當時的聽眾有實際的價值，但這些價值常常是藉著預言來傳遞，而這些預言是關乎遙遠未來的。在聖經以外的啟示文學中也可以找到關於未來的預言，比如戰卷、以諾一書和以斯拉四書。

啟示錄說日期近了（1:1，3；22:10），「日期」必定是指一個時刻，就是異象內容應驗的時候，僅僅把基督的隨時再來訴諸神學上的可能性，這是不足夠的。當然，沒有人確實地知道基督什麼時候再來（馬可福音 13:32-37；使徒行傳 1:7）。保羅使用「我們」這種用語，表示了按照他所知道的，基督有可能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會再來（帖前 4:13-5:11；林前 15:51）。這就表示基督的再來近了，很快就會發生了。但是 1:3 和 22:10 指出日期近了，這些經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確據，而不是使我們不知道基督何時再來。

日期近了

指出那日期的迫切性，似乎會與那些支持未來派的論點

產生衝突。如果應驗的那日子包含了基督的再來，那麼它怎麼可能「快到了」和「近了」呢？這個問題太讓人傷腦筋了，以致它要被個別討論。眾解經家提供了幾個解決方案。

首先，對很多現代主義者和不信者來說，是約翰錯了。他預言說基督的再來快到了，但事實上並沒有。

這個解釋是不能被接納的，它否認了聖經神性的權威，也判定自己比上帝智慧，正如撒但常常引誘我們去作的（創3:1-5）。

第二種說法：那應驗的開端近了，因為6:1-3很快就應驗了。

但是1:3和22:10像書夾一般地把整卷啟示錄的預言包起來了，那應驗近了，指的是所有事情應驗，而不僅是一部分。

第三種說法：啟示錄所期待基督的「來臨」不是指祂的再來，而是指末日不同形式的「來臨」，為的是懲罰和獎賞。注意2:5；2:16；3:11所提到基督的來臨。

但是作為回應，我們可以說2:5；2:16；也許包括3:11正處於一個處境，這個處境限制甚至重新定義了「來臨」的意義。而1:7；22:20和21:1-22:5並沒有同樣的限制。

第四種說法：基督的再來有隨時發生的可能性。

但請看上面關於已往派的討論，已經指出了一些問題。僅僅說我們不知道基督什麼時候再來，這種說法並沒有說明基督的再來是一個應許，是已經近了。

第五種說法：那個「近了」是結構性的，是指整段「逐漸展開的末世論」的時期近了，整段時期從基督第一次來開始，直到基督的第二次來。

在上面關於寓意派的部分所討論的，與但以理書 2:45 之間的關聯，似乎指向這個方向。對但以理來說很遙遠的事，現在已經近了——事實上，正在發生了。再者，無論舊約的預言或者新約的預言，都沒有把時間看作一個以時鐘來衡量的量表，它們反而更看重各個時段的特徵。耶穌教導我們要警醒（馬可福音 13:32-37），不是因為祂將要在五天後或五千年後再來，而是因為當主人「離開本家時」，門徒們有責任警醒。

約翰一書 2:17-18 表達了相似的看法，「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譯註：在英語中，「末時」就是「最後一小時」）。對約翰來說，如今不僅是末世，而且是末時！約翰怎能這樣說呢？約翰這樣宣告，難道是因為他從上帝那裡得到了一些

神祕的信息，讓他知道還剩多少時間嗎？絕對不是的。他反而訴諸一些聽眾們已經知道的事實，希望藉此說服他們。「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約翰的聽眾都知道那個敵基督的（單數），他可能就是帖後 2 章那個不法的人，基督要在再來的時候滅絕他（帖後 2:8）。這種敵基督的敵擋已經在但以理書 7:8，20-22（參考但以理書 8:9）裡，小角的異象中被預言了。約翰之後發現有更多敵基督的（眾數），按照他們的作為，他們與那個最終敵基督的同屬一黨（參考 帖後 2:7）。這表明了我們正活在一個時代裡，這個時代在結構上與最終的災難，那個敵基督（單數）顯現的時候相似。這表明了我們已經在這樣的時代裡了，就是「但以理的小角」的時代，從舊約先知的角度來看，也就是上帝審判之前的末時。（但以理書 7:22）

啟示錄中的「近了」需要以同樣的方式來理解，整卷啟示錄都在描述這段基督第一次來與基督再來之間的時期。根據但以理書，這段時期正處於最終審判之前（請看上面「寓意派」的部分）。

試想在一個嘉年華中，人們會用一個大錘把一塊重物推

上去，當重物被推到頂點時，上面的鈴鐺就會被敲響。這個重物就像我們所受的逼迫與敵基督的活動一樣，都會愈來愈靠近頂點，就是基督的再來。它有可能幾次上升又幾次下降，直到有人把鈴鐺敲響，同樣地，在末日之前，也會有許多的危難，而每一次的危難都與基督的再來靠近。

歷史派的洞見：在教會歷史中直線式的應驗

在這四個解釋學派中，歷史派無疑是最弱小的一個，雖然它在幾個世紀以前非常流行。與已往派一樣，它正確地看見啟示錄以七個教會的情況作為開始。與未來派一樣，它正確地看見啟示錄以基督再來作為結束。它也注意到啟示錄走向一個高峰，當我們讀這卷書的時候，我們會看見一齣逐步發展的戲劇。因此，歷史派單純地畫出了一條時間線，從啟示錄 2-3 章中的第一世紀起，直到 19:11-21 中的基督再來，然後再把其他異象安排到時間線的中間去。

但是在這個程序中，這個學派引進了一個關鍵性的假設，就是假設啟示錄中的異象都是按照時間順序來排序的。事實上，啟示錄的順序是主題性的，而不是單純的時間性，正如我們在 12:5 中所看到的（請看下面「結構」部分中的討論）。

因此，歷史派中，這種假定一個嚴謹時間順序的方法，是必須被排除的。

結合各個學派的洞見

除了歷史派以外，所有的學派都有相當大的優點。我們可以把它們結合起來嗎？如果從寓意派出發，我們會比較容易找到結合的方式。啟示錄中的異象可以有多種應驗，因為它們包含一個一般性的模式。那些支持未來派的論點有力地表明，啟示錄的焦點在於基督再來和最終災難（參考帖後2:1-12）。但在最終災難裡的應驗並沒有排除在那之前的、符合一般性模式的事件。在我們的理解中，我們有一個一般性的模式，也有這個模式在最終災難裡的特定體現。

相似地，那些支持已往派的論點有力地表明，啟示錄的焦點在於那七個教會和他們的歷史處境。所以，那些象徵就有了一個在第一世紀中的體現，而我們應該注意這個體現。

最後，我們有責任把啟示錄的信息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因為我們處於教會歷史中的某一點，也處於基督第一次來與再來之間的某一點，而啟示錄正要被應用在這段時期上。這一點也是歷史派真理的結晶。

我們可以用一幅結合的圖畫來總結這些洞見，啟示錄主要的象徵展現了一個重複性的模式。這個模式的一個體現，表現於那七個教會的第一世紀處境中，也有一個體現表現於最終災難裡，並且有在現今的體現。我們要特別注意現今的體現，因為我們必須要把啟示錄的教導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

內容與風格

在開頭的異象中，基督以大君王、全宇宙的審判主和教會統治者的身分出現（1:12-20）。在 2:1-3:22 中基督處理了每間教會各別的需要，祂大能的應許也提醒了那些教會，

叫他們記得他們所領受的呼召是何其廣闊、何其高深(2:7, 10-11, 17, 26-28; 3:5, 12, 21)。不多不少地，正好有七個教會被選上了，這件事情指出了這信息有更廣的關聯性(請看下面對 1:4 的註釋)。

在 4:1-22:5 中，基督的責備和鼓勵以一個新的形式出現了。藉著基督和祂的天使(22:8-9, 16)，約翰領受了一系列的異象，這些異象的目的是要開啟我們的眼睛，讓我們明白上帝的王權與威嚴、屬靈爭戰的性質、上帝對邪惡的審判以及戰爭的結局。上帝和祂的軍隊必然得勝(17:14; 19:1-2)，但是撒但---那大龍(12:3)---要與上帝的權勢對抗，牠帶領整個世界背逆(12:9)。撒但有兩個使者，就是那獸和那假先知，牠們與撒但一起組成了一個偽裝的三位一體(13:1-18; 16:13; 請看上面對 13:1-10 的注解)。那獸代表著原始力量與政權的逼迫，牠威脅著要阻擋真理的見證人並且強迫人們敬拜牠(13:7-8)，那假先知就是牠的幫助者和傳揚者。那代表屬世的城市，與拜偶像社會之誘惑的巴比倫，威脅著要引誘聖徒們轉離他們屬靈的純正(2:20-23; 17:1-18)。聖徒必須持續地為真理作見證，以阻擋這些威脅，即便代價是殉道(12:11)，他們也必須持守真實的屬靈純正

(14:4；19:8)。在最終的成全裡，他們的見證將要在上帝那最終的真理之光中得到成全(21:22-27)，而且羔羊無瑕的新婦成全了他們的純正(21:9)。

啟示錄最主要的主題就是上帝掌管歷史，並且要在基督裡使它最終成全。整卷書的中心就是基督的異象(1:12-16)和上帝的異象(4:1-5:14)。上帝作為全宇宙的統治者與審判者，祂展現祂的威嚴、權柄與公義(請看下面對1:12-20的註釋)。這些中心的異象已經預示了歷史的最終成全，就是上帝的榮耀充滿一切的時候(21:22-23；22:5；請看下面對4:1-5:14的註釋)。異象中的細節是整個全貌中的一部分，也使這些真理變得充實。

在下面的註釋中，有進一步的信息，特別關於每一段落開頭的總結：1:1-3；1:4-5a；1:5b-8；1:9-11；1:12-20；2:1-3:22；4:1-5:14；6:1-8:1；8:2-11:19；12:1-14:20；15:1-16:21；17:1-19:10；19:11-21；20:1-10；20:11-15；21:1-8；21:9-22:5；22:6-21。

重要的主題

整卷書中有一些重要的主題，上面我們討論了「偽裝冒充」，但是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主題與這相關連。

上帝

首先，啟示錄是以上帝為中心的。上帝掌控歷史的軌跡，祂保護祂的子民，並且刑罰背叛者。上帝會使祂的目的最終地、壯麗地實現在新天新地裡。

敬拜

作為上帝的受造物，對上帝合宜的回應就是敬拜，整卷書遍滿了敬拜的場景（1:12-20；4:1-5:14；7:9-17；8:3-5；11:16-19；12:10-12；14:1-7；15:2-8；16:5-7；19:1-10；20:4-6；21:1-22:5）。藉著向我們展現上帝的身分與上帝的作為，是何等地讓人驚歎，啟示錄呼召我們以敬畏、讚美、信心和順服來回應。因此，整卷啟示錄都在提倡對上帝真實的敬拜。

羔羊

當上帝實現祂的目的時，羔羊是一個關鍵的角色（5:1-14）。耶穌基督以羔羊的形像象徵祂犧牲的死，祂享有上帝的名（阿拉法和俄梅戛，首先的和末後的，1:8，17；22:13）、上帝的寶座（22:1）、上帝的屬性（1:13-16 比較但

以理書 7:9-10) 與對上帝的敬拜 (5:13), 這個事實表明了祂的神性。只有藉著祂, 祂死與復活的功勞, 才能展開上帝對歷史的計劃 (5:1-10)。上帝藉著羔羊在歷史中施行審判 (6:1; 19:11-21)。

異象

上帝以異象的形式展示祂的目的 (1:12-22:5), 有時候也會加上一些聲音和言語的信息, 象徵性的圖像和場景指出了上帝的計劃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對現代的讀者來說, 以象徵的方式來傳遞信息似乎是很奇怪的, 但是對第一世紀的讀者來說卻是很熟悉的。啟示錄被歸類為一種更大的文體, 稱為「啟示文學」。(請看下面「啟示文學」的部分)

上帝的顯現

啟示錄以異象的形式來表達重點, 因此, 以上帝自己的異象作為所有異象中心主題, 這是很合宜的。上帝顯現了, 在 4:1-11 中, 祂在天上天使的擁戴中顯現, 在 1:12-16 中, 祂在基督顯現的時候顯現。在這世代的末了, 基督再來的時

候，上帝的顯現達到了最高峰。王來了，這世代中所有的事件都走向基督的再來。啟示錄蘊含著一種戲劇性的張力，這種張力會隨著我們靠近基督再來而增加。

事實上，廣義地說，上帝的顯現掌控了整卷啟示錄的內容。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匆匆帶過那些上帝顯現的描述，試圖從預言的細節裡找到所謂的「重點」，彷彿這些描述只是多餘的裝飾而已。其實重點正是關於「上帝是誰」，那些細節正是「上帝是誰」所帶來的結果。

當我們走過啟示錄主要的段落，我們會看到一些上帝顯現的中心信息。在 1:12-16 中，上帝藉著基督顯現。在 啟 2-3 中，基督向那七個教會宣講信息。而且在每一段信息的開頭，都有提到基督的屬性，正如在 啟 1 章所顯示的。除了最後兩段信息之外，所有的信息都有提及 1:12-20 中異象裡的特徵。例如，在給以弗所教會信息的開頭，基督說：「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2:1)，祂提到了 1:16 的七星和 1:12 的金燈臺。最後那兩段給非拉鐵非教會與老底嘉教會的信息，就沒有這麼直接的關聯性，3:7 中「大衛的鑰匙」與 1:18 中「死亡和陰間的鑰匙」相似，3:14 中「為誠信真實見證的」與 1:5 中「那誠實作見證的」

相關聯。

在 4:1-5:14 中，上帝的異象無疑是關鍵性的開幕，它揭開了整卷書的情節。接著，我們看見七輪審判，每一輪都導向基督再來（請看下面「結構」的部分）。第一輪審判就是那七印被揭開(6:1-8:1)，這七印封嚴了 5:1 中的那書卷。在 5:6 出現的羔羊揭開了七印，因此 6:1-8:1 的情節，是被羔羊和在 5:1-14 異象中封嚴的書卷掌控了，這些審判來自上帝的臨在。

其他幾輪同樣地與上帝的顯現和臨在有關，雖然之間的關聯不一定很明顯。七枝號的那一輪，那吹號的是「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8:2)，所以，這些審判來自上帝的臨在。

12:1-14:20 中，象徵性歷史的那一輪，主要聚焦在那偽裝的三位一體身上，牠們就是那龍、那獸和那假先知，牠們冒充三一真神的作為（請看上面「偽裝冒充」的部分）。如此一來，牠們就是在倚賴上帝，牠們所表現的樣子就是上帝顯現的一個醜陋的冒充。

15:1-16:21 中，七個金碗那一輪，是從上帝殿中出來的(15:5-8)，「因上帝的榮耀和能力，殿中充滿了煙」，在上

帝的顯現中，這是上帝臨在的一個記號。

下一輪，17:1-19:10 聚焦在巴比倫身上，她冒充了 19:7 中的新婦。新婦反映了上帝顯現中的榮耀（請看 21:9, 11），巴比倫則是這顯現的一個偽裝。

19:11-21 有騎士的那一輪，是基督的顯現，祂是神聖的戰士（請看下面「屬靈爭戰」的部分）。

20:1-15 強調了屬天統治的場景（20:4, 11-15），這包含了上帝的顯現。

在 21:1-22:5 新耶路撒冷的異象中，「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是中心（22:1），眾敬拜者都看見了（22:4）。

因此，上帝的顯現成為一個源頭，構成了啟示錄中整體異象中心的象徵。其實廣義地說，1:12-22:5 裡所有的材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複雜的「上帝的顯現」，與因祂顯現而有的伴隨物。

屬靈爭戰

在分析歷史時，啟示錄穿透表面把屬靈勢力的作為展現出來。上帝的陣營與撒但的陣營爭戰，人類正處於兩方陣營之間。一個人對上帝或撒但忠心，並與之對應生命中的結局，構成了歷史的意義（請看上面「偽裝冒充」的部分）。以這

個屬靈的角度來看，啟示錄並沒有排除人的責任與人行為的重要性，而是以最終的、宇宙性的和有神論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因素。啟示錄因此提供了一劑強而有力的解藥，用以對付世俗主義。這劑解藥對付假宗教同樣是強而有力的，因為它向我們展現了真正關鍵性的事情。假宗教可以是明顯非基督教的宗教，如印度教或回教，它也可以用侵蝕教會的形式來入侵基督教，例如古典的羅馬天主教、現代主義、律法主義或者唯名主義。

兩極化的對比：純正與腐敗、美麗與醜陋、真理與欺騙

屬靈爭戰的焦點警告我們，讓我們注意良善與邪惡之間的兩極性。對道德與宗教沉睡的眼睛，看不見事情的真相。事實上，人類常常在一種多重動機的道德微光中行走，在其中人們很難看清楚，在一種單一的態度或行為中，良善與邪惡的動機是如何糾纏在一起的。啟示錄承認，現存的狀況常常讓人疑惑至痛苦的地步，而且混亂至讓人感到灰心（2-3章）。但啟示錄並沒有給我們借口或容許我們陷入道德上的自滿，它反而推動我們單單忠於上帝和羔羊。為此，純正與腐敗、美麗與醜陋、真理與欺騙之間強烈的對比貫穿了整卷

書。這些對比被整場爭戰的各個面向所描繪，上帝的道路與撒但的道路之間的差異性遍滿生命各個層面，無論是純正、專一的心、道德行為、審美觀（美麗與醜陋）或認知（真理與錯誤）。

見證與殉道

見證的主題貫穿了整卷書，約翰把「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1:2），他是「耶穌基督的見證」（1:2），就一種特別和顯著的意義來說，耶穌基督是「那誠實作見證的」（1:5）。啟示錄把焦點放在一個處境中，在當中基督徒要因為他們的信仰而受逼迫（請看下面「背景與目的」的部分），他們甚至因為他們忠心的見證而被殺（2:13；2:10；13:15）。耶穌基督因為對上帝忠心而被殺，基督徒可能會面對同樣的命運，但是他們也與基督一同戰勝死亡（1:18）。整卷啟示錄可被看作一個偉大的呼召，呼召我們要至死忠心（2:10）。

獎賞與刑罰

對基督忠心是合理的，即便我們必須為此付上代價。啟示錄指出上帝擁有主權並且祂是公義的，祂在背叛者身上施

行刑罰，賞賜祂的忠心跟隨者。這些獎賞與刑罰包括歷史中初步的審判，和基督再來時的最終審判。即使聖徒們在人看來是微小、軟弱和失敗的，完全的稱義將要按上帝自己的時間來到。

啟示文學

啟示錄在風格和內容上，與一些聖經中的其他書卷和一些聖經以外的著作，有迷人的相似點。尤其是大約在主前 200 年與主後 400 年之間，各種不同的「啟示文學」著作出現了。當中包括戰卷、摩西升天記、以諾 1-2-3 書、巴錄 2-3 書、以斯拉四書、彼得啟示錄、保羅啟示錄、多馬啟示錄和以賽亞升天記。在聖經中，以下的經文展現了一些啟示文學的特點：民數記 23-24、但以理書、以西結書、以賽亞書 24-27、帖撒羅尼迦前書 4-5、帖撒羅尼迦後書 23-24、橄欖山講論、啟示錄。

Leon Morris 透過指出啟示文學的一些特徵，從而有用地總結出啟示文學的特性。¹⁰

1. 啟示上帝的隱密事，是平常人所不能接觸的知識。關

¹⁰ Leon Morris, *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London: Tyndale, 1969) 22-25; also Leon Morris, *Apocalypti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於自然、天堂、歷史、末日的隱密事。

2. 冒名寫作。
3. 以預言的方式重述歷史。
4. 決定論---歷史會在宇宙性的劇變中結束，從而建立上帝的統治。
5. 二元論（良善與邪惡）。
6. 對上帝現今救恩性的統治表示悲觀。
7. 以怪異和野蠻的象徵來代表歷史中的運動或事件。

但是「啟示文學」是一種寬鬆的類別，並不是所有的著作都有以上的特性，啟示錄有一些以上所說的特性，但不是全部，而且有些不一樣的地方。讓我們逐一探討這些特性。

1. 啟示錄的確在「啟示上帝的隱密事」，但深入分析就能看到，啟示錄幾乎沒有新的信息，它僅僅是以象徵的形式重複了新約中其餘的信息。對基督徒而言，啟示錄所啟示的「隱密事」已經是「公開的祕密」，而不是一些怪誕的、幻想的、不可接觸的知識。
2. 關於「冒名寫作」又如何呢？在聖經以外的材料中，例如巴錄二書和以斯拉四書，它們是在巴錄和以斯拉死後多年寫成的，但卻假裝記載了巴錄與以斯拉在世

時，向他們啟示的隱密事。相反地，啟示錄單單從「約翰」而來（請看下面「作者與寫作日期」的部分），

它並沒有冒名寫作，它沒有假裝成一些其他的內容。

3. 啟示錄沒有以預言的方式重述歷史，它向前展望，講述以後的事。
4. 決定論。啟示錄的確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決定論：上帝掌控了歷史的全部，而且歷史會走向一次最終的劇變與天地的更新(21:1)。但是這裡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在啟示錄中，上帝的決定論並不是宿命論。在這段時期當中，基督徒順服基督的行為是很重要的(例如 2:5, 7, 10-11, 16-17 等)。與一些啟示文學不同，嚴肅的勸勉是整卷啟示錄很重要的一部分。
5. 二元論。與啟示文學相似，啟示錄表達了良善與邪惡之間，道德上的二元論。但這種二元論並不是永久不變也不是宿命論，藉著悔改，人們可以跨越邪惡（死亡）進入良善（生命）(22:17)。
6. 對上帝現今救恩性的統治再不悲觀了，雖然這場戰爭是殘酷的，但是勝利不僅是在將來，現在已經勝利了，因為羔羊已經得勝了（5:5；12:10-12）。

7. 怪異和野蠻的象徵充滿了啟示錄主要異象性的部分，但是在這方面，啟示錄一樣有所不同。雖然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這些象徵是怪異的，但是以原本讀者的眼光來看卻不然。啟示錄幾乎沒有引進完全新的東西，它反而把曾經在聖經其他部分出現過的象徵，加以結合並重塑，偶而加上一些在聖經以外常用的象徵。

啟示錄中大量的獨特性是由一個中心點引起的：這卷書是一卷以基督為中心的異象。基督是通往上帝的道路，祂是上帝在歷史中施行計劃的中保。基督見證人的誠實無偽，與基督本身就是真理道成肉身這個事實，跟冒名寫作的「敬虔的虛構」與「以預言重寫歷史」（第2點和第3點），都是不相配的。基督徒啟示的公開性與「隱密的」知識（第1點）不相關，也與怪異的、新奇的象徵（第7點）無關。啟示錄中的決定論和二元論（第4點和第5點）被一個事實所肯定，就是基督的死與復活開展了救贖計劃中一個偉大的時代，福音被傳遍萬國並且邀請各方的人，使他們得救而免去上帝的忿怒。啟示錄與其他啟示文學的悲觀不相配，因為基督已經得勝了（第6點）。

因此，我們一定不能期待，通過比較啟示錄與聖經以外

的啟示文學，會帶來很多亮光。我們從中主要學到了一件事：在約翰寫啟示錄的時候，使用複雜的象徵在當時是很流行的，它沒有我們現在所認為的那樣奇怪。

有些現代人帶著一句口號來讀啟示錄：「盡可能按照字面來解釋」，這口號的錯誤在於它不清楚啟示錄是什麼類型的書卷。當然，約翰確實地看見了他所宣稱看見的，但他所看見的是一個異象。異象是充滿了象徵的，好像 13:1-8 的那獸和 4:5 中那七盞火燈，它並不是一篇直接的、非象徵的未來報告。活在約翰時代中的人很直觀地明白這些事情，因為他們知道約翰在以「啟示文學」來寫作，他們對這種文體很熟悉，正如我們今天對政治性的漫畫很熟悉一般。

作者與寫作日期

作者直接地稱自己為約翰（1:1，4，9；22:8），他在小亞細亞的眾教會中是很有名的（1:4，11；請看下面「背景與目的」的部分）。早在主後第二世紀，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愛任紐 (Irenaeus) 和亞歷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就認定作者為使徒約翰。¹¹ 殉道者游斯丁與愛任紐的見證是特別有份量的，游斯丁於第二世紀的早期有一段時間住在以弗所，那裡有一些人仍然記得約翰。後來成為了里昂的主教的愛任紐，他在年輕的時候在亞洲作坡旅甲 (Polycarp) 的門徒，而坡旅甲是約翰的門徒。

然而，到了第三世紀，亞歷山大的狄奧尼修斯主教 (Dionysius bishop of Alexandria) 比較了啟示錄與約翰福音的風格和主題，他總結說這兩卷書一定出自不同的作者。現代學者也找到了相同的差異，所以他們提出了各種假說來質疑游斯丁與愛任紐的見證。總括來說，作者為使徒約翰仍然是有可能的。

啟示錄強調，它的信息和內容終極來說是來自耶穌基督與父上帝 (1:1, 11; 2:1; 22:16, 20)，它擁有屬上帝全部的權威 (22:18-19)。這種屬上帝的權威 (而不是人類作者的身分)，仍然是解讀啟示錄最重要的根基。即便啟示錄的作者並不是約翰福音和約翰 1-2-3 書的作者，它也有一些與約翰其他的著作相同的主題，因此啟示錄可以與它們相比較。

¹¹ 更多的討論請看，例如 Isbon T. Beckwith, *The Apocalypse of John* (reprint;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343-93.

另一方面，即便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同一個人，啟示錄還是屬於不同的文體。所以，我們要懂得欣賞啟示錄獨特的特性，不要囫圇吞棗地對待福音書與書信。

寫作日期

啟示錄是在逼迫臨近的時候寫的（2:10，13）。在那獸的圖像裡啟示錄暗示了一個事實，就是在羅馬帝國中，被統治的各民族都要把皇帝當作一位神明來敬拜，拒絕參與這種敬拜會被視為政治的反叛。因此，我們就要問這種逼迫發生在第一世紀的什麼時候。愛任紐認為啟示錄是在羅馬皇帝多米田（Domitian）的統治末期（主後 81-96 年）寫成的。¹²在往後的世紀中，教會把多米田視為其中一位嚴重迫害教會的皇帝。在他統治的時期，他宣稱自己是神並且被稱為「神明與主」，但從最早的資料來源中，我們並不清楚他何時開始實施敬拜的要求。另一個可能的日期是在尼祿（Nero）皇帝統治末期（主後 54-68 年）。在尼祿皇帝統治的早期，稱職的謀士們帶來了偉大的影響，但後來卻腐敗了。尼祿皇帝因為把主後 64 年的羅馬火災歸咎基督徒而惡名昭彰，他以這

¹² 在學術性的註釋與導論中，會有更多關於這些材料和其他介紹性材料的討論。請看，例如，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4th rev. e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90) 929-85.

個控告作為借口來逼迫基督徒。但是再一次地，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這次逼迫有漫延到羅馬城以外。其實更重要的是了解在小亞細亞，七個教會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除了啟示錄本身以外，我們並沒有太多關於這個處境的資訊。

有些解經家認為 啟 11:1-13，尤其是 11:8，預言了耶路撒冷於主後 70 年的淪陷。因此啟示錄應該是在那之前寫成的，可能是在尼祿皇帝統治的末年（大約主後 66-68 年）。但是 11:1-2 是在象徵教會，而不是在巴勒斯坦用石頭建成的聖殿（請看下面「註釋」的部分），11:8 同樣是象徵性的。

啟示錄 17:10 常被引用來支持「尼祿日期說」，這節經文提到那朱紅色獸的七個頭「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了，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把這節經文解釋並應用到第一世紀的處境是適合的，因為這符合已往派的說法，也符合上帝對那七個教會的關注。那獸代表宣稱拜偶像的羅馬帝國，所以那些頭就是那接連的幾位皇帝。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是第一任皇帝，接著是奧古斯都（Augustus）、提貝里烏斯（Tiberius）、卡利古拉（Caligula）、克勞狄（Claudius）和尼祿。因此尼祿就是第六位皇帝，這完全符合 17:10 所說的，但是這進路帶來了幾個

難題。

啟示錄是從尤利烏斯·凱撒開始數算的嗎？還是從奧古斯都開始呢？

從羅馬人和猶太人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從尤利烏斯·凱撒開始數算的作者，也有另外一些作者從奧古斯都開始數算。¹³

如果我們按照尼祿為第六位皇帝來數算，我們可以協調在尼祿之後的歷史嗎？

在尼祿皇帝之後，加爾巴（Galba）、奧托（Otho）和維特里烏斯（Vitellius）於主後 68-69 年互相爭奪皇位。主後 69-79 年掌權的是維斯帕先（Vespasian），提圖斯（Titus）掌權於 79-81 年，還有多米田掌權於 81-96 年。即便 68-69 年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但是加爾巴、奧托和維特里烏都曾經「擁有皇帝的職分與頭銜」，¹⁴之後歷史學家也把他們列入皇帝的名單裡。但是那第七位王和第八位王高峰性的特徵，必須明顯地指向一些比加爾巴或奧托更具戲劇性的事件。

「已經傾倒了」的那五位可能不是指五位接連的羅馬皇帝。

¹³ Beckwith, Apocalypse 704-5.

¹⁴ 同上，705。

他們可能是指接連的五個統治世界的帝國：埃及、亞述、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第六國，「還在」的那一國，就是整個羅馬帝國。但是 17:3 和 13:1-8 的那獸似乎是單指羅馬帝國，而不是指所有帝國的結合。因此，「五」更有可能是一個象徵性的數字，啟示錄通過說明第六位「還在」，指出了那發生於第七位——「高峰的頭」——之時的最終災難，已經近在咫尺了。選用「六」這個數字是為了告訴我們結局快到了，只是還沒有到。「五」並沒有什麼重要性，只表示了它比「六」小一點而已。

羅馬歷史學家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為我們提供了一段資料，幫助我們找出最嚴重的逼迫是從何時開始的。在他的書《多米田》中提到：¹⁵

「（在多米田的統治下，）除了其他稅收，還要以最苛刻的方式向猶太人徵稅，並且起訴那些以猶太人的身分生活，卻不公開承認猶太信仰的人，和那些隱瞞自己的祖籍以便逃稅的人。」

這段記錄有什麼重要性呢？由於中央行政的財務困難，多米田抓住一切可行的收入來源。他強制徵收那些「在書面

¹⁵ Suetonius, Domitian 12.2.

上的」，卻已被廢除的稅收，其中一項是 2 德拉克馬的猶太人的人頭稅。在耶路撒冷淪陷前，這稅收是用來維修保養耶路撒冷的聖殿，耶路撒冷被破壞後，它便被用在羅馬的朱庇特神廟上。¹⁶ 猶太人為了拒絕敬拜皇帝而繳付這項稅收。

羅馬政府知道猶太人是一神論者，也免除了猶太人敬拜皇帝，以表示對帝國忠誠的一般性要求，但是基督徒卻陷入了危機。在基督教的早期，羅馬政府把基督教視為其中一種猶太教的教派（參考使徒行傳 25:19），但當外邦的基督徒愈來愈多的時候，這種劃分就變得愈來愈不適用了。當多米田開始強制徵稅時，很自然地，基督徒的身分就會受到調查。而且，對教會有敵意、非基督徒的猶太人可能會向羅馬政權告發基督徒，說：「這些人稱自己為猶太人，其實他們不是。」因此，基督徒被懷疑不忠於帝國，他們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包括暴力的執法。猶太人對基督徒的譴責也啟發了我們，讓我們了解啟示錄所說的：「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但一會的人。」（2:9；參考 3:9）

¹⁶ Colin Hemer, *The Letters to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 in Their Local Setting* (Sheffield: JSOT, 1986) 8.

背景與目的

啟示錄是寫給在小亞細亞的七個教會的（1:4，11；這地區位於現在的土耳其西部），每一間教會都按自己的狀況，領受了責備與鼓勵（2:1-3:22）。逼迫已經臨到一些基督徒

了(1:9; 2:9, 13; 3:9), 而且更多的逼迫將要臨到(2:10; 13:7-10)。羅馬政府會強迫基督徒敬拜皇帝, 異端的教導與熱心的減退引誘著基督徒向異教的社會妥協(2:2, 4, 14-15, 20-24; 3:1-2, 15, 17)。啟示錄向基督徒保證, 基督明白他們的處境, 祂呼召他們在試探中站立得穩, 藉著羔羊的血, 他們必定得勝(5:9-10; 12:11)。基督將要來臨, 來打敗撒但和所有牠的使者(19:11-20:10), 基督的子民將要在祂的同在裡享受永遠的平安(7:15-17; 21:3-4)。

結構

啟示錄具有一些「啟示文學」的特徵（請看上面「啟示文學」的部分），與以西結書、但以理書和撒迦利亞書相似，啟示錄記載了異象，當中包含了許多象徵性的元素。透過可見的表象與可聽的應許和警告，啟示錄把整本聖經其他部分的主題編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巨大的繡帷，它的暗示的多樣性表現出其深度。

啟示錄的序言(1:1-3)解釋了它基本的目的。1:4-22:21 是一封書信，當中包含了問候語(1:4-5a)、正文(1:5b-22:20) 與告別語(22:21)。這種排列在形式上與保羅書信平行。

1:19 提供了一條線索，以便我們劃分書的正文。這節經文中有一部分：「所看見的」是指約翰已經經歷的異象(1:12-20)，「現在的事」是指眾教會現在的狀況(2:1-3:22)，「將來必成的事」是指 4:1-22:5 中導向未來的段落。採用這種三分法是適當的，因為 1:19 中的「將來必成的事」與 4:1 中的「以後必成的事」十分吻合（在希臘文裡，這兩句話只有一字之差）。但是，這種三分法僅僅是一種粗略的劃分，2:1-3:22 包含了導向未來的應許，而 4:1-22:5 則包含

了更多關於眾教會現狀的資訊。

我們要怎麼繼續劃分 4:1-22:5 這一大段落呢？解經家對合適的劃分法持有不同的意見。啟示錄好像一幅繡帷，當中交織著許多樣式，選定一種樣式作為出發點，會得出一種類型的大綱，選定另一種樣式則會得出不同的大綱。所以，比較智慧的看法是，沒有一個大綱或結構分析能夠包含一切。我們在這裡給出一些大綱和結構，它們各自把焦點放在整幅繡帷中的不同方面。

我們可以先把焦點放在「形式」上，就是從文法的樣式來看，重複性的用詞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把關於七印被揭開的那些異象歸為一類，照樣地，把關於七枝號的那些異象歸為一類。比較不明顯的是，每當主要場景轉移的時候，約翰這位觀察者就會被轉移到一個新的地點，每次的轉移都是因「被聖靈感動」，而且在第一次之後的每一次，都有一句「我（要）將……指示你（指給你看）」。因此我們得到以下的大綱。

啟示錄中的形式線索

- I. 序言 1:1-3
- II. 書信的導言 1:4-5a
- III. 書信的正文 1:5b-22:20
 - A. 正文---開場 1:5b-8
 - B. 正文---中間部分 1:9-22:17
 - 1. 導言 1:9
 - 2. 異象 1:10-22:5
 - a. 基督的異象（被聖靈感動） 1:10-3:22
 - (1). 與基督相遇 1:10-20
 - (2). 給眾教會的信息 2:1-3:22
 - (a). 以弗所 2:1-7
 - (b). 士每拿 2:8-11
 - (c). 別迦摩 2:12-17
 - (d). 推雅推喇 2:18-29
 - (e). 撒狄 3:1-6
 - (f). 非拉鐵非 3:7-13
 - (g). 老底嘉 3:14-22

b. 在天上的異象（被聖靈感動）（我要將……指示你）

4:1-16:21

(1). 寶座的異象 4:1-11

(2). 書卷 5:1-14

(3). 七印 6:1-8:1

(a). 第一印 6:1-2

(b). 第二印 6:3-4

(c). 第三印 6:5-6

(d). 第四印 6:7-8

(e). 第五印 6:9-11

(f). 第六印 6:12-17

(g). 插曲 7:1-17

(h). 第七印 8:1

(4). 七枝號 8:2-11:19

(a). 七位天使 8:2-6

(b). 第一位天使 8:7

(c). 第二位天使 8:8-9

(d). 第三位天使 8:10-11

(e). 第四位天使 8:12-13

- (f). 第五位天使 9:1-12
- (g). 第六位天使 9:13-11:14
- (h). 第七位天使 11:15-19
- (5). 婦人與那龍 12:1-17
- (6). 獸 13:1-10
- (7). 像羊羔的獸 13:11-18
- (8). 十四萬四千 14:1-5
- (9). 三位傳信息的天使 14:6-13
- (10). 人子 14:14-20
- (11). 七個金碗 15:1-16:21
 - (a). 金碗的來源 15:1-16:1
 - (b). 第一碗 16:2
 - (c). 第二碗 16:3
 - (d). 第三碗 16:4-7
 - (e). 第四碗 16:8-9
 - (f). 第五碗 16:10-11
 - (g). 第六碗 16:12-16
 - (h). 第七碗 16:17-21

c. 在曠野中的異象（被聖靈感動）（我將……指給你看）

17:1-21:8

- (1). 大淫婦巴比倫 17:1-18
- (2). 宣告巴比倫的傾倒 18:1-24
- (3). 天上的歡樂 19:1-10
- (4). 最後的戰役 19:11-21
- (5). 一千年
- (6). 白色的大寶座 20:11-15
- (7). 新天新地 21:1-8

d. 在高大的山上的異象（被聖靈感動）（我要將……指給你看） 21:9-22:5

3. 結語 22:6-17

C. 正文---結尾 22:18-20

IV. 結語 22:21

我們有第二種進路，就是著重內容而不是形式的線索。基督的再來是最重要的事件，歷史正是走向這事件的，那些描述基督再來的異象標記了重要的轉移點。當我們以這個視角來讀啟示錄時，我們會發現有關基督再來的描述，竟然不少於七次！啟示錄中有七輪審判，每一輪都指向基督再來，

而最終的、第八個異象展現了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再來的另外一面---那最終成全的狀態。以下是根據這視角而得到的大綱：

啟示錄的修辭結構

- I. 序言 1:1-3
- II. 問候語 1:4-5a
- III. 正文 1:5b-22:20
 - A. 感恩 1:5b-8
 - B. 主要部分 1:9-22:6
 - 1. 所看見的 1:9-20
 - 2. 現在的事 2:1-3:22
 - 3. 將來必成的事 4:1-22:5
 - a. 第一輪：七印 4:1-8:1
 - b. 第二輪：七枝號 8:2-11:19
 - c. 第三輪：象徵性的角色與收割 12:1-14:20
 - d. 第四輪：七個金碗 15:1-16:21
 - e. 第五輪：對巴比倫的審判 17:1-19:10

f. 第六輪：白馬的審判 19:11-21

g. 第七輪：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20:1-21:8

h. 第八是最高峰的一幕：新耶路撒冷 21:9-22:5

C. 最後的指示與勸勉 22:6-20

IV. 結束語 22:21

每一輪互相平行，它們都包含了指向基督再來的同一段時間，但各自從不同的著重點出發。而且，往後的那幾輪愈來愈聚焦在戰爭最劇烈的階段中，也愈來愈聚焦於基督的再來。

● 委任：

七印 4:1-8:1，屬天的委任，要執行聖約的審判，上帝得勝的源頭。

● 徹底進行戰爭：

七枝號 8:2-11:19，在地上的結果。

七段象徵性的歷史 12:1-14:20，深入戰爭中。

七個金碗 15:1-16:21，在地上更劇烈的結果。

● 除滅淨盡：

七段審判巴比倫的信息 17:1-19:10，除滅大淫婦。

白馬的審判 19:11-21，除滅邪惡權勢的源頭。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20:1-21:8，除滅一切的邪惡。

● 新耶路撒冷。

在七印的那一輪與七枝號的那一輪之中，我們看到了同樣的樣式。首先，約翰看見了一個開幕的場景，這場景描繪了那一輪審判的起源，接著出現六次接連的審判。然後有一段插曲，主要是有關應許的信息與給聖徒的安慰，之後就是第七次審判。那些審判的特性明顯地是負面的，但是插曲卻明顯地是正面的，而審判的起源則是雙重正面的——源自對背逆者的審判和源自對聖徒的安慰。這種結構可以用一種樣式來表達：「a, b, a', bb」，「a」是正面的而「b」是負面的，最後的「bb」代表一次最終的、更劇烈的審判，而「a'」指出了它與原本的「a」不同。

1. 第一輪：七印 5:1-8:1
 - a. 場景：施行報應的 5:1-14
 - b. 六次審判 6:1-17
 - a'. 給教會的應許 7:1-17
 - bb. 第七次審判 8:1
2. 第二輪：七枝號 8:2-11:19

a. 場景：施行報應的 8:2-6

b. 六次審判 8:7-9:21

a'. 給教會的應許 10:1-11:14

bb. 第七次審判 11:15-19

既然這種樣式在第一輪與第二輪中是如此的清晰，我們就會很自然地在其他幾輪中尋找同樣的樣式。結果我們得到了一個更複雜的分析大綱：

I. 導言：關係者 1:1-11

II. 正文：信息 1:12-22:5

A. 審判官 1:12-20

B. 給眾教會初步的應許與警告 2:1-3:22

A'. 對世界的審判 4:1-21:8

A. 場景：施行報應的創造主 4:1-11

B. 六輪審判 5:1-19:21

1. 第一輪：七印 5:1-8:1

a. 場景：施行報應的 5:1-14

b. 六次審判 6:1-17

a'. 給教會的應許 7:1-17

- bb. 第七次審判 8:1
- 2. 第二輪：七枝號 8:2-11:19
 - a. 場景：施行報應的 8:2-6
 - b. 六次審判 8:7-9:21
 - a'. 給教會的應許 10:1-11:14
 - bb. 第七次審判 11:15-19
- 3. 第三輪：七段象徵性的歷史 12:1-14:20
 - a. 場景：兩個極端---婦人與那龍 12:1-6
 - b. 六段象徵性的歷史 12:7-14:11
 - (1). 那龍的歷史 12:7-12
 - (2). 婦人的歷史 12:13-17
 - (3). (從海中來的) 那獸 13:1-10
 - (4). 從地中上來的獸或假先知 13:11-18
 - (5). 十四萬四千 14:1-5
 - (6). 傳信息的天使 14:6-11
 - a'. 給聖徒的應許 14:12-13
 - bb. 第七段象徵性的歷史：人子的收割 14:14-20
- 4. 第四輪：七個金碗 15:1-16:21
 - a. 場景：施行報應的 15:1-8

- b. 六次審判 16:1-14, 16
 - a'. 給教會的應許 16:15
 - bb. 第七次審判 16:17-21
5. 第五輪：七段審判巴比倫的信息 17:1-19:10
- a. 場景：象徵性的角色（受審判者） 17:1-6
 - b. 六段毀滅的信息 17:7-18:19
 - (1). 第一段天使的信息 17:7-18
 - (2). 第二段天使的信息 18:1-3
 - (3). 第三段屬天的信息 18:4-8
 - (4). 地上的君王 18:9-10
 - (5). 客商 18:11-17
 - (6). 航海的人們 18:18-19
 - a'. 給聖徒的應許 18:20
 - bb. 第七段毀滅的信息 18:21-24
 - a''. 在天上的七重歡樂 19:1-10 19:1-2, 3, 4, 5, 6-8, 9, 10
6. 第六輪：白馬的審判 19:11-21
- a. 場景：施行報應的 19:11-16
 - b. 天使所傳的毀滅信息 19:17-18

a'. 給聖徒的應許 19:19c

bb. 對那獸和假先知的最終審判 19:19-21

A'. 給聖徒的應許 20:1-10

a. 場景：施行報應的 20:1

b. 初步的審判 20:2-3

a'. 給聖徒的應許 20:4-6

bb. 對仇敵與撒但的最終審判 20:7-10

BB. 第七輪：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20:11-21:8

a. 場景：施行報應的 20: (7-10) 11

b. 神的審判 20:12-15

a'. 給聖徒的應許 21:1-7

bb. 徹底的審判 21:8

BB. 那應許之最終成全的祝福 21:9-22:5

III. 結語和勸勉 22:6-21

除了這些樣式以外，還有另外一些樣式，例如「鏡像樣式」。

象徵性的主要角色一個接一個地出場，然後他們的結局則以相反的順序分配，如同下面：

- A. 光與創造之表象所描繪的上帝的子民 12:1-2
- B. 那龍，撒但 12:3-6
- C. 那獸與那假先知 13:1-18
- D. 新婦：上帝的子民以純正童身之人的表象出現 14:1-5
- E. 大淫婦巴比倫 17:1-6
- E. 巴比倫被毀滅 17:15-18:24
- D. 新婦在婚禮中領受祝福 19:1-10
- C. 那獸與那假先知被除滅 19:11-21
- B. 那龍被除滅 20:1-10
- A. 上帝的子民在光與創造之表象中出現 21:1-22:5

這裡似乎有一個主要的「鏡像樣式」是跟一些主題有關的：

啟示錄中「鏡像的」主題結構：尤其關於爭戰

- A. 引導進入異象：觀察者、啟示者和觀眾 1:1-11
 - 1. 序言 1:1-3
 - a. 標題 1:1a
 - b. 見證人 1:1b-2

- c. 念這預言 1:3
 - 2. 參與者 1:4-11
- B. 基督的顯現 1:12-20
- C. 給眾教會的賞賜：教會的爭戰 2:1-3:22
- D. 寶座的異象 4:1-5:14
- E. 七印：騎士的審判（第一印到第四印聚焦在人身上） 6:1-8:1
 - 1. 審判的內容 6:1-17
 - 2. 對教會的保護 7:1-8:1
- F. 七枝號：天使的審判（第一枝號到第四枝號聚焦於自然界）
8:2-11:19
 - 1. 對萬國的審判 8:2-9:21
 - 2. 對教會的保護 10:1-11:13
 - 3. 天上的歡樂 11:15-19
- G. 那被救贖的 12:1-6（混雜在其中的衝突 12:3-6）
- H. 迷惑人的仇敵（撒但） 12:7-17
- I. 毀滅性的仇敵（獸） 13:1-10
- H. 迷惑人的仇敵（假先知） 13:11-18
- G. 那被救贖的 14:1-20（混雜在其中的衝突 14:6-20）
- F. 七個金碗：天使的審判（第一個碗到第四個碗聚焦於自然界）

15:1-19:10

1. 對萬國的審判 15:1-16:21
2. 假教會巴比倫的終結 17:1-18:24
3. 天上的歡樂 19:1-10

E. 白馬：騎士的審判（聚焦在人身上） 19:11-20:10

1. 審判的內容 19:11-21
2. 對教會的保護 20:1-10

D. 寶座的異象 20:11-15

C. 宣告給眾教會賞賜：教會的得勝 21:1-8

B. 上帝的顯現 21:9-22:5

A. 引導走出異象：觀察者、啟示者和觀眾 22:6-21

2. 參與者 22:6-17
1. 結束語 22:18-21
 - c. 念這預言 22:18-19
 - b. 見證人 22:20
 - a. 書末標記 22:21

還有很多其他貫穿整卷書的主題（請看上面的「重要的主題」）。重複使用「七」這個數字表示了完全，上帝的計劃

與大能決定了結果。從天使與聖徒中間興起了對上帝的讚美（請看 1:6 的註釋），在一場宇宙性的屬靈爭戰中，撒但的「偽裝冒充」與上帝對抗。教會現今的掙扎（2:1-3:22）與她最終的安息形成對比，教會必須持守她的見證與純正。所有一切都走向基督再來時祂的勝利。

由於以宏觀的眼光來看整幅圖畫是很重要的，所以附加的註釋並不會嘗試去解釋每個細節。學生們應該從一本可信的註釋書中探求細節，如 Leon Morris、G. K. Beale 和 Robert Mounce 所寫的书就是很好的例子。很多細節可以有超過一種的解釋方法，而註釋很難包含所有重要的選項。我們需要以耐心與謙卑來面對這些不同的意見，同時，啟示錄也擁有豐富的教導，讓我們可以從中得幫助。

第二部分

註釋

序言 1:1-3

啟示錄主要的部分（1:4-22:21）是以書信的形式呈現的（請看導論中的「結構」），而 1:1-3 就是它的序言，用以幫助讀者，引導他們進入接下來的內容。它的信息、確定性（第 1 節中的「必要」）與決定性的關聯（第 3 節），都強調了神的權威（從上帝與耶穌基督而來）。上帝徹底地保守了傳信息的過程：信息來自聖父上帝，賜給了耶穌基督，再藉著祂的使者曉諭約翰（第 1 節），約翰把信息寫下來以作見證（第 2 節），全部的信息都應被閱讀與聆聽（第 3 節）。

雖然啟示錄是以象徵的形式呈現，但它是能夠被理解的，它是「啟示」，是在揭開而不是在隱藏真理（第 1 節）。它是被賜給「祂的眾僕人」，而不是特別的精英份子（第 1 節）。上帝期待我們「遵守其中所記載的」，使我們靈裡得益處（第 3 節），有一個祝福鼓勵人們去閱讀與聆聽（第 3 節）。

這卷書自稱為「耶穌基督的啟示」，它的意思可能是指從耶穌基督而來的啟示，或者表示以耶穌基督為主要內容

的啟示，這兩種可能性都在表達重要的真理。

有兩個決定性的因素支持第一種說法（耶穌基督是啟示的來源）。第一點，1:1-3 當前的處境所關注的是啟示的方法與途徑，聖父上帝是終極的源頭，耶穌基督是中保，祂差遣祂的「使者」曉諭約翰寫下信息，讓眾人得以念誦它（1:3）。第二點，雖然書中之後的部分確實有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焦點，但內容卻是關於三一真神，而不僅狹窄地關於基督論。再者，焦點也在於歷史中發生的事情，雖然這些事情是以基督為中保，但它們仍然是有別於基督的。

到如今，兩千年快過去了，這些事情如何「快成」了呢？請看 22:6, 7, 10, 12, 20。屬靈爭戰貫穿了整個教會時期，那七個教會快將經歷到這場爭戰的各個層面。而且，舊約先知所說的「末後的日子」已經因基督的復活而開展了（使徒行傳 2:16-17）。等候的時期已經結束，上帝必定得勝邪惡，而祂正在實行這爭戰的最終階段。如此算來，現今已經是「末時（最後一小時）」了（約翰一書 2:18）。

1:1 的用詞似乎是建基於但以理書 2:45。在但以理書

2:45 中，上帝指示尼布甲尼撒王「將來必有的事」，而在啟 1:1 中，上帝指示祂的眾僕人「必要快成的事」。在但以理書中，那異象所指向的時期是非常遙遠的，它從尼布甲尼撒的時期開始，卻延伸出去以至於包含了後來異教的王國，一直到上帝的國建立起來（但以理書 2:44-45）。上帝的國因基督的第一次來而開展（馬可福音 1:15；路加福音 11:20；羅馬書 14:17），但是還沒有最終成全。我們活在這個「末世」（提後 3:1，12；來：1:2），就是應許的應驗仍在進行的中間時期。按照但以理的眼光來看，他述說了非常遙遠的未來，而這些事情正在我們中間進行著。因此，與但以理所見的相比，啟示錄貼切地稱它們為「快成的事」。我們要明白這些日子---從第一世紀開始直到現在---已經是屬靈爭戰的「最後的時刻」了，「好些敵基督的」已經出來了（約翰一書 2:18）。世俗的時鐘如何計算基督再來的時間，不論是幾個小時或許多個世紀，都是無關緊要的。

第 2 節和第 3 節以有幫助的方式描述了啟示錄的特點，它是耶穌基督的見證（第 2 節）。由於逼迫的臨到，啟示錄遍滿了見證的主題，基督徒見證人要受到敵擋的威脅

(17:6)。耶穌基督是最顯著的見證人 (1:5；3:14；19:11)，以祂為榜樣可能會包括殉道 (12:11)。啟示錄本身是一個見證，因此它的目的在於堅固它讀者的見證，它的信息充滿了神的權威與確實性 (22:20，6，16；19:10)。

啟示錄不僅宣告了對不信者的審判，也宣告了對信徒的祝福 (1:3；14:13；16:15；19:9；20:6；22:7，14)。在第 3 節中，祝福是特別賜給那些念誦的人和聆聽的人，上帝鼓勵我們，不要單單因為有人錯誤地把啟示錄看成不可能的謎語而避開它。在第一世紀，「念這書上預言的」可以是一個在基督徒聚會中大聲把這書念出來的人。在只有很少抄本，而且有些人不能閱讀的時候，大聲念出來是特別重要的，但是在今天這仍然是有價值的，因為不僅是個人，作為一個身體，教會要一同回應。(1:11；2:1-3:22)。

在第 3 節，啟示錄是預言，請看 22:7-10，18-19。就像舊約的預言，啟示錄結合了上帝對未來的異象與給信徒的勸勉。作為基督徒，預言是一個顯著的見證形式，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作的 (請看 1:2 的註釋)。

我們要遵守其中所記載的（1:3），啟示錄不是要挑起我們的幻想，而是要堅固我們的心。（請看導論）。

書信的问候語 1:4-5a

1:4-5a 是問候語，正如一般希臘書信的開頭部分一樣，請看導論中的「結構」。在第一世紀，人們會以「甲寫信給乙」（作者寫信給讀者）來作問候語，而不會用「親愛的瑪麗」這種現代的形式，正如使徒行傳 23:26 所表達的。保羅可能是第一位在問候語中加上「恩惠平安歸與你們」，而不僅僅單調地說「請安」（使徒行傳 23:26；雅各書 1:1），他藉此為書信加上了一種基督徒的推動力。

這卷書的作者單純地自稱為約翰（1:4），使徒約翰對那七個教會來說是很熟悉的，以至於他不需要為他的身分多加說明。（請看導論中的「作者與寫作日期」）

這卷書是寫給那七個教會的，參考 1:11；2:1-3:22。啟示錄以「七」來組織它的架構（請看導論中的「結構」），這個數字象徵著完全（創 2:2-3）。選擇七個教會不是單單為了表達這個主題，而是要暗示那更廣的關聯性——這信息是給歷世歷代的眾教會的。（2:7，11，17，29；3:6，13，22；1:1，3；22:7）。（請看導論中的「背景與目的」）

羅馬帝國的省份亞細亞位於現在的土耳其西部，在使徒約翰遭到放逐（1:9）之前，他居住在小亞細亞的以弗所，約翰認識他的收信人，他們的狀況也使約翰感同身受。雖然基督的道成肉身是獨一無二的，但是每當上帝臨到，並且藉著一些與我們親近、與我們身處相同環境的人，來對我們說話的時候，道成肉身的原則就會再次出現。

救恩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而來，這稱呼與出埃及記 3:14-15 中神的名字相似（請看 1:8），上帝是現在、過去和未來的主。啟示錄謹慎地引進了奇怪的文法，為了用英文來表達它的意思，我們只好把它翻譯成：from **he who is, and he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這裡並沒有按照一般的文法使用 **him**，而是不經過任何的文法變換直接使用 **he**，這是為了強調上帝的絕對性，上帝的本質、祂的主權和祂與時間的關係都是絕對的。在英文翻釋中，第三個片語並不是 **who will be**（以後永在的），而是 **who is to come**（將要來臨的），這樣的用詞強調了一種推動力，是上帝的計劃正在展開的推動力。「未來」的意義終極來說是源自於對上帝降臨的期

盼，祂將要在一次最終顯明的時候出現，這次的顯明將要為歷史帶來最終的成全。因此，啟示錄的劇情走向基督的再來，並且挑旺我們對那日的盼望。王快要來臨！

那寶座前的七靈是什麼呢？由於恩惠與平安單單從上帝而來，所以我們不能把這片語指向純粹的受造物。這片語是以七重豐滿來描述聖靈（請看 4:5； 亞 4:2，6），請注意恩惠與平安源自三一真神：聖父上帝（那今在的）、聖子（1:5）與聖靈（參考 彼前 1:1； 林後 13:14）。

基督在整卷啟示錄中的關鍵地位已經在第 5a 節中表達了。基督是那誠實作見證的，是我們見證的榜樣（請看 1:2）。祂是從死裡首先復活的，這表示祂的復活就是那應許信徒復活的根基與樣式（請看 西 1:18）。當基督被祂的宗教仇敵送上十字架時，祂似乎是被打敗了，但是這按照人的眼光衡量、表面上的戰敗，卻因著祂的復活而變成了榮耀的、永遠的勝利。同樣地，當基督徒必須面對殉道的時候，只有世俗的眼光才會把他們的死亡視為失敗，上帝會把基督的得勝施行在那些為祂而死的人身上（2:10； 11:11-12； 11:18； 14:13； 20:4-6）。（請看 1:18 的註釋）

最後，基督是世上君王的元首，羅馬帝國的權勢或現代國

家的權勢似乎讓人感到震撼和恐懼，但基督的權勢卻無限度地超越了它們。(關於上帝的統治，請看 4:1-5:14 的註釋，還有導論)

讚美 1:5b-8

約翰讚美上帝，他讚美的方式與大多數保羅書信的開頭相似。上帝的主權、救贖與基督的再來這些主題重複地出現在啟示錄中。

基督愛我們並且釋放我們（1:5b），正如啟示錄更詳盡地在 5:1-14 和 19:1-22:5 中所表達的。在啟示錄所要描述的試探與災難中間，基督的愛和祂對罪惡的跨勝給予我們保障，也給予我們原動力，好讓我們在逼迫、試探或困倦要壓倒我們的時候，仍然堅定不移。

從罪中得釋放為我們除去了負面的結果，而救贖正面的功用在於使我們成為國民和祭司（第 6 節），聖徒喜愛上帝的統治，作為祭司，他們能夠親密地親近上帝（來 10:19-22；彼前 2:5-9），將來他們會與上帝一同作王（2:26-27；3:21；5:10；20:4，6）。即便在現今，從各國而來的人們也同享著祭司的特權，這是以色列在出埃及記 19:6 中所領受的。出埃及所要體現的救贖，創造中所賜給人類的統治，這兩個目的都要藉著基督被成全（5:9-10）。

祭司敬拜和親近上帝的主題，與啟示錄中聖殿的主題

是互補的（請看 4:1-5:14 的註釋）。

作為對上帝救贖的回應，讚美與敬拜是合宜的（第 6 節），敬拜與讚美上帝的主題貫穿了整卷啟示錄，請注意 4:8，11；5:9-10，12，13；7:12；11:15，17-18；12:10-12；15:3-4；19:1-8 中的讚美。讚美的表達是屬靈爭戰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真實的敬拜表達了我們對上帝基本的忠誠，這樣的敬拜應該充滿我們的生活，且伴隨著深刻的果效。

作為敬拜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層面，我們渴望基督的再來（1:7）。對基督再來的期盼在整卷啟示錄中是很重要的，一切的逼迫與敵對將要終止，受苦的基督徒將被稱為義（21:4）。

敬拜的焦點在於認識上帝是誰，因此上帝稱自己為阿拉法與俄梅戛，這是希臘字母中的第一個與最後一個字母。上帝是阿拉法創造者與俄梅戛成終者，祂是萬有的主——過去的、現在的與未來的主，正如那節經文「那昔在……」所要表達的（請看 1:4；4:1-5:14）。祂在創造中的主權，保證了祂的目的會在新創造中被成全（羅 8:18-25）。

給約翰的委任 1:9-11

在第 9-11 節中，約翰指出了他的身分和處境（他的處境對整個教會來說是具有代表性的），這樣作是要為第一個主要的異象（1:12-3:22）作鋪陳。

約翰本來可以在這裡稱自己為使徒或先知，藉此強調他的權威，但是他沒有這樣作，他反而強調了他與讀者之間的聯合——他是你們的弟兄並與你們一同有分。他的經歷是有代表性的，是所有基督徒都預期會經歷的。

基督徒的經歷有兩面：**患難與國度**。正如新約其餘的部分一樣，啟示錄對於患難的事實是很直白的（例如 太 10:17-39；徒 14:22；提後 3:10-13；彼得前書），然而在患難中我們有上帝同在的安慰，還有祂在我們身上的掌管，這表示我們已經在祂的國度裡有分了（參考 林後 1:3-11），在任何狀況下，我們都是得勝的（羅 8:28-39）。患難與國度這樣的連結，是為了叫我們忍耐，忍耐與持守忠心的勸勉遍佈了整卷啟示錄（2:2，3，13，19；3:10；6:11；13:10；14:12；16:15；18:4；20:4；22:7，11，14）。啟示錄並不是謎語研究，而是在逼迫與試探中間實際

的勸勉（請看導論中的「背景與目的」）。

拔摩是在小亞細亞西海岸外的一個小島，它是羅馬的一塊流放地，用來處置對良好秩序有威脅的人。因著約翰對基督不妥協的忠誠，他可能被流放到那裡去了。因此，約翰的經歷活現了可能會臨到任何基督徒的逼迫。

約翰在**主日**（禮拜天）領受了啟示，這是基督徒敬拜日，慶祝基督的復活。這樣的禮拜天慶祝是一場預演，期待著上帝最終勝利的慶典（19:1-10）。

約翰被**聖靈感動**，好讓約翰領受從聖靈而來特殊的異象，並且被聖靈轉移到觀看異象的制高點（請看 4:2，17:3；21:10）。聖靈賜給約翰一種獨特的默示的權威，但是這種默示的獨特層次仍然是見證的一種樣式，這見證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要背負的。在一種延伸的意義之下，整個教會都要因「為耶穌作見證」而「說預言」（參考 11:1-12；12:17；19:10；22:9）。

約翰聽見大聲音（第 10 節），我們從接下來的幾節經文推斷，這是基督講話的聲音。在其他地方，大聲音指出了信息與事件的大能，也指出了它們是關乎全宇宙的（1:15；4:1，5；5:2，12；6:1；7:2，10；8:5，13；

10:3；11:12，15，19；12:10；14:7，9，15，18；19:1，3，6，17)。雖然有時候說話的是天使而不是基督，但是基督作為天使的樣式，祂是終極的中保，天使的背後總有祂的身影。唯有藉著基督，我們才能接觸上帝的計劃、祂的旨意和祂榮耀的異象。

1:11 首次提名稱呼那七個教會（請看 1:4），提名的順序與接下來領受信息的順序是一樣的，他們領受了不同的信息，各自適切他們的需要（2-3）。也許是有意地，這個順序正好配合送信的順序，好讓送信者以最方便的路徑，把啟示錄從一個教會傳遞到另一個教會。

基督的異象 1:12-20

啟 1:12-16	結 1:25-28	但 10:5-6	但 7:9-10	但 7:13-14
人子	彷彿人的形狀	一人		人子
長衣		細麻衣		
金帶		精金帶		
白髮			頭髮如純正的羊毛	
眼目如同火焰	周圍都有火的形狀	眼目如火把	面前有火	
腳好像銅	彷彿光耀的精金	如光明的銅		
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像大水的聲音	如大眾的聲音		
手拿七星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周圍也有光輝	面貌如閃電		

基督以壓倒性的榮耀向約翰顯現（參考 21:22-24）。這樣的描述結合了幾處從舊約而來的特徵，「好像人子」暗示了但以理書 7:13，而 1:12-16 的特徵可以追溯至但以理書 7:9-10，10:5-6 與以西結書 1:25-28，只是包含了更多更廣的特徵，這些特徵與多處舊約聖經中上帝的顯現相似。這異象指出基督是審判者與統治者——首先是對教會而言的（1:20-3:22），但也是對整個宇宙而言的（1:17-18；2:27；3:21）。祂的神性、祂的權柄和祂對死亡的得勝保證了最終的勝利（1:17-18；17:14；19:11-16）。這個異象是

啟示錄信息的一個基本的中心點，它展現了上帝藉著基督所施行的主權（請看導論）。基督那如戰士一般的猛烈與那像盔甲一般的銅（1:15），都指向了祂在最終戰爭中的角色（19:11-21），也回望舊約中上帝的戰爭（出 15:3；申 32:41-42；賽 59:17-18；亞 14:3）。

那些金燈臺在功用上象徵那些教會——教會要作光或作見證（1:20；太 5:14-16），會幕和聖殿裡具有象徵性的金燈臺所指向的實體，就是教會。

作為主與牧人，基督在眾教會中行走，如同上帝榮耀的雲彩屈尊降臨，並且住在會幕和聖殿裡，在那裡有金燈臺（出 25:31-40；王上 7:49）。上帝作為光的本性（約翰一書 1:5），雖然在基督裡被最大地彰顯出來了（約翰福音 1:4-5；8:12；9:5；使徒行傳 26:13），但同時也在祂的創造中以不同方式被反映出來：在火焰的天使中（10:1；結 1:13；但 10:5-6？）、在自然光中（21:23；創 1:3）、在聖殿的金燈臺中、在教會中和在每一個人之中（太 5:14-16）。因此，基督展現了一個樣式，全宇宙都要在這個樣式中同歸於一（弗：1:10；西：1:16-17）。由於萬有都靠基督而立（西 1:17），所以，1:12-20 與 4:1-5:14 中三一真

神的表象以一個微妙的方式成為了整卷啟示錄的根基。由於三位一體是極大的奧祕，因此啟示錄的表象擁有不可窮盡的深度。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些細節。基督被描述為「一位好像人子」的人，因為祂應驗了但以理書 7:13-14 的異象。但以理看見在遙遠的未來，有一個神祕的、尊貴的人物終結了不信神的、異教的國度對世界持續的統治：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與羅馬。對但以理來說很遙遠的事情，已經藉著基督的死與復活實現了（1:18）。基督領受了亙古常在者所應許的統治權，祂的權柄正在歷史中逐步見效。憑著公義與審判官的判斷，基督在那七個教會中間衡量善惡，也應許了合適的獎賞和刑罰（第 2-3 章）。基督在審判中擔當關鍵的角色，不僅僅是對教會而言，也是對整個世界而言（6:1；19:11-21）。

關於基督的長衣所用的特殊用語也許是指祭司的長衣，這樣就強調了祂的純正。教會與基督徒都必須純正，好讓他們持守在基督的同在裡（1:13，20；2:5）。純正是基督審判的根基，保證了審判的正直。作為祭司，基督要看顧上帝殿裡的金燈臺。

那金帶與但以理書 10:5 有關聯，也與大祭司的金帶或腰帶有關聯（出 28:8）。這是男士服裝常見的一部分，而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是金的，顯出穿戴者的榮美、豐富和尊貴的地位。人的豐富只能微小地反映出上帝的壯麗。

白頭和白髮與但以理書 7:9 中亙古常在者的純白有關聯，表達了純正並與年長有關的智慧。請注意基督擁有父神的屬性，而父神正是但以理書 7:9-10 的參照。

基督的眼目如同火焰，正如在但以理書 10:6 中一樣。在多處舊約聖經中，上帝的顯現伴隨著火焰（但 7:9；結 1:4，13，27；出 19:18；3:2；創 15:17 等）。基督的眼目看透人心（2:18，23；來 4:12-13），能煉淨我們的罪。

基督的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火焰眼目的煉淨能力對應火一般光明的腳。發光的金屬讓人想起在舊約聖經中，伴隨著上帝臨在的光耀金屬，正如在以西結書 1:4，7，27；但以理書 10:6 中一般。這裡似乎有多種模糊的暗示，銅是一種比金或銀更硬、更平凡的金屬，常常被使用在武器當中，因而與審判和戰爭有關。那光明和與火焰的關聯再一次指向審判，只是伴隨著極度的純正、榮美與榮耀。請看 2:18。

為了要把基督描繪出來，圖像本身並沒有限制在上帝的某些屬性中，而是連結了許多上帝的屬性，並且指出了基督是那原像，地上的輝煌與地上的審判官只不過是黯淡的仿製品而已。

基督的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再一次表達上帝那大而帶有權柄的聲音，正如 1:10。大聲音也出現於但以理書 10:6；以西結書 1:24；出埃及記 19:16，19。

基督的右手拿著七星，象徵那七個教會的使者（1:20）。基督掌管著天上的萬軍，而這些使者正是其中的代表。

從基督的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第 16 節），象徵著基督大能的話語那如劍一般的、能帶來刑罰與獎賞的能力（請看 19:15，21；來 4:12-13；約 12:47-50；太 7:24-27；賽 11:4）。

基督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再次強調了祂那輝煌的、明亮壯麗的顯現。這主題出現在 21:22-25；以賽亞書 60:1-3，19-20；啟示錄 10:1；以西結書 1:27。

約翰仆倒在基督腳前，像死了一樣（第 17 節）。根據約翰福音 15:14-15，基督是我們的朋友，但是祂不僅僅是

一個朋友——祂的威嚴、大能與純正都是令人敬畏的。在我們這個世代，有太多的基督徒看不見基督的威嚴，只覺得祂是一位「麻吉」，而啟示錄正提供了一劑強而有力的解藥。路易斯（C. S. Lewis）抓到了這圖像站不住腳的地方，在他的書《獅子、女巫、魔衣櫥》中有一段很有名的段落，其中以一頭獅子來代表基督的角色：

『 「阿斯蘭是人？！」海狸先生嚴肅地說，「當然不是。我已告訴過你們，他是森林之王，是海外大帝之子。你不知道誰是百獸之王嗎？阿斯蘭是一頭獅子，一頭雄獅，是偉大的百獸之王。」

「哦，哦，哦，」蘇珊說，「我原來還以為他是人呢。那麼他……會傷人嗎？和一頭獅子相會，我會感到非常害怕。」

「你們會感到害怕，親愛的，這一點也不奇怪，」海狸太太說，「如果有誰在阿斯蘭面前兩膝不發抖，他不是一個非凡的勇士，就是一個傻瓜。」

「這樣說來不是太嚇人了嗎？」露茜說。

「害怕嗎？」海狸先生說，「你沒有聽見我的太太說的話嗎？他當然使人望而生畏，但他是善良的。他是

王，懂了嗎？」

「即使我見到他會感到害怕，我還是渴望去見他。」彼得說。

「說得對，亞當之子，」海狸先生說，他用腳爪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滿桌的杯子和碟子都叮噹直響。

「你們應該去見他，我這裡已經得到口信，約你們去與他相會。如果可能的話，就在明天，在石台那裡。」

基督告訴約翰：「不要懼怕」（第 17 節），正如祂在整卷啟示錄中要告訴我們的。無論何事臨到你，我是自有永有的，而且我已經得勝。

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祂從起初到末了都是主，正如聖父上帝一樣（22:13；1:8；賽 41:4；44:6；48:12）。同時，祂的主權也掌管了其中的中心點——祂的死與復活，這個中心點扭轉了死亡的權勢，不僅是為了祂一個人，也是為了所有屬祂的人。祂對死亡鑰匙的擁有權指向了 20:14，21:4，當最終成全時將不再有死亡。藉著這一個人，得勝完全地延伸到我們身上了，因此這就成了整個新天地永遠的得勝（2:8；5:9-10；20:4-5；22:1）。相似地，因著基督超越性的權柄，祂能夠把得勝死亡和陰間的

應許賜給教會（太 16:18-19）。請看 3:7。

1:19 把啟示錄劃分成三部分——過去（1:12-16；所看見的）、現在（2:1-3:22；現在的事）與未來（4:1-22:5），請注意 1:19c 與 4:1 用詞的相似性。但這只是一種粗略的劃分，因為每一部分都與這三個時期有一些關聯。

給七個教會的信息 2:1-3:22

基督看顧那些教會，祂按照他們各自的需要，給予鼓勵、責備、勸勉與應許。祂詳盡地了解他們的狀況（「我知道」），每一段信息都暗示了那城市的情況與傳統，其中有一些肯定是我們還沒有注意到的。同時，所有教會都被呼召要忠心和忍耐，直到一切的應許都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被應驗，而他們的掙扎與 21:1-22:5 中平安和滿足的畫面形成了對比。為了加強勸勉的力度，除了老底嘉教會以外，所有信息的開頭都提及了一些要素，是與 1:12-20 那壯麗的異象有關的。因此，這些勸勉適用於所有教會。

還有一點，所關注的教會正好有七個，這數字象徵了完全，他們代表了那個時代與現今的眾教會。事實上，這些教會的得勝、失敗和掙扎就像一種微型的大綱，記錄了歷世歷代教會裡會發生的事情。（然而，有些解經家錯誤地把這七個教會視作七段接連的教會歷史，而啟示錄並沒有支持這種做法。）按照上帝的眼光來看，並不是每個教會都同樣健康，教會或忠心、或懶惰、或自滿、或容忍假教導，上帝都認真看待，這些態度決定了他們該如何回應上

帝，也決定了他們會如何被審判。如果我們要準確地評價我們自己的教會，我們就同樣需要像基督一般的判斷，還有聖靈的光照與這些例子的引導。

每一段信息都有一樣的基本形式：

1. 收信人：「寫信給……教會的使者」。
2. 基督的身分，提及祂在 1:12-20 中壯麗的顯現：
「那……說」。
3. 宣告對他們的了解：「我知道」。
4. 評價：責備與（或）稱讚。
5. 應許或警告：通常是「我就……」。
6. 應許那些「得勝的」。
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第 6 與第 7 項可能會順序倒反，第 5 項可能與第 4 項混合一起出現。

按照每個教會不同的性質和狀況，每一段信息會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在下面的表格中總結這些不同。

教會	基督的特徵	優點	問題	責任	應許
以弗所	權柄	教義上的熱心	失去愛心	悔改	生命樹

士每拿	賜生命的	屬靈的豐盛		為基督受苦	不受死亡 捆綁
別迦摩	抵擋罪惡 的戰士	堅守基督的 名	錯誤的教 導、不道德	悔改	屬靈上重 要的地位
推雅推喇	看透人心	愛心、事奉	錯誤的教 導、不道德 (耶洗別)	與耶洗別斷 絕關係	制伏列國 的權柄
撒狄	擁有聖靈	還有幾名忠 心的聖徒	屬靈上的死	警醒！	白衣
非拉鐵非	把門打開	遵守基督的 道	略有一點力 量	保持下去	安穩的居 所
老底嘉	為誠信真 實見證的		沒有價值	承認自己的 需要並且從 基督那裡領 受	團契

誰是教會的「使者」呢？（譯註：在英語中，「使者」與「天使」是同一個字）希臘文的用詞可以單純地理解為傳信者，所以有些人視「傳信者」為把文本送到眾教會的人，而其他人則視之為教會裡的牧者們，因為牧者能夠傳達上帝的信息。然而，啟示錄那異象性的處境指出，啟示錄有考慮到真實的天使。個別的天使確實被委派負責個別的教會，正如在但以理書 10:12-11:1 中，天上的「大君」要負責特定的國家一樣。上帝屬天的臨在是整個宇宙的權力中心，因此屬天的事情與屬地的事情便會連結在一起，而且天上的情況與過程會以一種奧祕的方式，對應於地上的過程。所以，同一段信息同時交給了天上的天使和相對

應的在地上某處的教會。

給以弗所的信息 2:1-7

在以弗所的教會收到了兩極的評價，她有值得稱讚的、對純正道理的熱心，也拒絕了錯誤的教導（第 2，6 節）。但是，就像許多現代的學生一樣，他們專注於教義，卻缺乏愛心。敬虔的回應就是明白自己的失敗並且要悔改。

否則，基督警告要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第 5 節）。祂暗示了一件事，就是以弗所這城市曾經因為小門德雷斯河（Cayster）逐漸淤塞而必須搬遷，它從原先的位置被「挪去」了。同樣地，除非教會悔改，否則基督警告要把她挪去並重建。

我們只能從這裡和之後的段落中了解關於尼哥拉一黨人的事情，他們是一個異端的團體，可能與巴蘭和耶洗別的教導一致（請看 2:14-15，20）。基督恨惡他們的行為（第 6 節），他們的行為不道德也不純正，與基督的純正形成了對比，這種對比已經讓他們夠糟糕了。但是尼哥拉一黨人還要透過教導與引誘別人，把對靈魂有害的傳染病與

屬靈災難散播出去。照樣地，我們現在也要嚴肅地看待虛假的教義與其行為所帶來的邪惡。

在這一節與關於其他教會的平行經文中，基督對那得勝的說話。祂應許忠心的聖徒，使他們在每一方面都有分於將要出現的新耶路撒冷（2:11，17，26；3:5，12，21；參考 21:1-22:5）。那在 22:2 出現的生命樹，象徵了在上帝同在裡永恆的、豐盛的生命（請看約翰福音 10:10；14:6；4:14；5:40）。

給士每拿的信息 2:8-11

有兩個教會只受到了基督的鼓勵而沒有責備，士每拿教會正是其中的一個。士每拿教會要面對嚴重的逼迫，甚至包括死亡（第 10 節）。基督是得勝死亡的，祂透過強調這一點來開始述說祂的保證（第 8 節）。

非基督徒的猶太人想要使基督徒陷入困境，於是他們宣稱教會並非另一個猶太派別，而是一個非猶太群體。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在羅馬政府的眼中，基督徒就像所有的外邦人一樣，需要以敬拜皇帝來表達對政府政治性的忠誠。如果基督徒拒絕的話——而他們必須這樣作，他們就會

以叛國罪被處死（請看導論中的「寫作日期」）。

這樣的處境可以說明「撒但一會的人」這個詞，士每拿猶太會堂的成員，並不是當地所有的猶太人，也不是那些從來沒有聽聞耶穌基督的人，而特別是那些拒絕福音的人。（毫無疑問地，其他猶太人則樂意回應福音並加入教會。）那些拒絕福音的猶太人自稱敬拜上帝，但他們對基督的敵擋卻證明了他們正處於撒但的黑暗權勢中（林後4:4）。在人類的敵擋背後有更根本的撒但的敵擋，牠想盡辦法要破壞教會（12:13-13:1）。

正如所有在逼迫之下的人一樣，士每拿教會必須要堅忍（1:9），要忠心。士每拿這城市以對羅馬帝國忠心而感到自豪，但是唯一最終要緊的是對基督的忠心，而不是對羅馬帝國的忠心。

基督應許那生命的冠冕，這主題有好幾方面的關聯。基督從死裡復活（第8節；1:18），祂自己就是真生命——從死裡復活的生命終極之源頭，這應許也靈活地回應了包含死亡威脅的逼迫。而且，基督把祂的宣告與整個城市的生命連在一起了，士每拿的錢幣上印有希栢利（Cybele）女神像，女神的冠冕上有一座城牆，而帕哥斯山（Mount

Pagos) 上的建築物就像一個冠冕，與這些相反，基督要賜予真正的冠冕。

給別迦摩的信息 2:12-17

別迦摩的教會在逼迫中堅守基督的名（第 13 節），卻沒有拒絕假教師（第 14-15 節）。站起來為真理爭戰就是以基督對真理的熱心為榜樣（第 16 節）。

基督把他們的居所描述為「有撒但座位之處」，別迦摩擁有小亞細亞最古老的廟宇，是用來敬拜皇帝的。但是，正如經文提及巴蘭和尼哥拉一黨人，我們知道那裡還有更微妙的屬撒但的影響（參考 2:6）。巴蘭（民 22:5）曾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導致了民數記 25:1-4 的事件——以色列背逆轉向假神，又行姦淫的事。同樣地，耶洗別（2:20）與七個教會中其他自稱是基督徒的人，正沉迷於異教環境所帶來的享樂（請看 17:1-19:10）。而尼哥拉一黨人（就是 2:6 中的同一群人）是一個異端的團體，他們的教導可能與巴蘭所代表的相似。

再一次，基督給忠心之人的應許指向了好幾方面。那隱藏的嗎哪（第 17 節）也許指向了保存在會幕中至聖所裡

的嗎哪（出 16:33-35；來 9:4），基督應許要以無窮盡的、屬天的靈性糧食來餵養忠心的人（請看約翰福音 6:32-58）。基督也應許要賜下一塊白石，讓人聯想到啟示錄中所有以白色來象徵純正的段落（例如 7:13；19:14）。很有趣地，雖然別迦摩的建築物都以粉紅的花崗岩為主（這材料在當地很容易得到），但是在斷垣殘壁中人們也找到了一些特別的石碑，是以白色大理石造的，而在當時這必須從外面進口。這些白色石頭的價值不僅在於它們比較漂亮，也在於獲得它們的困難度。相對於地上的陳設所帶來的名望，基督應許那唯一真正有價值的名望——被上帝所認識，祂因此就把適當的原動力賜給了那些處於誘惑的危險，要沉浸在異教世界和其中享樂的人。

給推雅推喇的信息 2:18-29

推雅推喇教會的問題與以弗所教會相反，他們大有愛心（第 19 節），卻沒有教義上的純正（第 20-23 節）。

一如既往，基督從祂眾多的特性中，展現了與這教會處境最貼切相關的——上帝之子的眼目如火焰能察看人的肺腑心腸（第 23 節），而大能的腳能踐踏惡人（參考 賽

63:3, 6)。祂的腳像光明的銅，這描述連結到 1:15，而那裡又連結到上帝在舊約中那伴隨著明亮如金屬般光輝的顯現（結 1:4, 7, 27； 但 10:6）。這裡也暗示了一個與推雅推喇城的處境有關的關聯，推雅推喇有一個製銅工人的公會是馳名當地的，毫無疑問地，整個城市都為它獨特的銅製產品而感到驕傲。再者，第 18 節的「光明銅」是一個獨特的希臘字詞---它只在這裡、1:15，還有之後的段落中出現，卻沒有出現在任何其他的希臘文本中！為什麼會使用如此稀有的字詞呢？最合理的猜測是：這是一個商業名稱，專屬於推雅推喇所特製的銅。推雅推喇的公會小心地保守著製銅的祕密，以免人們從推雅推喇以外的地方得到這種特別珍貴的產品---沒有人能得到，當然，除了基督以外。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祂裡面藏著（西 2:3），推雅推喇之銅的祕密只能微小地反映出基督的智慧與獨特性。我們在這裡間接地指責了那些在基督以外貪求神祕知識的人（第 24 節）。

那些在推雅推喇教會中，追求離經叛道的祕密「知識」之人的首領是一位被稱為「耶洗別」的婦人，她與列王記上 16:31； 19:1-2； 21:5-26； 列王記下 9:30-37 中的

耶洗別同名。就如舊約中的耶洗別一樣，這婦人引誘人們行姦淫和拜偶像，這正是小亞細亞異教放縱的兩種主要形式，請看 14:8 與 17:1-19:10。她可能會認為那些擁有祕密知識的人（第 24 節）可視偶像為無物（參考 林前 10:19），並且對那些擁有深刻的「屬靈」知識的人來說，肉體再也不會帶來任何影響了。她的信息大受歡迎，因為它更容易在生意上和社交之中與異教徒混在一起，在那裡會有人用食物拜偶像，也會有人賣淫。罪惡總可以找到藉口去作自己想作的，讓自己感到方便和舒服。為了使他們停下來，可能需要像約翰一般先知性的、能刺透人心的指責，或者需要更多——上帝施展刑罰的手（第 22-23 節），雖然這可能是痛苦的，但這懲罰是對上帝的子民有益的（來 12:5-13）。

基督應許把制伏列國的權柄賜給那些必然在世上經歷過軟弱與無能的人，他們無分於製銅工人的名望，無分於世上權勢的祕密，也無分於異教崇拜中流利的社交活動。但是他們將承受那更大的福分，他們要把列國摔碎，這不是胡亂地破壞，而是應驗上帝在詩篇 2:9 所定下的計劃，特別是列國對基督的背逆受到了上帝的忿怒與毀滅。一切

的背逆都必要被除滅，而新約的基督徒現在知道，背逆的除滅有兩種非常不同的形式：悔改與信靠基督因而把老我的背逆釘在十字架上，或是地獄之火的力量把不悔改的背逆除滅。

基督應許把晨星（第 28 節）賜給得勝者。在別處基督自己就是那晨星（22:16），教會與基督徒被應許要反照基督的榮光（1:13，16），而晨星的光輝正是指向這應許。那晨星---就是金星，它是夜空中最明亮的星體，晨星顯著的光輝似乎也為基督徒在世上的軟弱提供了回應，指出了他們藉著基督有份量和重要性，在將臨的世代中他們的地位將被顯明。

給撒狄的信息 3:1-6

撒狄與老底嘉的教會受到了最嚴厲的責備，撒狄是死的，雖然仍然有機會重新活過來（第 2 節），並且在撒狄還有一些人仍然忠心（第 4 節）。然而，他們的情況是更危險的，因為撒狄的基督徒被迷惑以致看不清楚自己真實的狀況（第 1 節），他們對此漠不關心。這教訓對我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有一些教會，在還不確定是否真教會的時候，

他們仍然可以披上教會的名義，也可能有一些外來的名聲。教會的本質不在於事工、建築物、過去的成就、名聲、龐大的架構或正統的教義，而是在於生命。這屬靈的生命只能藉著與永活的基督團契而來，並且表現於悔改與順服的深度。基督提醒撒狄祂擁有上帝的七靈，唯有藉著領受以七靈為象徵的聖靈（1:4），我們才能在上帝裡有生命。

在撒狄的教會曾經一度有生命（第3節），但衰敗卻是真實可能發生的，不論是在那之後或現在。

基督首先呼召他們悔改，但是如果他們還不悔改，祂就會因祂的熱心而採取更強烈的措施，我必如同賊一樣臨到（第3節）。在戰時，可能是在晚上，撒狄那看來牢不可破的堡壘曾經兩度被意外地攻破，基督警告他們，除非他們警醒，否則同樣的經歷將要臨到教會。

純正、稱義與獎賞的應許首先臨到了撒狄那「幾名」仍然忠心的人（第4節），而這小群便成為眾人的一個激勵，讓眾人回轉到那已經喪失的靈性裡。實際上，同樣的應許臨到了所有凡得勝的（第5節），他們再次得生命，而且是更豐盛的生命——這裡很貼切地以生命冊來象徵這生

命，就是那本被預定得新生命之人的屬天名冊（請看 13:8；17:8；約翰福音 6:39）。

給非拉鐵非的信息 3:7-13

如士每拿一樣，非拉鐵非受到了稱讚。他們只是**略有一點力量**而已，但卻**遵守了我的道**（第 8 節）。正如士每拿的教會（2:9），他們要面對非基督徒猶太人的敵擋（第 9 節），而基督提供了得勝與保守的應許，來鼓勵他們堅忍到底。

基督拿著**大衛的鑰匙**（第 7 節），代表著開門與關門的能力，這對應於 1:18 中那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基督的權柄超乎所想地應驗了 賽 22:20-25（注意 啟 3:7）所默示的「大衛的鑰匙」，以利亞敬或任何其他舊約聖徒所不能作的，基督都已經作成了。祂的可靠與大能是何等廣大，讓我們可以安然地把一切被拯救之人並他們的命運都擔負在祂身上。

基督所拿的鑰匙代表著祂的權柄，來給非拉鐵非一個**敞開的門**（第 8 節）。非拉鐵非城處於通往小亞細亞內部之道路的出入口，因此，基督的意思可能是指祂為教會開道

路，好讓教會往內部傳福音。但是我們不能確定這點，因為經文的處境並沒有任何有關傳福音的焦點，所以比較有可能的是，那敞開的門象徵著能夠親近上帝的自由（比較 4:1）。這基本的權利所帶來的結果就是，雖然要面對猶太人的敵擋與試煉的威脅（第 10 節），但是教會卻有自由在靈裡成長與進步。

正如 2:9 一樣，那群非基督徒的猶太人被稱為撒但一會的，不單是因為他們拒絕基督的真理，而是因為他們主動地敵擋和攔阻教會（請看 2:9）。

非拉鐵非教會只是「略有一點力量」，這使他們感到無助和恐懼，而基督的應許在好幾方面堅固他們。首先，對於面對試煉的恐懼，基督應許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他們免去試煉（第 10 節），這裡所指的，最有可能的是上帝在之後章節所帶來的各種試煉與刑罰（6-11；16-18；19:11-21），這些試煉會臨到普天下人。這裡就像啟示錄的其他部分一樣，住在地上的人不是單指每一個有肉身的人，而是指那些在靈裡屬世界的人（6:10；8:13；11:10；13:8，12，14；17:2）。我們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屬地的地上國民，而基督徒卻是屬天的天上國民（腓

3:20；來 12:22-24)。正如在 9:4 中，上帝把基督徒視為屬祂的，在他們身上印上印記，並且保護他們。我們並不能免除平常生活的起起伏伏（腓 4:11-13），也不能免除逼迫（啟 2:10，13；提後 3:12-13；徒 14:22；帖前 3:3-5），但我們卻像孩子一般，被保護在天父的手中（參考 羅 8:28-39；約 10:27-30）。

第二，基督應許使我們成為上帝殿中的柱子。非拉鐵非曾遭遇地震之災，因此人們害怕繼續住在舊城區，便把房子分散地建立在鄰近的區域中。基督應許了保障與穩固，而整個城市的危機感讓這應許顯得特別突出。

第三，基督應許要把上帝的名寫在忠心之人上面（第 12 節）。上帝的名不僅是一個親密的、成為上帝家中成員的記號，在這裡，啟示錄中上帝的名也是一個擁有權與保護的記號，正如我們在 14:1 所看到的，也與 13:16 相比較，這記號與 9:4 和 7:1-8 中那印在額上的印記一樣（參考 該 2:23；瑪 3:17-18；結 9:4-11；出 28:36；19:5-6）。

給老底嘉的信息 3:14-22

老底嘉教會只受到了責備而沒有稱讚，他們根本的問

題是自滿和倚靠自己，他們自以為自己是富足，一樣都不缺（第 17 節）。諷刺地，這宣稱正把他們暴露在更大的危險和貧窮當中，因為他們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無能和無助，更不會轉向基督並且從祂那裡得著真正的豐富與醫治。為了讓他們從夢中驚醒過來，基督宣告他們真實的狀況，是與他們驕傲的想法相反的。

基督為了讓祂的評價更為強烈，祂提醒他們祂話語的可靠性。作為那誠信真實見證的（第 14 節），基督的話比他們自大的自我評價更為準確有力。基督是那為阿們的，在耶穌的話裡，同樣的希伯來文也被翻譯為實在：「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NIV 版本翻譯為：「我把真理告訴你們」）。正如約翰福音 14:6 所說的，祂是真理，因此祂把痛苦的、不討喜的真理告訴了老底嘉教會。

基督也是上帝創造萬物的開端，有些翻譯版本為「在上帝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例如 NIV 版本，譯註：還有和合本），但是後者比較不恰當。這裡的思路與 1:5 相似，那裡指出基督是「從死裡首先復活」（請看 西 1:18）。藉著祂的復活，基督開展了新的創造¹。現在唯有藉著基督並且在

¹ Beale, Revelation, 298.

祂裡面，老底嘉教會才能領受屬靈的更新，還有新天新地來臨時的身體復活。

基督以「不冷也不熱」來開始評價老底嘉教會。老底嘉的水源必須通過水管，從遠方得到供應，這些水只有微溫，而且僅僅適合飲用。相對地，鄰近的城鎮希拉坡里有藥用的溫泉，而鄰近的歌羅西則由冰冷的山泉提供水源。基督催逼他們變得如清泉一般使人更新（冷），或如藥泉一般使人得醫治（熱），而不要像老底嘉的水源那樣。他們要以一些有價值的方式來服事，而不要像微溫的水一般無用！基督的信息對老底嘉教會來說一定特別有意義，也特別的尖銳，因為當他們以虛假的豐足為驕傲時，卻與他們的鄰居相反，每天都要親嚐這些水的噁心和劣質。老底嘉人想要把他們的水吐出來，因此基督同樣用「把你吐出去」這讓人震驚的比喻，來表達他們的自滿是毫無價值的。

再者，老底嘉教會的問題反映著整個城市的問題，整個老底嘉城都以他們的自給自足為驕傲。當地震在老底嘉造成很大的破壞後，羅馬的上級機關願意幫助他們修復重建，但老底嘉卻拒絕了幫助，並且吹噓說他們已經憑自己

的資源與能力恢復過來了。

作為回應老底嘉的需要，基督應許了金子、白衣與眼藥。金子明顯地來自基督自己超越性的資源，正如我們從 1:13, 15 所想到的，這回應了老底嘉那自我豐足的吹噓。那白衣諷刺地連結到老底嘉的另一項驕傲——老底嘉的黑色（！）木頭是馳名當地的。而且，老底嘉的醫師公會也是很有名的，某些治眼的方法似乎指出，這個醫師公會可能製造了一種特別的眼藥，宣稱具有醫治的效果。就像推雅推喇特製的銅一樣，老底嘉的眼藥也是這城市的驕傲。然而，誰擁有那真正重要的醫治大能呢？再一次地，基督作為創造主與世人的救贖主，地上一切的醫治都只是祂醫治大能微小的影子而已。

基督的信息與老底嘉的期待是如此地對立，以致他們可能很難把這信息吞下去。因此，基督深情地提醒他們，愛是祂責備的原動力（第 19 節），祂並不是要與他們疏遠或傷害他們，而是要讓他們悔改，好讓他們可以與祂團契（第 20 節）。基督渴望擴張這個團契，還有與之相隨榮耀的豐富與醫治，只要他們聽祂的聲音並承認自己的需要。祂應許要與他們一同坐席，這暗示了在聖餐中所經歷與基

督的團契（路 22:19； 林前 11:17-34）。在聖餐中，基督臨到我們並且以自己來餵養我們，正如他在我們一生中所作的，事實上，與基督的團契貫穿了我們的一生（約 6:25-59）。啟示錄 3:20 常被用作傳福音的經文，但是在原來的經文處境中，它是對自滿的基督徒的一個應許，這些基督徒要認罪悔改，承認他們對主的需要並且要與主恢復團契。

上帝寶座之處 4:1-5:14

上帝在一個美麗的敬拜場景中，以榮美的天地之王的身分顯現，祂被天上的臣僕圍繞著（參考 王上 22:19； 伯 1:6； 2:1； 詩 89:6-7； 結 1； 但 7:9-10）。祂的統治權在創造中被建立（4:11），在整幅歷史全景圖中被施行（6:1-22:5），藉著羔羊被最終成全（5:1-14； 22:1），並在讚歌中被慶賀（請看 1:6）。很明顯地，啟示錄是一卷關於上帝的書，述說著祂的偉大。歷史的祕密與屬靈的爭戰都以上帝自己為中心，整個宇宙注定要充滿著上帝的榮耀（21:22-23）、上帝的良善（22:1-5）與對祂的讚美（5:13）。因此，一切歷史結局的縮影在這裡被啟示出來了（太 6:10）。（請看導論）

當上帝的子民被試探或逼迫困擾時，最好的解藥就是一個關於上帝自己本性與榮耀的啟示。上帝的大能保證了最終的勝利，祂的公義保證了義人的稱義，祂的良善與榮美保證了祝福和安慰，羔羊的血表明著可靠的救贖已經成就。即便處於試探與逼迫當中，上帝仍然是掌權者，祂掌控一切。

約翰的異象與走進機場控制塔的經歷有點相似。在一個繁忙的機場中，一個人如果隨意地往窗外看，那麼他只會看到一堆混亂而已，飛機、車輛和行李正在往各方移動，這一切到底意味著什麼？但是，如果這個人被護送至控制塔的話，他就會看到機場的整個計劃，他會聽到有人作出關鍵的決定，並且有人發佈指令來謹慎地策劃一切，好讓掌控者的計劃得以執行。突然之間，下面進行的一切都變得理所當然了。約翰也是如此，藉著他的異象，我們被轉移至全宇宙的「控制塔」當中。從這個制高點出發，透過明白掌控者與祂的計劃，一切都變得井然有序。即便有時候事情脫離了我們的理解範圍，我們卻認識全然透知一切的那一位，祂所執行的絕不落空，永不落空！

舊約中的會幕（出 25-40）與聖殿（王上 5-7；代下 2-4）是上帝天上寶座之處的形像或影子（出 25:40；來 8:5-6；9:1-14）。約翰看到了那天上的原像，而不是地上的仿製品。因此，很合理地，啟示錄包含了許多對聖殿的暗示（3:12；7:15；11:19；14:15，17；15:5-16:1；16:17；21:22），也暗示了聖殿裡的要素：例如金燈臺（4:5；參考 1:12）、活物如基路伯（4:6-9）、香與禱告

(5:8)、像舊約利未人所獻的讚歌(4:8, 11; 5:9-13; 代上 16)、祭物(5:6, 9)、約櫃(11:19)、祭壇(11:1), 還有外院(11:2)。

會幕與聖殿是敬拜的中心，從這方面來看，它們也是上帝自己屬天臨在的形像。從創造到最終成全，宇宙歷史的重要性在於敬拜。上帝是榮耀的，那些認識祂又看見祂的人只能敬畏地站在祂面前，並以深刻的感恩、喜樂和滿足來敬拜祂。「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永遠的福樂」(詩 16:11)。由於上帝是祂所是的，祂不僅是地上歡樂的創造者，祂也是一切喜樂真正的泉源。在敬拜、事奉與讚美上帝當中，受造物找到了他們圓滿的成全，找到了他們的意義，也為他們的存在找到了完全的滿足。上帝創造了天與地，「甚好」(創 1:31)。他們「甚好」是因為他們反映和展現了創造主一些榮耀(參考 賽 6:3)，但是最終的成全卻以更加圓滿與不可測度的方式展現了上帝的榮耀(啟 21:23)。上帝的得勝將超乎我們所求所想(弗 3:20)，我們現在只能模糊地抓住這些(林前 13:9-12)。因此，神學上而且合乎聖經地說，啟示錄第 4 章中的上帝寶座之處代表了宇宙的核心、意義的核心、歷史的核心。我

們生命的更新來自對上帝的敬拜，來自對祂的讚美，因祂創造了我們，並且願意藉著羔羊的血拯救我們。啟示錄更新我們，它所用的方式並非那麼注重對特定未來事件的教導，而是在於向我們顯明上帝---祂會在祂自己的時間，以祂自己的方式使一切都成就。

上帝與祂的眾天使 4:1-11

天上有門開了，好讓約翰進入天堂並觀看接下來的異象。有一個聲音邀請他上去，這是 1:10 中同樣的聲音---基督的聲音，唯獨藉著基督我們才能親近上帝，對約翰來說也是如此。「上到這裡來」表示約翰升到天上，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林後 12:2-3）。摩西走上西奈山（出 19:3，20），保羅被提到天上（林後 12:2）去領受特殊啟示，以西結看見天開了（結 1:1），約翰的遭遇也與這些相似。雖然約翰的經歷是獨特的，但是上帝同樣地把這異象的描述給了我們，因此讓整個上帝的教會都能進到這天上的領域裡。這樣看來，透過這異象的傳遞，我們就能同享約翰的經歷所帶來的好處。

約翰異象的內容是「以後必成的事」，這裡的用詞與

1:19 相似，而且所論及的是 4:1-22:5 整個段落。由於上帝掌控一切並且預定了歷史的整個走向，所以祂可以預先告訴我們，指向基督再來的整段時期的特徵。對於那些必須面對困苦、逼迫甚至死亡的信徒來說，從上帝而來的保證是可靠的。

約翰被聖靈感動（第 2 節），正如在 1:10，17:3 與 21:10 中，聖靈把他帶到看異象的地方。更廣義地說，聖靈監管並掌控著整個異象的過程，就像以西結書 2:2 等等。聖靈是一切先知性啟示的傳遞者，也是我們屬靈知識的傳遞者（林前 2:9-16）。

異象的中心是上帝在天上的寶座，代表了祂身為王的統治，上帝的主權是整卷啟示錄基本的主題。當這異象被揭開時，我們看到上帝被一圈一圈的僕人所包圍：四活物、二十四位長老與無數的天使（5:11）。上帝處於中心位置，貼切地表達了祂是宇宙中最重要、最具決定性的屬靈中心與權力中心。

有一位坐在寶座上，卻沒有描述上帝顯現的細節，這提醒我們祂的偉大總是超乎我們的理解（請看 1:12-20）。

那碧玉、紅寶石、像綠寶石般的虹意味著什麼呢？把

事情的全貌記在心中是很重要的。上帝的顯現遠超過任何地上君王宮殿的輝煌，那些寶石展現了上帝的豐富、祂的榮美與祂的榮耀，「上帝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約一 1:5）。很合適地，上帝的寶座發出了美麗的、色彩繽紛的光輝——碧玉是白色或是透明的（21:11），紅寶石是紅色的，而綠寶石是綠色的。這讓我們聯想到新耶路撒冷那寶石般的壯麗（21:11；21:19-20），大祭司的胸牌（出 28:17-20），還有一些舊約中上帝的顯現（出 24:10；結 1:16，22，26，28）。在古時，對一個地上的君王來說，除非通過國際貿易，否則要得到一些寶石是不容易的（參考結 28:13，那裡提到了泰爾這個國際貿易城市）。因此，這些寶石間接地強調了上帝的王權是超越國界的。

上帝自己就是輝煌與美麗終極的源頭和供應者，祂的輝煌部分地反映在祂的受造物之中：太陽、各種天體、彩虹、寶石的光輝與色彩（參考賽 6:3），而教會與其中的成員則要以他們的聖潔生活來反映上帝的輝煌（啟 21:19-20；19:8；22:11；太 5:14-16；彼前 3:3-5）。

我們可以找出一個一般性的模式，藉此了解上帝榮耀被反映和被展現的方式。我們可以從上帝的王權這個核心

觀念出發，上帝的王權以祂的寶座來代表，上帝作為偉大的君王統管全宇宙，並有圍繞祂天上之眾天使的協助。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亞當作為在上帝權下的一個「小王」，他統管全地，並有人類夥伴協助他，所有這些範疇都反映了上帝的統治。現在我們可以把這些觀念推廣到上帝的臨在、祂的居所與祂的顯現這範疇之中。我們可以從天上的領域出發，上帝在那裡統治，有天使的協助。首先，藉著三位一體之間彼此內住的奧秘（約 14:11），上帝永恆地內住在自己裡面。雖然啟示錄並沒有明顯地使用彼此內住這樣的用詞，但是上帝與羔羊同享一個寶座（22:1），也分享同樣的名字（22:13；1:8），透過這個事實，啟示錄預設了三位一體的真實性。第二，上帝住在祂屬天臣僕的中間，被天使所圍繞（王上 22:19；但 7:10；詩 89:6-7；啟 4:4-11；5:11）。第三，上帝以天堂作為祂特定的居所，然而藉此祂充滿萬有（王上 8:27，30；耶 23:24）。在所有這些領域中，上帝展現了祂的榮耀，在寶座旁（啟 4:3），在眾天使當中（結 1:16，22），還有在天堂的光中（啟 21:23），上帝的榮美展現出如寶石一般的輝煌。

接下來看地上的領域，人類在那裡統管全地。作為聖潔的模範，大祭司展現出在每個人身上所應當反映的（出 28:17-20），新耶路撒冷的寶石指出教會作為一個整體所當反映的（啟 21:19-20），而作為上帝在地上特定的住所，會幕與聖殿透過它們美麗的色彩與裝飾展現了上帝的榮耀。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觀念，就是寶石般的光輝與美麗在不同的領域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反映，上帝顯現的各方面幾乎都可以應用同樣的觀念。比如說，以第 2 節的寶座為例子，它象徵了上帝統治的權柄與大能。圍繞上帝的眾天使也坐在座位上（第 4 節），他們擁有管治的能力，這能力源於並反映著上帝的大能。在整個宇宙中，天上的光體管理晝夜（創 1:16）。在地上，屬地的君王擁有王座，他們擁有從上帝而來真實的權柄（羅 13:1-5）。所有信徒都有管治的特權，不僅是作為亞當之子（創 1:28），更是作為在基督裡上帝的兒子，他們蒙恩能與上帝同坐（弗 2:6；啟 3:21）。最後，在地上的會幕與聖殿中，約櫃代表著上帝統治權的所在地（出 25:22），存放在約櫃中的十誡代表了上帝統治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出 25:16）。

相似地，上帝的光也在所有這些領域中被反映出來。

上帝自己就是光（約一 1:5； 啟 4:5）；那些在光中顯現的天使反映了上帝那非受造之光（結 1:13； 啟 10:1）；天堂的光反映了上帝的榮耀（啟 21:23）；領受獎賞的義人穿著白衣，不論是個人地（啟 3:4），還是團體地（啟 19:8）。這些都是光的持有者，就如在會幕與聖殿裡的金燈臺一樣（1:12，20； 11:4）。

那圍著寶座的虹（第 3 節）強調了「光」這個主題，這一次是色彩繽紛的光，或是彩虹般環狀的寶石綠光。虹同樣出現在啟示錄 10:1 與以西結書 1:28 之中，以西結書中的出現暗示了創世記 9:13-16 中的彩虹，那彩虹象徵了上帝的憐憫與赦罪。

那二十四位長老與他們的座位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裡的屬天處境指出，這些長老是天使，就像那些活物一樣（第 6 節），是上帝屬天的臣僕，是上帝的助手，預備去執行祂的吩咐或只是單純地讚美祂的榮耀。在舊約中，那些包含上帝與祂屬天助手的場景提供了相似的畫面（王上 22:19； 但 7:10； 詩 89:6-7； 伯 1:6； 2:1）。那麼他們為什麼會是「長老」呢？為什麼有二十四位呢？

有些人認為「長老」這個詞在這裡是指教會中的長

老，代表了天上的教會，但是在 5:10 中，這些長老以第三人稱「他們」來稱呼教會，表示他們與教會是不一樣的。而且在 7:13-14 中，這些長老中的一位履行解說的職責，在啟示文學中這是天使典型的工作（請看導論中的「啟示文學」）。他們在這裡被稱為「長老」是因為年長總是伴隨著智慧（參考 但 7:9），正如地上的君王在重要的國家決策上會有智慧人給他忠告，上帝在祂的宮殿裡更是有極好的智慧策士伴隨。

「二十四」是一個困難的數字。在歷代志上第 24 章中，大衛把亞倫的祭司體系分成了二十四班次。祭司是地上在上帝殿中委身的僕人，同樣地，上帝在天上的居所也有委身的僕人，他們必須聖潔且有聖職的委任使他們有服事的資格。因此，作為屬天的天使，這二十四位長老對應地上亞倫等次祭司職任的二十四班次。

但是這裡有一些需要補充，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天上的實況會在地上被反映，那麼現在有沒有地上的祭司，可以反映這天上祭司等次的作為呢？正如天上的等次所展現的，地上的教會要以同樣的純正和委身來讚美與事奉上帝。教會是建立在十二使徒的根基上（21:14），對應於以

色列的十二支派（21:12），因此，人們合理地指出「二十四」代表了舊約與新約上帝的子民——舊約中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與新約中的十二使徒。這些長老是天使，因此有別於教會，但是他們與教會仍然如鏡像般互相反照。

這些長老有座位、白衣與金冠冕，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上帝在寶座上的各方面。

那閃電與雷轟（第5節）展現了上帝的大能，這方式相似於西奈山（出 19:16-19）和其他神性的顯現（8:5；11:19；16:18；詩 18:11-15；結 1:4）。上帝藉此提醒我們祂聲音的大能（1:15；請看 1:10）與那將要來臨的天地之最終震動（11:19；21:1；來 12:25-27）。閃電與大響聲連結到 8:5；11:19；16:18 中上帝在審判中的顯現，注意 1:10，15；5:2，11-12；6:1，10；7:2，10；8:13；10:3；11:12，15；12:10；14:2，7，9，15，18；16:1，17；18:2；19:1，6，17；21:3 中的大響聲或聲音。

七盞火燈暗示了 亞 4:2，6 與 啟 1:12。七靈指的是聖靈的七重充滿，如在 1:12 中一樣。聖靈的光是那原本的光，而出埃及記 25:31-40 中有七個枝子的金燈臺是其仿製品。這裡與 1:12 的相似性指出那七個教會——作為上帝的

真聖殿---應該要發出光來反映上帝藉著祂的靈真實的臨在。

那**玻璃海**（第6節）是什麼呢？請看 15:2； 出 24:10，這表象可能指向了幾種關聯。在 15:2 中的平行經文讓人想起了紅海的水，法老的戰敗與水的倒流預表了上帝對邪惡的最終得勝（賽 51:9-11）。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玻璃海就描繪了一個畫面---眾水完全地伏在上帝的大能之下，而且，若與 4:3 和 21:18-21 中的寶石連在一起來看，這水晶般的海洋之廣度與美麗指出了上帝寶座的榮美與尊貴。在別處還有很多與聖殿的類比，這也許意味著，這玻璃海就是所羅門聖殿裡的銅海在天上的對應（王上 7:23-25）。最後，天上的水這個畫面單純地表示了上帝信實地從天上供應水源（申 11:11）。到底我們要選擇哪一個解釋呢？也許所有或幾乎所有的解釋都應被採納，這符合啟示錄的風格---把舊約的眾多形像編織在一起。

那四個活物就像那二十四位長老一樣，這些天使圍了一圈，在上帝寶座周圍服事。在古代的近東，王的寶座或宮殿常以有翼獅子或有翼公牛石像作為王的守護者。在聖經裡，基路伯負責守護上帝的聖潔（創 3:24； 出 25:17-

22；26:31)，也是上帝寶座的戰車旗手（代上 28:18；詩 18:10）。啟示錄中這四個活物讓人想起以西結書第 1 章與第 10 章中的活物或基路伯，還有以賽亞書第 6 章中的撒拉弗。舊約中的基路伯與上帝的戰車有密切的關聯，如風一般地快飛（詩 18:10）。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天上的原像，而地上的風則是他們的形像。他們的數目有四個，對應從四方而來天的四風（亞 6:5；啟 7:1）。他們的眼睛看遍各方（第 6 節），反照了上帝那遍察全地的眼目（1:14；箴 15:3；代下 16:9）。

這些活物各自像獅子、牛犢、人與飛鷹，而以西結書第 1 章中的活物則各有四個面臉：獅子的臉、牛的臉、人的臉、鷹的臉。這兩方所列舉的是一樣的，但是以西結書中的那些活物每個都一樣，而啟示錄中的活物每個都不一樣，各自只有一個面臉。那麼啟示錄中的這些活物與以西結書中的那些是不同的嗎？還是他們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呢？啟示錄不斷地引用聖經之前的部分，卻運用了創意與新的形態。有關上帝與祂寶座之處的任何異象，都比較像一個藝術性的印象而不像一張照片。它是一個異象，象徵了它所要表達的實在，而不是在拍照（參考 民 12:6-8）。

象徵可以表達意義，而不僅是展現外表，但是象徵同時也警告我們，我們永不能測透上帝的一切。是的，這些活物就是以西結書第 1 章中的天使，但卻以新的形態出現，因此我們不能徹底地明白他們。

為什麼是獅子、牛犢、人與飛鷹這四個面臉呢？要肯定地說清楚是不可能的，但很可能它們延續了「反映」這個主題：受造物展現出上帝的一些榮耀。在地上的生物之中，獅子是野生動物中最強大與最兇猛的，牛是家畜中最強壯的，鷹是鳥類中最雄偉的，而人則是所有動物的管治者。上帝是那原本的、偉大、大能與威嚴的統治者，祂統管萬有，祂在天上的僕人反映了祂的屬性，而這些天上的模範就反照在上帝於地上所造之物身上，不僅反照在人類的被造上，也反照在動物身上。我們可能常常因上帝所賦予地上動物的能力、技巧和力量而讚歎且感到吸引，那麼眾天使豈不更讓人嘆為觀止嗎？那麼上帝自己又是何等的超乎想像啊！即使現在，眾天使也都以敬畏的心與動人的話來讚美上帝（4:8），同樣地，地上的活物，不論是人類或獸類，都注定要一起加入讚美（5:13-14）。

那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像以賽亞書 6:2 中的撒拉弗

一樣，而以西結書中的活物則各有四個翅膀（結 1:6）。這相異之處再一次指出了在這個新異象裡的創意與彈性。

那四活物唱出了一首讚歌，讚美上帝的聖潔（第 9 節），就像以賽亞書 6:3 中撒拉弗所唱的「聖哉！聖哉！聖哉！」。在這裡，我們正處於上帝臨在的中心。在以色列地上的會幕和聖殿中有一個外院、一個聖所與一個至聖所（字面的意思是「眾聖所中的聖所」；出 26:34），這些代表了以上帝為中心不同程度的聖潔。只有禮儀上潔淨的以色列人才能進入外院，只有祭司才能進入聖所，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且通過特別的潔淨規條才能進入至聖所（利 16：來 9:7）。然而這讓人印象深刻的安排，只不過是上帝屬天臨在的一個影子而已，而現在我們卻看到了實體——會幕那天上的原像。很自然地，真實的基路伯——而不僅僅是雕刻的仿製品——唱出了讚歌，他們在慶賀那至高的、超乎想像的上帝自己的聖潔，祂是那全能的最高統治者。這些基路伯有創意地運用了賽 6:3 的撒拉弗之歌，描述了上帝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主權，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如在 1:4 中一般。上帝的啟示現在於這異象中預備我們的心，好讓我們接受之後上帝在最

終成全裡的顯現（22:1-5）。

那二十四位長老以一種輪唱詩班的方式回應了那四活物（第 10-11 節）。這些長老俯伏敬拜，承認上帝的威嚴與權柄，然後獻上他們的委身、順服與敬畏。他們的冠冕是尊貴的勝利華冠，其意義僅在於它們是來自那一位配得一切尊貴的，「耶和華啊，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歸在你的名下」（詩 115:1；參考林前 4:7）。不僅我們的神學，連我們一切的動機與行為都要被這種敬拜的推動力所激活，豈不是這樣嗎！

上帝是最配得一切的，作為證據，眾長老指出了祂的創造行動（第 11 節）。作為創造主，上帝有絕對的統治權、擁有權，並且掌控一切祂所創造的。在受造物當中，每一顆微塵、每一個原子、每一個細節，一切東西的真實存有，都來自上帝的手。祂的得勝是絕對的，祂的大能與智慧是不可測度的，祂的榮耀是宏偉的，因此上帝的本性是如此豐富地展現在受造物之中。直到上帝的目的在最終成全時完全實現（21:5-6；請看 1:8），這些受造物仍然作為一個奇妙的保證，確保上帝會持續作王。上帝自己就是終極的保證，也是聖徒困苦與沮喪時的避難所（來 6:13）。

得勝的羔羊 5:1-14

啟示錄第4章與第5章是一個榮美的異象的兩個部分，這異象展現了上帝的榮耀（請看4:1-5:14的註釋）。5:1指出了這異象中的第二個行動，由4:11中的創造行動，轉移到5:1-14中救贖與新創造的行動。上帝救贖與統治計劃的成就只能透過那位唯一配得的——耶穌基督，他是那兇猛的猶大支派中的獅子，與上帝的仇敵爭戰（19:11-21；17:14），同時又是溫柔的被殺之羔羊，用祂代贖犧牲的血把祂的子民買來（5:9-10）。只有完全的三一真神才能完成這些難以想像的計劃，注意在這裡臨在的聖父（「坐寶座的」5:1，7）、聖子（「羔羊」5:6-7），還有以羔羊的七角七眼為代表的聖靈（5:6；請看1:4）。

這異象中的關鍵元素就是那書卷，這書卷有好幾個可能的代表——上帝的約、祂的律法、祂的應許、祂的計劃或是一份遺囑。這裡與但以理書12:4的密切關聯指出了最合理的可能性——這書卷是一卷天上的書，記錄了上帝的計劃與世界的命運，書卷的展開意味著上帝計劃的成就。約翰大哭（5:4），因為他渴望上帝的計劃成就（太6:10），但這件事看來卻是不可能。然而，藉著基督決定性的犧牲，一

整群人被拯救了（5:9）。從罪中得釋放與人類起初的統治，這些目的最終都實現了（5:10）。一切萬有都充滿著對上帝與羔羊的讚美（5:11-14）。

5:1-14 構成了導向基督再來的第一輪審判的開幕（請看導論），羔羊與封嚴的書卷出現了。因此在 6:1-8:1 中七印的揭開開啟了一系列的審判，這些審判源自上帝的寶座與祂的判斷，而這表現在祂完全的顯現當中（請看 6:12-17 與 8:1 的註釋）。

第 1 節中的書卷記錄了上帝對歷史的計劃，書卷裡外都寫著字，對應於以西結書 2:9-10 所預言的計劃與審判。裡外都寫著字表示這書卷是完全被填滿的，有著大量的內容。上帝的計劃包含了所有細節，但是正如那七印指出，這書卷是不能被展開，也不能被觀看的。沒有人配得成為管道，通過這管道能讓上帝的計劃被人知曉並且得以執行---除了那羔羊以外。約翰大哭，因為他明白這書卷的重要性（第 4 節），約翰、教會和宇宙本身的命運都取決於是否有人能展開這書卷。

一位長老指出了基督的一些資格（第 5 節），基督是猶大支派中的獅子，指向了創世記 49:9-10 中的預言。當雅

各展望他十二個兒子的未來時，他預言說統治者將出於猶大。基督那如獅子一般的特徵向所有上帝的子民保證，祂將以強壯、兇猛和得勝的姿態與仇敵爭戰。基督也是大衛的根，指向了以賽亞書 6:13；11:1。大衛是屬於猶大支派的，上帝向他指出，王的血脈將出於他並他的子孫（撒下 7:12-16）。從所羅門起的血脈指向了一個偉大的、永遠的王，正如以賽亞清楚指出的。但是耶穌不僅是大衛的後裔——後裔只會是從根而出的枝子，祂自己就是根！如果僅僅用人類肉身的血統來判斷的話，後裔理當要伏在祖先之下，但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同時又是大衛之子，而且祂的存有、屬靈的素質與祂的配得都超過大衛自己（參考 太 22:41-46；詩 110:1；賽 9:6）。事實上，終極地說，上帝以聖父對聖子的愛為基礎，以此來愛大衛並高舉他為王。大衛是為了基督而存在的，而不是反過來。

在長老作出這驚人的宣告之後，天真的讀者也許會期待看到一個外表兇猛和大能的戰士。然而，約翰看到了羔羊，而且祂看來像是被殺過的，這異象以戲劇化的方式述說了基督徒信仰中心的反合性與奧秘。上帝得勝並且釋放了祂的子民，不是通過軍事強大的炮火，而是通過軟弱與

十字架。這種處事的方法是與世界的想法相反的：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上帝的大能。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裡？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上帝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上帝，上帝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林前 1:18-24）

基督的成就是獨特的，但也為基督徒立了一個榜樣。我們要與罪惡權勢作屬靈的爭戰，不是用人類的軍事或政治力量，而是以忍耐、純正與對基督的忠心與他們作殊死的爭戰。殉道以世界的眼光來看是失敗的，但卻印上了聖徒的得勝，因為它支取了基督在死與復活中的最終勝利。

「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 12:11；參考 11:11-12；

20:4)

羔羊站在中間，被四活物與眾長老圍繞，因為羔羊並不是一般作上帝僕人的天使，而是創造與救贖的獨一中保（西 1:13-20），是上帝一切計劃的焦點（弗 1:10）。祂有七角七眼，象徵了祂的配得與能力。角常常代表能力的媒介（但 7:8；8:3；詩 89:17；92:10），在這裡基督的能力就是被聖靈所充滿的永生（林前 15:45；約 3:34；羅 8:11）。上帝的七靈就是聖靈的七重充滿，如在 1:4；4:5 中（請看 亞 3:9；4:10）。

羔羊拿了書卷，象徵了祂是唯一配得傳遞上帝計劃的那一位。因此，四活物與眾長老承認祂的配得並且讚美祂，那盛滿了香的金爐連結到舊約敬拜所用的香（出 30:1-10，34-38）。正如燃燒的香與馨香之氣一同升到天上，上帝子民的禱告也升到天上，使上帝感到其「馨香」，禱告被悅納是因為有基督與聖靈作為中保（來 7:23-25；羅 8:26-27）。

在第 9-10 節中，四活物與眾長老所唱的新歌認定了羔羊的配得，與第 1-6 節中我們所看到的相和應。那羔羊曾在十字架上被殺，這反合地成為了祂得勝與救贖的根基。

這藉著軟弱而來的勝利對世界來說是愚拙的，但卻在出埃及的時候已經被預表了，那時羔羊的血為以色列的眾子買來了自由。現今在這裡有一個新而最終的買贖，不是藉著動物的血，而是上帝兒子自己的血：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上帝，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上帝嗎？」（來 9:12-14；參考 10:4-10）

藉著羔羊而來的救贖不僅延伸到以色列的各支派，而是到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的人（第 9 節）。在屬靈爭戰中，上帝與撒但都宣稱具備宇宙性的擁有權（7:9；10:11；11:9；12:5；13:7；14:6，8；15:4；17:15；18:3；19:15；20:3），但是藉著基督犧牲的功勞，上帝的計劃將要成就，應驗了亞伯拉罕之約裡的萬民之福（21:24-27；7:9-17；賽 60:1-5；創 12:3；22:18）。他們成為了國民和祭司，如在 1:6 中。以色列是一個預表，

而所應驗就是實體。在出埃及記 19:5-6 中，屬於以色列的獨特地位以實體的方式，延伸到各國的聖徒。

第 11-14 節往外擴展，它從四活物與眾長老所代表的內圈出發，現在外圍的眾天使接續那讚美，然後地上的生物也加入讚美（第 13 節）。這裡預示了整個宇宙的命運，在對上帝事奉的高峰當中，還有在上帝榮耀的啟示之中，一切萬物都找到了他們的成全和存在的真正意義。

揭開七印 6:1-8:1

4:1-5:14 代表了事情的核心，因為它向我們展現了上帝自己，現在異象把目光轉至上帝計劃的執行。歷史展開為一系列的審判導向基督顯現與萬物最終成全，6:1-8:1 是七輪審判的第一輪，其中每一輪都導向基督再來（請看導論中的「結構」）。

那封嚴的書卷決定了 6:1-8:1 中的審判，這書卷在 5:1 中出現，並且在 5:7 中被羔羊拿了。現在，當羔羊一個一個地把七印揭開時，從上帝寶座而來的審判就展開了。羔羊的參與提醒我們這些審判是建立在祂獨特的資格與成就之上的（5:1-14）。在形式結構上，5:1-8:1 平行於 8:2-11:19，它們都有一個開幕的場景，在其中引進了審判的來源（5:1-14；8:2-6），接著是六次審判（6:1-17；8:7-9:21），一個戲劇化的插曲應許了對上帝子民的看顧（7:1-17；10:1-11:14），插曲之後就是第七次也是高峰的審判（8:1；11:15-19）。（請看導論中的「結構」。）這七次審判向著在 6:12-17 與 11:15-19 中出現的基督再來邁進。七次中的前四次審判有一個內部的合一性，6:1-8 對應於 4:6

中的四活物與撒迦利亞書 1:8 中的四騎士，8:7-12 關注的是世界四個主要的領域，那就是旱地、海洋、淡水與天空。

6:1-8 中的四騎士代表了征服、戰爭、饑荒與死亡，這些災難描繪了基督再來之前一段無限期的時段（可 13:6-8）。類似的事情在羅馬帝國的混亂中出現過了，也許會預期出現於現今，還有在基督快來的時候出現，這表象可以有種的具體化（請看導論）。那七個教會被規勸，不要信靠由羅馬統治而來的秩序和繁榮，卻要把他們的信心放在上帝與祂所應許的新天地之上（21:4；2:17；3:12）。當混亂來臨時，他們被保證，羔羊仍然掌權——事實上，這些混亂是由於羔羊配得揭開七印，並且是由四活物的聲音引起的。這些審判代表了上帝對背逆的世界所施展的刑罰之手（參考 9:20-21），眾聖徒在這些試煉中要被保守（7:1-17），他們的身上印上了屬上帝與被保護的印記（7:1-10；9:4），最終他們將被賜予完全的安息（7:15-17）。

這些對聖徒的應許在整個教會時期都成立，對那七個教會也是如此。今天我們要把盼望放在羔羊身上，而不是放在那些關於繁榮穩定的屬地承諾之上。當災難來臨時，我們

可以保持鎮定，知道那曾為我們被殺的羔羊仍然掌權（羅 8:28-39）。

第一印：征服的白馬 6:1-2

羔羊是唯一配得的那一位，祂一個一個地把七印揭開。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把書卷所有的印都揭開才能看到裡面的內容，但這是一個異象，而為了戲劇化的效果，在第一印被揭開時，寫在書卷中上帝的計劃就被展開了。作為上帝與羔羊的僕人，四活物參與了這行動，天使常在我們不察覺的時候，在世界歷史的各個方面作為幫助者。地上的視角總是不完整的，就好像約伯的情況一樣。

一匹白馬上前來，代表了征服，這是首四印所帶來的四災中的第一災。基於與 19:11 的相似性，有些人認為基督在這裡出現，藉著福音進行征服。但是這白馬只是單純地平行於其他三匹馬，他們形成了一個「四人組」，與撒迦利亞書 1:8；6:1-2 相對應。啟示錄中許多地方都以白色來象徵純正，但在第一世紀白色也可以象徵勝利，而後者就是這裡的意思。征服有時候不需要流血，但也可能以血腥戰爭的形式來進行，正如下一個災難一般（第 3-4 節）。

根據我們對啟示錄的解經立場（導論中「各種解釋學派」），這裡的預言有多種的具體化。在第一世紀，羅馬帝國透過征服來維持控制權，當中包括流血與因此而來的饑荒和死亡。羅馬的秩序曾應許繁榮，但現實卻截然不同。征服、流血、饑荒與死亡也在整個教會時期蔓延全人類，而且我們可以預期，這些將會在導向基督再來的最終災難中變得更加劇烈。

第二印：殺戮的紅馬 6:3-4

現在，從羔羊與四活物而來的第二個災難，就是殺戮。戰爭是殺戮最明顯的形式（可 13:7），但這圖像的廣度包含了以其他形式奪取人性命的殺戮。那火一般的紅色與 4:5 和 1:14 中上帝審判之火相和應，但也連結到從殺戮而來的血紅。

第三印：饑荒的黑馬 6:5-6

第三匹馬帶來了饑荒。對普遍的勞工來說，一天的工資（一迪納厄斯，譯註：羅馬的小銀幣，和合本翻譯為「一錢銀子」）只能買到足夠一天吃的麥子。在古代，大麥

是比較便宜的，但品質也比較低，這是窮人的食物，要養家的勞工只能僅僅維生。油和酒成了奢侈品，這指出了饑荒的其中一面，但麥子與小麥這些穀類食品卻是生存必要的食物來源。

第四印：死亡的灰馬 6:7-8

第四匹馬是灰色的，象徵了恐懼，他的名字叫作死，陰府---死者的住處也隨著他。第四災是目前為止最可怕的，而且實際上包含了前三災的許多要素。死亡、饑荒、瘟疫和野獸這四個類別與以西結書 14:21 相對應。這些災難愈加劇烈了，預備著基督再來那最終的審判。然而，這裡仍然有一個界限：僅僅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第五印：殉道者的呼喊 6:9-11

當聽到這些可怕的描述時，眾聖徒會問：他們在災難中又會如何呢？上帝透過殉道者的異象給予了部分的答案（請看 1:2；2:10；2:13）。殉道的聖徒為公義呼喊，這並不是出於自私的私慾，而是與上帝寶座的公義相協調（第 10 節）。他們渴望看見上帝的公義被完全彰顯，並且邪惡被

完全除滅。住在地上的人組成了一個敵擋上帝的群體，全人類分成了兩個群體：上帝的子民，他們是屬天的國民（腓 3:20），與他們敵對的是那些住在地上的背叛者（6:15；8:13；11:10；13:3，8，12，14；17:2，8）。雖然這畫面特別聚焦在殉道者身上，但卻應用於所有忠心的信徒。耶穌呼召祂所有的跟隨者，他們要捨棄自己的生命，好讓他們得到永生（太 16:24-26；路 9:23-26；約 12:25）。

最終的審判並不會馬上來到，只會在上帝自己的時間來臨（第 11 節；22:7，10-12，17；路 18:1-8）。

第六印：基督再來 6:12-17

所有住在地上的人與宇宙本身都要經歷上帝的審判，在啟示錄的事件中，有七個有關基督再來的描述，這裡的幾節經文提供了第一個（請看導論中的「結構」）。在路加福音 21:25-27 與馬可福音 13:24-26 中，人子的來臨緊隨著日、月、星辰所顯出的異兆。這裡論到了七種類型的人（6:15），表示了完全的審判，正如「祂們忿怒的大日」所要形容的（6:16-17）。由於這個世界將要被如此徹底地震

動，因此眾聖徒必須把他們的盼望放在上帝身上（來 12:25-29；路 12:32-34；林前 7:29-31）。

地大震動表示上帝即將來臨，並且受造之物一切實在的根基都對祂的臨在發出了回應（比較 8:5；11:19；16:18；可 13:8；出 19:18；賽 29:6；太 27:54）。

日、月、星辰與天空所顯出的異兆表示第一次創造的舊秩序被搖動了，為將要來臨的新創造作預備（啟 21:1；彼後 3:10-14；太 24:29-30；賽 13:10；24:23）。各族的人都認出上帝的審判要來臨了，他們最終來到了可怕的審判面前，卻是帶著恐懼而不是悔改的心，就像亞當與夏娃一樣（創 3:8），他們只想到逃避和隱藏自己，免得暴露和面對審判（參考 路 23:30；何 10:8；賽 2:19）。

另一方面，眾聖徒可以用期待的心來等待基督的大日子，它代表了他們的稱義與罪惡被制伏。它是（上帝的）忿怒的大日，這並不是一種魯莽、隨意的屬人怒氣，而是上帝公義的忿怒，要敵擋邪惡與遍滿地面的腐敗（參考 創 6）。

插曲：對聖徒的保護 7:1-17

上帝保證祂認識祂的眾聖徒，並且會在 6:1-17 所描繪的災難當中保護他們（第 3 節），當眾聖徒領受這保證時，有關第七印的宣告被戲劇化地延遲了。如在以西結書 9:4 一樣，他們被印上印記，免受傷害，這裡的重點在於保護他們免受屬靈的傷害，因為很明顯地，在啟示錄中眾聖徒可能會因著他們的信心而受到逼迫，有時候甚至要經歷死亡（啟 2:10，13；13:15）。這個插曲包含了兩個互補的畫面：在 7:1-8 中「十四萬四千人」的異象，還有在 7:9-17 中「許多的人」的異象。這兩個異象都描繪了上帝對祂子民的保護，只是各自用了不同的視角。7:1-8 中的數算把上帝的子民與他們屬以色列的產業連結起來，並且強調上帝認識和看顧當中的每個人，沒有人會被忽略。同樣的一群人，雖然被上帝數算，卻沒有人能數過來（第 9 節），他們來自各國，不僅是雅各肉身的子孫。他們在大患難的另外一面表現出勝利、安穩與安慰（第 14 節）。

十四萬四千人 7:1-8

四位天使抑制了四風，象徵上帝抑制了災難，直等到祂的子民被印上印記。這印記保證了，當災難被解放時，他們會受到保護（參考 9:4；結 9:4）。這印記肯定了上帝的擁有權與祂的保護（參考 9:4；14:1；3:12）。

每個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12000）人，這樣平衡的數目表示「十二（12）」是一個象徵數字，象徵了上帝子民的人數被滿足。但支派被刪去了，可能是因為但支派曾經與偶像崇拜有關聯（士 18；參考 22:15；21:8），我們反而在當中看到了約瑟支派與瑪拿西支派。瑪拿西與以法蓮是約瑟的兩個兒子，因此邏輯上來說，瑪拿西與以法蓮應該是兩個（半）支派的頭，或者約瑟應該作為這兩個較小群體的頭。這名單的怪異之處再次指出它是象徵性的。一些人認為這十四萬四千人只包含猶太信徒，但是 7:3 中的「我們上帝僕人」必然同樣地包含外邦的聖徒。在那七個教會裡，猶太人與外邦人的平等地位（弗 2:11-22），還有應許只臨到這十四萬四千人（9:4；14:1-5），這些都肯定了這個結論。根據 7:1-8，眾聖徒是個別地被上帝所認識的，沒有一人會在祂的看顧中被忽略（參考 太 10:30）。

許多的人 7:9-17

如果 7:1-8 強調了新約中上帝子民屬以色列的產業，那麼 7:9-17 就強調了他們國際性的特徵。他們這許多的人……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應驗了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就是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得福（創 12:3；17:5）。

手拿棕樹枝是歡樂慶典的象徵（約 12:13），他們因所領受的救恩而讚美上帝。正如在 4:1-5:14 的場景一般，許多的存有一起加入讚美。

那些得勝者——就是上帝全部的子民——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第 14 節）。很多人把「大患難」看作基督快來時最終的逼迫時期，但是基督徒的患難遍滿了整段教會時期，因此可以用「患難」作為整段時期的特徵（帖後 1:5-6；提後 3:1，12）。這段經文是對第一世紀基督徒的安慰，也同樣地安慰那些在最終災難裡的基督徒。（請看 11:2。）

那代表純正與尊貴的白衣是屬於這一大群人的，不是因為靠他們自己的能力，而是靠基督救贖大能所成就的。在一個令人吃驚的並列中，基督的血把他們洗白淨了（參

考 亞 13:1； 賽 4:4； 來 9:14； 約一 1:7)。

那些得勝的聖徒於上帝面前，在一個樂園般的平安與安舒的環境中，享受祂的同在（第 15-17 節）。這祝福的核心就是上帝與羔羊的同在，還有祂們對眾聖徒的看顧，這裡的畫面預示了 21:1-4；22:1-5 那最終的平安。由於 6:12-17 已經把我們帶到了基督的再來，因此下一個事件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顯現與祝福。然而，以戲劇性的發展來說，啟示錄在這裡還沒有要把上帝對新世界的計劃完全展現。在這裡，眾聖徒只要一般性地領受上帝的應許就足夠了。

第七印：天上的寂靜 8:1

揭開第七印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我們預期這系列中的第七個應該是一個高峰，由於「七」象徵了完全，因此在第七印中我們應該會走完這趟歷史的旅程。與基督再來有關的異兆在 6:12-17 中的第六印出現了，因此我們現在等候有關基督真實顯現的描述（參考 可 13:24-26）。然而實際上出現的卻似乎令人感到掃興：只有寂靜。有些解經家把這寂靜視為一段空白，這段空白接下來填滿了有關號角的內容（8:2-11:19）。但是我們很難在古代文獻裡找到寂靜的這種用法，而且這也與啟示錄的節奏不合——基督再來已經在 6:12-17 發生了，而那些號角則開啟了另外的一輪，是與 6:12-17 之前的時段相合的。在聖經使用象徵的系統架構裡，最自然的解釋是：這寂靜表示整個天堂都在上帝的臨在中敬畏地站立（參考 哈 2:20； 番 1:7）。上帝顯現了，祂可畏的顯現是一切實存的中心。在這裡，觀察者並沒有領受更完整的畫面，用以描述上帝、或者有關最終審判與新創造的事件，這樣的保留讓讀者對後來的幾輪審判抱持興趣。

七枝號 8:2-11:19

七位天使吹響七枝號角，這些號角啟動了導向基督再來的七次審判（請看導論中的「結構」）。這些號角形成了幾輪審判中的第二輪，由不同的天使來描繪上帝對歷史的統管。正如在耶利哥戰役（書6）中所用的號角一樣，這些號角導致了屬世之城的倒塌（11:13），並且在第七號中，上帝完全的得勝來臨了。這些號角之災讓人聯想到埃及中的災難，象徵了上帝對偶像權勢的審判。

七印的開端是對被委派執行災難的騎士作出宣告（6:1-8），相對地，七枝號則包含了對災難本身鮮明的描述。審判的強度被提升了，卻仍然有所寬容：大部分的號角之災只臨到了三分之一，並沒有影響全部；9:1-12中的蝗蟲之災在五個月後就止息了；有些人在11:13城的倒塌中存活。相對地，之後金碗的審判（15:1-16:21）則是徹底毀滅性的。

首四個號角之災（8:7-12）擊打了受造界的四個主要領域：旱地、海洋、淡水與天空。首四個金碗影響了這四個相同的領域（16:1-9）。號角之災擊打了該領域的三分之

一，表示審判的強度低於相對應之金碗的審判。啟示錄中的審判正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增加強度，也更加聚焦於基督的再來，直到 19:11-20:15。

在早期的教會時期，這些異象在兩方面被應驗：透過自然災難，並且透過相似的折磨罪惡靈魂之屬靈災難。在啟示文學的表象中，一個災難可以代表另外一個，這一般性的原則可以被廣泛地應用（請看導論）。人類與自然界都要經歷壓迫，直到最終的更新（羅 8:18-25）。對自然界與人類的最終影響將伴隨著基督的再來（彼後 3:10-12）。

拿著七枝號的天使 8:2-6

號角的審判從上帝的天使而來，他們站在上帝的寶座前（第 2 節）。4:1-5:14 中的異象仍然是這新一輪異象的定位點，如在 6:1-8:1 中七印的審判一般，這些審判是根據上帝的計劃並祂的命令執行的。眾聖徒的禱告在審判的啟動上擔當了一個顯著的角色（第 3-4 節；參考 5:8）。關於大聲、閃電與地震，請看 4:5；6:12。

吹響首四枝號 8:7-13

號角	災難	出埃及記中的平行之處
第一枝 8:7	雹子與火	第七災：雹子與火
第二枝 8:8-9	血	第一災：血
第三枝 8:10-11	苦水	
第四枝 8:12	黑暗	第九災：黑暗
第五枝 9:1-11	蝗蟲	第八災：蝗蟲
第六枝 9:13-21	軍隊	
第七枝 11:15-19	風暴	出 19:16-19

雹子與火（第 7 節）讓人聯想到出埃及記 9:23-24 中埃及的第七災。正如埃及之災一般，這些審判從上帝而來，為要敵擋作惡者。它們表明了上帝是真神，並呼召祂的子民悔改。但是就像埃及人一樣，人們會讓自己剛硬，並不悔改（參考 9:20-21）。一些其他的號角之災與其他埃及之災平行。

第四枝號之後有一個鷹出現了，表示更可怕的審判將要在其餘的三個號角之災中來臨（第 13 節），牠宣告說「禍哉」，這是先知傳達上帝的話時所用的典型開場白（例如 摩 5:18；6:1），最後三災被併在一起，稱之為三樣「災禍」（9:12；11:14）。這些災禍明確地分別義人與惡人，正如後面的幾個埃及之災所行的。

第五枝號：蝗蟲 9:1-12

第五枝號的吹響帶來了一隊可怕的蝗蟲，是由屬魔鬼的力量催動的（9:1-2）。這表象衍生自出埃及記 10:13-15 與約珥書 2:1-11，在那裡，字面上的蝗蟲之災預表著從上帝委派的軍隊而來、更具毀滅性的審判（珥 2:11）。牠們那讓人恐懼的力量只有那獸可與之相比（13:1-10），這些地獄的怪物只會攻擊惡人，而非聖徒（9:4）。

即便在今世，有時候惡人所受的苦預示著他們最終的刑罰（20:11-15），這異象描繪了人類靈魂中的罪惡那自我敗壞和令人痛苦的本質，這一般性的原則有多種的應驗

（請看導論）。在羅馬帝國中，它代表了那些委身於敬拜偶像和敬拜皇帝的人如何遭受靈魂的痛苦。再者，當上帝審判帝國的組織時，人們也會在社會、政治與軍事失敗中經歷痛苦。在將來，基督再來以前，上帝對惡人的審判會愈加強烈。這一般性的原則適用於整個教會時期，罪惡所帶來的是痛苦，而不是想像中的成功（參考 箴 10:6，7，9，11 等）。如箴言一樣，啟示錄描畫了一個一般性的模式。然而，它同時也對一個事實直言不諱——聖徒會有一段時間悲痛地受苦（6:9-10）。在這世界的秩序中，公義並不會總是

迅速地得勝。

這些蝗蟲運行了五個月（第5節），一群正常的蝗蟲在幾天之後便會飛走，但這群屬魔鬼的蝗蟲逗留了整段蝗蟲可能出現的時期，強調了這個審判的嚴重性。牠們的領袖是亞玻倫，亞玻倫與亞巴頓都是毀滅者的意思。這裡可能有一個諷刺性的暗示，指向尼祿或多米田，他們都視自己為希臘神明亞波羅的模仿者。

第六枝號：征服的軍隊 9:13-21

羅馬帝國懼怕從幼發拉底大河邊（帝國東部邊界）而來帕提亞人的攻擊（9:14），但所有這些懼怕都在啟示錄的畫面裡變得渺小，羅馬帝國所經歷外來的威脅預示著宇宙性戰爭的那個末日（16:14）。9:13-21 與 16:14 相似，但結果卻沒有那麼嚴重，仍然有悔改的時間（9:18-21）。不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凡委身於偶像或敬拜權力與戰鬥性的人都會被敵擋他們的軍事性審判所壓倒，這曾經發生於古代巴比倫、希臘、羅馬、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與蘇聯身上。

插曲：聖徒的見證 10:1-11:14

第六與第七枝號之間有一個插曲（10:1-11:14），當中有兩個場景（10:1-11 與 11:1-14）。兩個場景都關注上帝子民的角色與他們在試探中先知性的見證。在第一個場景中（10:1-11），約翰領受了先知性的信息並且被委派去宣講它們。第二個場景（11:1-14）描繪了那兩個見證人的歷史與他們所處的大環境。

給約翰的小書卷 10:1-11

10:1-11 與但以理書 10:5-6 平行，也與在以西結書 2:1-3:11 中對以西結的呼召平行。約翰領受了一卷「小書卷」的先知性信息。有些人認為這書卷包含了 12:1-22:5 的內容，而且 12:1 在啟示錄的結構上是一個新的分界。但更有可能的是，10:1-11 中的異象以一般性的方式，說明約翰被賦予了能力與權柄，好讓他繼續說預言。雖然約翰的角色是獨特的，但他在許多方面仍然是教會見證的一個榜樣與模式（請看 1:2）。我們必須遵守約翰的信息（1:3），把它活出來，並且預備好要把它所指示的傳給「多民、多國、多方、多王」（10:11）。

一位大力天使的出現反映了上帝與祂寶座之處真實的

榮耀（第 1-2 節；參考 1:14-16；但以理書 10:5-6；以西結書 1:27-28）。他的威嚴強調了這信息的權威性與其屬上帝的來源。

七雷發聲，但是約翰不能告訴我們其中的內容（第 3-4 節）。上帝在啟示錄中啟示了祂計劃的實底，卻保留了當中的許多方面與屬上帝之隱密事中的細節（申 29:29）。我們必須在自己部分的知識中滿足於信靠上帝，深信祂透知萬事並且為了我們的好處而掌管萬有（羅 8:28-39）。

宣告「不再耽延了」（第 6 節）意味著，隨著第七枝號的到來，上帝一切預言的計劃都要最終成全。正如七印的那一輪一樣，七枝號的這一輪也導向了基督再來。在這裡，天使明顯地強調了基督的再來是上帝對歷史之計劃的完成（弗 1:10）。

約翰取了小書卷並把它吃盡了，這裡的方式平行於以西結書 2:3-3:9，指出了上帝把一個「以西結式」的任務委託給約翰，要他在一個不悔改的世界面前宣講災禍。這書卷要叫你肚子發苦——書卷的內容包含了受苦的消息，同時它在口中卻要甜如蜜（參考 結 2:3；詩 119:103；19:10）——藉著上帝的話得以與上帝並祂的良善交通，因

此即便在災禍的信息中也伴隨著甜蜜。

兩個見證人 11:1-14

這插曲的第二部分集中在兩個見證人的故事上。就像摩西與以利亞，這些見證人行各種顯著的神蹟（第 5-6 節）。其他舊約的背景被編織在這異象當中，那兩棵橄欖樹與燈臺把這兩個見證人與撒迦利亞書 4:1-14 連結起來，在那段經文中，兩棵樹可能象徵了所羅巴伯和約書亞的統治與祭司的職分。因此這兩個見證人是上帝顯著的代表，他們與那獸的對抗讓我們想起但以理書中與屬獸國度的鬥爭（第 7-10 節）。第 8 節讓我們想起了罪惡的、暴虐的城市與權勢：所多瑪、埃及和耶穌釘十字架的耶路撒冷。第 11-12 節中的復活讓我們想起基督的復活，但也想起了以西結書 37 章的用詞與以利亞的被提。

正如約翰在 10:1-11 所作的，這兩個見證人是所有聖徒都要仿效的榜樣。即便在那獸殘暴的逼迫面前，我們眾人都要忠於耶穌的見證。我們必須具有願意殉道的心志，而上帝保證了我們的稱義（第 11-12 節）。

這異象的一些方面仍然是困難且具有爭議性的，一些解經家認為這異象應按照字面來理解，其中所指的是兩位

個別的人：要麼是指兩個基督徒先知，他們在耶路撒冷快要淪陷前殉道；或者是指兩個在基督快來時出現的先知。然而，以符合整卷啟示錄的方式來看，這裡是一個象徵性的異象，代表了基督徒的見證。兩個見證人就是兩個燈臺（第4節），這表示他們是象徵性的人物，代表了1:20中被視為七燈臺之七個教會的見證。因此，他們是教會的象徵，而不是特定的個人。這裡只提到兩個燈臺而不是七個，為的是仿效撒迦利亞書第4章的樣式，同時也仿效了摩西與以利亞的樣式（太17:3-4；參考申17:6；路10:1）。

聖城要被踐踏四十二個月，這「踐踏」有時候會被認為與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的淪陷有關聯，但仔細一看便會發現兩者在細節上並沒有對應。第1節指出內部---就是上帝的殿和祭壇---被保護了，而且按照我們所知道的，在耶路撒冷的淪陷中，並沒有任何一處能與兩個見證人完全對應。11:1-14反而給予了一個一般性異象，代表了教會的見證和上帝對這見證的保守與維護。這兩個見證人是兩個燈臺（第4節），也就是兩個教會（1:20）。

聖殿代表了上帝在地上的臨在，特別是藉著祂的子民

而臨在（請看 4:1-5:14 的註釋）。測量象徵了上帝的了解與看顧（參考 結 40-41），祭壇與在殿中禮拜的人代表了真正敬拜上帝的人，他們被印上印記並且受到保護（參考 7:1-17），對外院的破壞代表了外人對上帝子民的攻擊。

那四十二個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一段有限的時期，是上帝的子民與他們的仇敵之間劇烈鬥爭的悲痛時期（13:5）。這段時期也被形容為一千二百六十天（11:3；12:6），或是一載二載半載（三年半；12:14）。（在一個象徵性的處境裡，例如在這裡，一個月會被算為三十天。）這是七年的一半，從象徵的角度來看這表示一段完整的受苦時期，卻被減去了一半。這裡主要的背景可以在但以理書 7:25 中找到，而那節經文又與但以理書中的其他段落有關聯（9:27；12:7，11-12）。有些未來派的解經家在尋找一段處於基督快來之時的等長時段，但是就像啟示錄中的其他數字一樣，這數字的特性是象徵性的，並且與 11:9，11 中的三天半有關聯，因此它表明了一段有限的逼迫時期。

最具意義的線索來自但以理書 9:27。在但以理書 9 中，上帝開始了一段時期，這段時期長達七十個七，或四

百九十年，或十個禧年週期，上帝要在其中完成祂救贖世人的目的（但 9:24）。這段七十個七的時期是建立於早前的一個時段之上——就是耶利米所預言七十年的流放（但 9:2；耶 25:12；29:10）（譯註：這句話是要指出，這兩段時期使用了同樣的象徵模式）。在耶利米那七十年之中，每一「年」都是一個安息年，地要在其中享受安息（代下 36:21；利 26:43；25:1-7）。因此，按照象徵的意義來說，這七十年代表了總共四百九十年。這段時期結束後，上帝再次恩待以色列並且讓他們歸回那地與耶路撒冷（拉 1:1-4；代下 36:22-23）。但這歸回僅僅是一個預表，而那最終的歸回則發生於第二輪的四百九十年結束之時，由於整個安息條例的模式象徵了最終的安息，因此在這第二輪中包含象徵之年是很合適的，這象徵著通往最終成全的方向。成全要在象徵性的四百九十年結束之時發生，那最後的「七」——就是七個象徵之年——代表了「逐漸展開的末世論」的時期，這段時期處於彌賽亞（譯註：和合本翻釋為「受膏者」）來臨並完成救贖之後（但 9:26a）。在最後之「七」的中間（譯註：但以理書 9:27 中的「一七之半」），聖殿要被毀滅（但 9:27），這件事發生於主後 70 年。所

以，主後 70 年與基督再來之間的時期，就是但以理預言中的最後之「七」的後半部分，這是一段困難和逼迫的時期，正如但以理書 7:25 所說的。因此那一千二百六十天就是整段基督第一次來與再來之間的時期，這時期被視為一段逼迫與悲痛的時期（參考 提後 3:1-13；帖後 1:4-8）。²

就像其他異象一樣，這個異象在教會時期中有多種的應用。對那七個教會來說，在他們的第一世紀處境中，這異象意味著逼迫將要臨到，但持續時間卻是有限的，而且最終的結果將會是稱義（第 11-12 節）。同樣地，這異象把相同的應許給予了所有遍佈在各個時期的基督徒。於基督快來之時，我們要預備好去面對一場殘暴的危機，當中將要帶來劇烈的鬥爭與逼迫（帖前 2:1-12）。

這兩個見證人行了審判性的神蹟，他們行神蹟的方式讓人想起摩西與以利亞——兩個舊約中行神蹟的偉大先知（第 5-6 節）。像摩西與以利亞一樣，教會背負了先知性的見證。我們呼召人們悔改並且以要來的審判警告他們。我們的總目標不僅包含有關基督救贖的好消息，也包含了上

² 在這裡對但以理書 9 的解釋中，我有許多部分深受 Meredith G. Kline 之恩，“The Covenant of the Seventieth Week,”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ed. John H. Skilton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4) 452-69.

帝本性的啟示，意味著對行惡者的審判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信息是大有能力的---有拯救的能力，也同樣有刑罰的能力（林後 2:15-17； 羅 1:16）。這不是一種隨意的能力，讓我們隨己意而行，而是從上帝而來的能力，我們只能以僕人的身分施行之。作為僕人，我們是在宣講一個我們所不能更改的信息（弗 2:6； 林後 3:5-6； 6:6-7； 10:4-6）。

第 7 節中的那獸代表了屬魔鬼的權勢，牠要逼迫教會（請看 13:1-10 與導論中的「偽裝冒充」）。撒但激勵假敬拜，並且激起了對真實信息的反抗，為的是要消滅基督徒與他們的見證（12:13-13:10）。正如第 8 節所要提醒我們的，遍佈歷史的所有逼迫與殉道在本質上都是一樣。不論是在所多瑪（創 19），在埃及（出 1-15），或是在耶路撒冷（耶穌之死），上帝的仇敵總是要敵擋上帝與祂的子民。對他們來說，上帝子民的見證是可憎的，因為他們愛黑暗（約 3:17-21）。他們並沒有以感恩的心領受這些見證，反倒因這些見證而受苦（第 10 節）。

這裡所表現的圖像是極端的，這樣作是基於良好的理由。在生活中的大部分，當人們省察自己良心的動機時，

他們會發現一團讓人困惑的混雜。眾聖徒雖然是基督的跟隨者，但他們的順服卻是有瑕疵且反覆無常的；而非基督徒雖然處於背叛上帝的狀況，但是他們的背叛也同樣是反覆無常的。他們並不會按照他們的本性盡情行惡，他們在一種奧祕的方式之下被限制著。儘管有錯誤的動機，但是他們也會欽佩與仿效他們所看見的良善之事。然而，這種動機的混雜很容易就會使鬥爭的嚴重性變得模糊，而這是歷史中最根本性的鬥爭，是上帝與祂的仇敵之間的鬥爭。啟示錄把焦點放在這場根本性的鬥爭身上，因此以黑白分明的方式來描繪良善與邪惡。這裡的兩個見證人是最為大有能力的見證人，相反地，他們的仇敵也是最為心懷惡意的仇敵。住在地上的人不僅想要看到兩個見證人的死，還要無恥地為死亡而歡樂和慶祝，表現了他們剛硬的立場（第 9-10 節）。這是兩種相反極端的忠誠，這兩極化表達了現實的根本層面。文明化與去兩極化就像一幅昏暗的帷幔，掩蓋了我們最深的忠誠，而啟示錄則讓我們看到了這帷幔的背後。

這個教導是至為重要的：在你自己的生命裡，你要看清這場殊死的鬥爭，並且堅定地持守著對基督的見證與忠

心；在人世間的生活中，你要看清在輕鬆的言行之下所隱藏之殊死的對立，這種對立只有屬上帝的拯救大能才能消除。見證是屬靈爭戰中舉足輕重的因素，然而若不是上帝更新人心，見證是無法使人回轉的。

這裡的場景是那大城，就是那屬世的城市，它不僅包括古代的所多瑪和埃及，不僅包括耶路撒冷，也包括羅馬、小亞細亞裡那七個城市，還同樣地包括了我們現代的城市。它是決定要從上帝的道路獨立出來的城市，正如古代的巴別一樣（創 11:1-9）。那兩座城---就是上帝的城（來 12:22-29；11:16）與人類的城---之間的爭戰將要在整個歷史中持續，直到巴別（或巴比倫）最終被毀滅（啟 17-18），並且新耶路撒冷最終成全（21:1-22:5）。

這兩個見證人的屍首三天半不得埋葬（第 9，11 節）。這三天半以較小的尺度重複了那段三年半或四十二個月的時期（12:14；請看 11:2 的註釋），在其中聖徒要經歷逼迫，這三年半是一段劇烈逼迫的時期。相似地，這三天半是一段相當劇烈的時期，劇烈到一個地步教會的見證似乎完全被消滅了，他們死了。不僅在羅馬帝國，也在現今，還有在最終災難裡，有時候忠心的見證人似乎被打敗了，

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囚禁或是被殺，而那偶像的國權似乎得勝了。然而，那敵基督的暴君仍然受到控制，不論是多米田、戴克里先（Diocletian）、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北韓的共產主義或是沙地阿拉伯的伊斯蘭政權。但是要注意：三天半是七天的一半，象徵著一個統治的權勢，它渴望得到完全（「七」），卻被減去了一半（「七」的一半）。再者，三天半明顯地與基督復活的那三天相呼應（太 12:40；可 8:31；等等）。基督的殉道與復活是一個樣式，是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3，49），我們這些屬基督的只能與祂同享勝利。因此殉道者的死亡並不是失敗，而是在與基督聯合中的得勝。

第七枝號：上帝的殿開啟 11:15-19

第二輪的審判（8:2-11:19）以第二個關於基督再來的描述作為結束。它聚焦於最終審判與上帝作為王的得勝（第 15，17 節）。地上的聖殿是上帝在天上的殿之仿製品，天上殿的開啟就是地上殿之原像的開啟。約櫃出現了（第 19 節），約櫃是會幕中最神聖的物品（出 25:10-22），它一般被隱藏在會幕的幔子後面不被看見，這最深處之物

品的出現象徵著上帝把祂的榮耀完全地啟示出來，包括祂律法（聖約之言）的榮耀與祂的憐憫（以贖罪蓋作為其象徵）。

總而言之，這開啟意味著關乎上帝自己的啟示。閃電、雷轟與風暴的現象關連到上帝的顯現，正如在西奈山上，祂展現出祂大能的威嚴。上帝的臨在也伴隨著萬物的更新（21:1-22:5），但關於這更新的解釋必須等待啟示錄之後的戲劇性發展（導論中的「結構」）。

七段象徵性的歷史 12:1-14:20

我們已經看到了首兩輪的審判---七印（6:1-8:1）與七枝號（8:2-11:19），我們現在要開始第三輪。這第三輪主要包含了關鍵的象徵性角色的歷史：那龍、婦人、那獸、假先知、十四萬四千人、宣告的天使與人子（請看導論中的「結構」）。與七印和七枝號不同，這些異象並沒有明顯的編號，但是與前兩輪一樣，這些異象導向了一個基督再來的異象（14:14-20）。前兩輪把焦點放在從上帝寶座而來的審判，而這一輪則深入地描繪了屬靈爭戰的本質。眾多角色以象徵的形式出現，代表著在一場宇宙性的屬靈爭戰中兩方的勢力。

上帝已經在 4:1-5:14 中把自己啟示出來了，而敵對上帝的是撒但（那龍）和祂的使者---那獸（13:1-10）並那假先知（13:11-18；請看 16:13）。在上帝這一方有祂的子民，他們被描繪作一個披戴光輝的婦人（12:1-6，13-17），也被刻畫成一群貞潔的、被數算與受保護的人（14:1-5）。這些互補的圖像展現了眾聖徒的能力---他們作為上帝之光的見證人並且從世界的腐敗中被分別出來。

因此眾聖徒被勸勉，對抗那獸的逼迫時，他們要持守對基督的忠心；對抗那淫婦的引誘時，他們要持守純正（請看導論中的「偽裝冒充」）。這象徵性的圖像挪去了所有的反覆無常與疑惑，把這兩方展現出來，讓我們得以更清楚地了解我們爭戰的本質（參考 弗 6:10-20）。當上帝的計劃最終成全時，現今的鬥爭將要被 21:1-22:5 中的平安所取代。

正如首兩輪一般，這一輪包含了四個部分（導論中的「結構」）。有一個引進角色的開場（12:1-6），接下來是六段象徵性的歷史（12:7-14:11），然後是一段插曲——在其中再次給予聖徒保證，插曲之後是第七段，也是高峰的歷史（14:14-20）。因此這裡總共有七段象徵性的歷史：那龍的歷史（12:7-12）、婦人的歷史（12:13-17）、那獸的歷史（13:1-10）、假先知的歷史（13:11-18）、十四萬四千人的歷史（14:1-5）、宣告之天使的歷史（14:6-11）與人子來臨的歷史（14:14-20）。

婦人與那龍 12:1-6

一個以宇宙之光為裝飾的婦人出現了，這表象讓人想

起約瑟的夢（創 37:9-10），還有一個畫面---就是耶路撒冷帶來了彌賽亞和祂的餘民（彌 5:3；賽 54:1-4；66:7-13）。這裡包含了舊約中全體的眾聖徒，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也在其中，但只是全體中顯著的一員，這段歷史後來表明了新約的眾聖徒也被包含在內（12:13-17）。婦人的光輝預示著新耶路撒冷的榮耀（21:11，22-27），她擁有天上國民的身分（腓 3:20），並且領受了天上的光輝與地位。在她所蒙受的恩典中，教會現在已經分享到將要來臨的祝福，只是她仍然要受到撒但的擊打。

與婦人敵對的是一條大紅龍。我們主要的敵人並不是任何地上的權勢，我們「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 6:12），其首領就是撒但（弗 2:2；林後 4:4）。在 12:9 中，那龍就是撒但，就是那惡者。以一條龍作為撒但的形像，這說明撒但擁有巨大的能力，而且牠對上帝的敵意是醜陋的。撒但常常敵擋上帝的計劃，卻在上帝拯救大能的偉大作為中不斷地被打敗（創 3:1，15；詩 74:13-14；賽 21:1；51:9-10；結 29:3；路 10:18；11:14-23；約 12:31；西 2:15）。現在牠起來要敵擋彌賽亞（12:4-5）與

其眾僕人 (12:17)，但是牠將要承受最終的毀滅

(20:10)。古代近東有某些神話，裡面提到了一頭造成混亂的海怪或水神。多神論的神話模糊地意識到了危害---是由屬撒但的混亂所造成的，但是在他們雜亂的摸索中，他們必不能穿透迷霧而達到真相。

那龍有七個頭，加強了牠的醜陋。在但以理書與啟示錄的象徵中，「許多的頭」通常是在象徵一個國度的多種表現形式。同樣地，撒但也會在許多方面、許多的制度與事件當中表現牠的能力。「七」這個完全數表明了那龍擁有巨大的能力與許多的展現方式，牠褻瀆地渴望要冒充上帝的完全。

那龍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星辰的規律象徵著上帝的規律與統治，而這正是那龍攻擊的對象。撒但但是在攻擊天堂本身，就如眾天體的墜落所表現的。有人從這一節經文推論說，當撒但背叛上帝時，三分之一的天使也跟著墜落並且成為了惡魔，但是有關撒但的墜落和牠的眾使者，聖經並沒有提供太多的細節。第4節當前的焦點並非在於撒但起初的背叛行動，而是在於牠對那個男孩子的攻擊。但以理書 8:10 是這裡的背景，那節經文預言了

安條克四世 (Antiochus Epiphanes) 對猶太人與聖殿的攻擊。與這個背景相對，按照教會的屬天性質來說，眾星辰可以是教會屬天代表的象徵 (注意 啟 12:1 中的星辰；12:7 中米迦勒同他的使者)。³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應驗了彌迦書 5:3。基督誕生了，而且祂對列國的得勝統治必定被建立。

撒但企圖在男孩出生的時候就把祂除滅，正如希律在馬太福音 2:1-18 中所作的。希律的行動是一個開始，開始了一系列屬撒但策劃的企圖，要左右上帝救贖的完成。撒但在曠野試探基督 (太 4:1-11；路 4:1-13)，並且在基督趕鬼的時候，還有在祂對抗猶太領袖的敵對時，都有牠活躍的身影。啟示錄把所有這些敵對都濃縮在這個畫面中——撒但要吞吃婦人的孩子。啟示錄略過了耶穌在地上的生活，直接提及彌賽亞的升天與登上寶座：她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寶座那裡去了。彌賽亞本身已經不受撒但的攻擊了，所以在祂的升天之後，撒但便把牠的注意力轉向那婦人，就是彌賽亞的眾多跟隨者。

上帝看顧那婦人一千二百六十天，就是 11:2-3；

³ 請看 Beale, Revelation, 635.

12:14；13:5 中的四十二個月或三年半。(詳細的討論請看 11:2-3 的註釋。) 這一千二百六十天就是基督第一次來與再來之間的整段時期，這段時期始於基督的升天，持續包含了撒但攻擊教會的整段時期，也就是一直到基督再來的整段時期。在這整段時期當中，上帝保護教會免受撒但的攻擊，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異象也適用在悲痛之時---就是教會可能承受殘暴攻擊的時候。上帝是在曠野中施行保護的。在出埃及之後，以色列就在曠野中流浪。這個曠野讓他們從埃及的偶像與壓迫中被釋放，但這也是一段試煉的時期，一段引誘他們反叛與失去信心的時期，他們要盼望在應許之地那裡得到安息與滿足。相似地，教會要盼望在新天新地裡得到最終的安息，但現在她要在地上受試煉。

那龍的戰敗 12:7-12

基督的得勝 (12:5) 帶來了全面的結果，首先是撒但被米迦勒---基督的使者 (請看 但 10:21) 所驅逐。我們在這裡不要想到撒但在創造時的墮落，而是要想到撒但在基督的受死與復活中被打敗 (12:12； 西 2:15； 約

12:31)。

這場爭戰是在天上進行的。聖經指出，在基督得勝之前，撒但是被允許出現在屬天之地的（伯 1:6；2:1；亞 3:1-2；路 10:18）。藉著基督在地上的事工——尤其是藉著基督的復活與升天，撒但的能力被縮減了（參考 啟 12:11）。

正如創世記 3 中的那蛇一樣，撒但主要的武器就是牠的欺騙。牠是迷惑普天下的（第 9 節），牠要使教會與異教混淆（第 15 節），也要為了人們的罪在上帝面前控告他們（第 10 節；亞 3:1-2）。

在第 10-12 節中，天上有大聲音，這是天上敬拜者的聲音，為著基督已經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歡慶。撒但已經被打敗了（第 7-9 節），牠控告的能力被縮減了（第 10 節）。然而，爭鬥仍然要在地上持續不多的時候（第 12 節）。一如既往，這「不多的時候」是以先知性的標準來衡量的，就如在 1:3 中那樣。上帝目的成全之時已經來了，而且這成全的開展一直延伸到那最終的成全。啟示錄提醒那些在悲痛中的聖徒，殉道可能會臨到，但是因著基督對死亡的跨勝，殉道是得勝而不再是被死亡所擊敗（第

11 節)。得勝有現今與未來兩種表現。

對那婦人的保護 12:13-17

在除滅基督失敗後 (12:4-5)，那龍便嘗試要除滅基督的子民。牠使用牠的口，代表了牠的欺騙 (12:15, 9；帖後 2:9-10)。當欺騙失敗時，牠便嘗試使用逼迫的權勢

(12:17-13:10)。那婦人飛到曠野去，反映了上帝大能與超自然的看顧施行在祂子民的身上。即便在似乎不可能被釋放的情況下，上帝的子民仍然經歷大能的保護，「因為，出於上帝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 1:37)。透過提及曠野與那三年半的時期，啟示錄在這裡為之前在第 6 節中的總結作補充說明。這保護施行於基督第一次來與再來之間的整段時期 (請看 12:6 與 11:2-3 中的討論)。

牠幫助婦人，上帝所造世界真正的構造限制並阻撓了撒但的計劃。由於撒但不能透過欺騙摧毀教會整體，牠便嘗試另一個計劃：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13:1-18 暴露了這場爭戰的性質，指出其中包含了興起屬地的器皿來進行逼迫。

那獸 13:1-10

一個獸從海中上來，牠代表著逼迫的權勢，尤其是一個屬魔鬼之國家的權勢。那些如怪物般的混合特徵展現了那獸的兇猛與可憎，牠是醜陋的。有人可能會因恐懼而伏在牠腳下，但誰會由衷地願意敬拜這一大團醜惡的東西呢？背逆的世界會被牠的權柄吸引（13:4），但藉著這裡與聖經其他部分的啟示，基督徒能打開眼目並看清真相。

這獸結合了但以理書 7:1-8，17-27 中那四個大獸的特徵。但以理書中的那些獸代表了崇拜偶像的國度，而啟示錄中的這獸必然就是那些屬世國度的總結合。因此，但以理與他朋友們要面對由國家所操縱的逼迫，這些暗示了後來之逼迫的性質---就是那七個教會從羅馬帝國所受的，還有以後的世代之逼迫。解經家對那獸到底最直接象徵著哪一個特定的逼迫而抱持不同的意見（請看導論中的「各種解釋學派」）。由於這裡所表現的是撒但敵擋的一般原則，因此我們會期待有多種的體現。正如在導論中指出的，這些體現包含了第一世紀、最終災難與之間的整段時期。

小亞細亞當地的官長威脅基督徒，假如他們拒絕敬拜羅馬皇帝，他們便會被殺，相似地，一個對敬虔敬拜的敵

擋將要在基督快來時突然出現（帖後 2:4）。逼迫會在這兩個時間點之間零星地臨到（提後 3:12-13； 彼前 4:12-19； 太 24:9）。帖撒羅尼迦後書 2:7-8 指出，我們正在面對一個重複性的屬撒但之敵擋形式（「那不法的隱意」），這種不法在現今被限制著，但將會有一個最終的、高峰的爆發（「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基督徒一定不能因這些壓力而感到驚奇，在必要時，他們必須面對殉道，深知上帝掌權且祂的勝利是肯定的。

那獸首先代表了那些要求敬拜的屬魔鬼之國家權勢。就像沙得拉、米煞與亞伯尼歌所遭遇的（但 3），除非基督徒俯伏跪下，不然屬魔鬼的國家便威脅要殺死他們。但是，這獸的象徵可以應用於更微妙的試探，這些試探會引誘我們去拜偶像。在民主國家中，國家並不會要求字面上的敬拜，但其國民卻會被試探，以致把國家當作一位彌賽亞來看待---它是地上權力最大的集合體，所以它必定是一切疾病、經濟、社會、道德、甚至靈性的解藥。而且國家的逼迫---在其明目張膽的形式中---會藉著恐懼來壓倒我們，但是很微妙地，我們會被引誘去把心中最深的委身給予那些我們所懼怕的：懼怕人（人的意見）、懼怕死亡、懼

怕痛苦、懼怕貧窮。因此，這偶像崇拜的畫面有普世性的應用（請看導論「偽裝冒充」中的討論）。

那獸是基督的冒充者。注意以下的平行之處：

- 那獸是撒但的形像，是由撒但帶來的（13:1），正如基督是上帝的真像，是聖父所生的（西 1:15；來 1:3；詩 2:7）。
- 那獸擁有十個冠冕，而基督擁有許多冠冕（19:12）。
- 那獸身上有褻瀆的名號，而基督擁有祂所配得的名字（19:12）。
- 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那獸（13:2），正如基督擁有從聖父而來（約 5:21-23）的能力（5:12-13）、寶座（3:21）與權柄（12:10）。
- 那獸受了死傷，冒充基督的復活（13:3）。那獸的痊癒是吸引跟隨者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正如基督的復活是福音宣告的其中一個重點。
- 那龍與那獸同受敬拜，正如基督徒敬拜聖父也敬拜聖子（約 5:23）。

- 那獸吸引全地的人敬拜牠（13:3），正如基督要受普世的敬拜。
- 那獸說褻瀆的話，而基督讚美上帝（來 2:12）。
- 那獸要與眾聖徒爭戰，而基督要與那獸爭戰

（19:11-21）。在 13:4 中獻給那獸的讚歌冒充了 出 15:11 中那首獻給戰士耶和華之歌。在 19:11-21 中基督與那獸顯著的並列，表明這兩者是這場戰爭中兩個主要的戰士。基督是那神聖的戰士，應驗了 出 15:3；賽 59:16-18；63:1-6；哈 3:3-15；亞 9:13-15；14:1-5 中的表象。那獸是那不聖潔的、假冒的戰士，應驗了 但 7:1-8 的表象。

撒但自己想要冒充聖父上帝，牠進行了一次仿冒的創造，把自己的形像從混沌的水中帶上來（13:1；平行於 創 1:2）。相似地，那假先知，或地中上來的獸（13:11-18），假冒聖靈的工作，牠渴望的不是人們敬拜自己，而是敬拜那獸，正如聖靈榮耀基督一般（約 16:14）。牠行大奇事，假冒聖靈的神蹟（13:13-14）。牠把一個印記強加在屬牠的人身上（13:16），正如基督徒受聖靈為印記（弗 1:13）。

撒但、那獸與那假先知組成了一個不聖潔的三人組

(16:13)，牠們冒充神聖的三位一體（請看導論中的「偽裝冒充」）。作為一個欺騙者，撒但總是想要美化牠的手段（林後 11:14-15），我們的危險就在於牠的偽裝總是接近真實，而我們可能會把真假混淆。但是當啟示錄開啟我們的眼睛，我們會看見撒但的恐怖與上帝的榮美實在是天淵之別。我們可以有信心，因為撒但只不過是一個冒充者、一個模仿者，並不是創造主，而且牠所帶來的總像牠一樣是獸性與墮落的，一切獸類都必定屈服在基督君王面前（19:11-21）。

還有最後一個偽裝冒充的角色，就是淫婦巴比倫，她是基督新婦的冒充者。請看 17:1-19:10。

那獸的十角模仿了那龍的十角（12:3），它們代表了牠的能力。17:12 指出它們以「十王」的形式幫助執行那獸的目的，這些角與但以理書 7:7，20 中四獸的十角相對應。七頭代表了牠的多種表現，就像 17:10 中那樣，這裡再一次模仿那龍（12:3）。那獸結合了豹、熊與獅子的特徵（第 2 節），牠概括了在但以理書 7:2-7 中的那些獸，而且比牠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更加兇猛和醜陋。

正如一個屬地的制度，在那獸——一個墮落的國家權勢

背後，總有那龍的供給與支持（第 2 節）。基督徒要對屬撒但的影響警覺，不僅關於個人，也關於各種制度與整個社會。羅馬帝國裡有一大群人被吸引去敬拜皇帝，但是受誘惑人數的多寡並不會減輕他們錯誤的嚴重性。同樣地，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印度教、唯物主義與新紀元的靈性也許是今天的群眾運動，但基督徒必須抗拒這些群眾的誘惑。

那獸的死傷與痊癒冒充了基督的復活。啟示錄也許暗示了一個在尼祿死後（主後 68 年）興起的神話，有一個謠言流傳說尼祿並沒有真正死去，而且他快將歸來作帕提亞人的首領，他要施行報復。但是這象徵有更廣的應用，對追隨者來說，一個強大的運動或者制度在經歷嚴重困難之後的復興似乎表示它是無懈可擊的。這帝國似乎在眾多的威脅中存活下來了，從而證明自己是永恆的，也比以前吸引更多的敬拜。但這種盼望是錯誤的，唯獨基督能帶來永恆的生命，也唯獨祂的國度存到永遠。

那獸偽裝冒充的特性在牠的褻瀆話中展現無遺（第 5 節），但這些最終仍然在上帝的掌控之下，正如「賜給牠」這詞所暗示的。即便是人們褻瀆上帝時所用的力量與氣

息，仍然是上帝所賜與的。這種對上帝持續的倚賴強調了聖徒的安穩，還有敵擋上帝最終的徒勞。

再者，我們看到那獸的權柄有一個明確的限制，牠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這段時期就是 11:2-3；12:6，14 中的同一段悲痛和逼迫時期。（請看 11:2 的討論。）

那獸強迫人敬拜牠（13:8），而當聖徒拒絕屈服時，他們就會被殺害。然而，雖然他們表面上是戰敗了，但殉道者卻是立刻與基督同享勝利（6:9-11），並且他們的禱告——那獸被打敗——要蒙應允（19:11-21），到那時他們也要與基督同享勝利。那獸渴望普世性的掌控和各族、各民、各方、各國的忠誠（第 7 節），但是萬國最終都是屬於基督的（5:9）。我們必須作出選擇，這是黑白分明的，人必須把最深的忠誠交付基督或那獸，沒有人能保持中立。除了眾聖徒以外，所有人都跟隨那獸，這樣強調了一個事實——在基督以外，人們仍然處於撒但的權勢與黑暗當中（西 1:13；弗 2:1-3；加 1:4；徒 4:12）。

生命冊（第 8 節）是那些被預定藉著基督寶血的買贖而得新生命之人的屬天名冊（5:9；請看 3:5）。正如 17:8，這裡的「從創世以來」並不是在修飾「殺」而是

「記」，所以我們讀作「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譯註：這節經文的英語是“not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slain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這句話的文法有模糊的地方，可能會被人誤解為「沒有被記在從創世以來被殺羔羊之生命冊上」。因此作者這裡的意思是，並不是羔羊「從創世以來」被殺，而是聖徒「從創世以來」被記。)當處於逼迫與那獸廣大的權勢中間時，聖徒可以在上帝的應許中得到保障，上帝應許他們天上國民的地位。相似的應許可以在 7:1-17；17:8；20:12，15；21:27 中找到。

那聆聽的勸勉（第 9 節）與之前在 2:7，11，17；3:6，13，22 中的勸勉連接，也與耶穌在福音書中的勸勉連接：太 11:15；13:9，43；可 4:9，23；7:16；8:18；路 8:8；14:35；太 7:24，26。眾聖徒必須把啟示錄的警告放在心上，也要警醒免受那獸的欺騙和對恐懼的屈服。

聖徒的忍耐（第 10 節），相信上帝的信實與祂藉著基督的得勝，讓眾聖徒得以誇越一切的悲痛。上帝從來沒有應許我們在世上免受苦難，相反地，祂不斷地宣告說苦難會臨到。但是，上帝卻應許了保護。「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請看 1:9。)

那假先知 13:11-18

13:11-18 從地中上來的獸也被稱為假先知 (16:13；19:20；20:10)，牠是那獸的傳揚者。牠的作為冒充了聖靈的見證 (請看導論中的「偽裝冒充」)。

在第一世紀的小亞細亞，主要的傳揚者會是皇帝崇拜儀式中的祭司，還有「亞細亞共同體」——一個由不同城市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要宣揚對皇帝的忠誠。在我們的世代中，極權主義也會徵召傳揚者。當基督快來時，那不法之人的出現將伴隨著假冒的神蹟 (帖後 2:9)。這假先知體現了一個重複性的模式 (請看導論中「各種解釋學派」)。撒但使用欺騙作為牠主要的武器 (啟 12:9；20:3)，牠使用人類的工具與制度來放大並傳播牠的欺騙。

因此我們可以問：在我們現今的環境中，欺騙的主要方式是什麼呢？在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中，龐大的媒體、教育制度、廣告、整個「知識產業」都提供了主要的通道，人們可以從中學習並肯定自己與自己的世界觀。原則上，

通信與社會組織的科技進步既可助長真理，亦可助長錯誤；既可幫助義人，也能幫助惡人。但是在被墮落影響的社會中，真理的扭曲常常勾引人們去追逐偶像，同時使他們對自己拜偶像的現實變得盲目。例如，媒體充斥著一個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預設，所帶來的信息是什麼呢？那就是除了在一些多餘的地方以外，上帝不需要被提及，因為祂是不存在的，祂不在我們當中，或者祂是無關緊要的；人性為自己定義自己的意義；我們是一個演化之整體的一部分；透過從原始的過去中釋放自己，我們得以進步；金錢、健康、聰明、美麗和性享受給予我們好的生活。因此，Herber Schlossberg（在他的書“Idols for Destruction”中）發現自己所攻擊的現代偶像——它們被稱為「歷史」、「人性」、「財富」、「自然」、「力量」甚至「宗教」，它們棲身於我們的知識產業之中，並且透過各種通信的管道散播開來。

這些觀念瀰漫在氛圍當中，它們的「氛圍性」使得它們都比較隱伏。我們傾向於先假定了這些觀念，而不會公開地爭論它們的正確性。人會有一種微妙的印象，讓他覺得一切都是「本來如此」的。每一個被告知的人，每一個

「在氛圍中」的人，都會自動跳過疑問的階段，好像現實從來不曾有一個根本性的疑問一樣，因為這些觀念似乎是如此的理所當然，又是如此的不可避免。一般人不會對這些觀念有所警覺，就如魚兒不會對水有所警覺一般——牠從出生到現今都在水裡游泳。而那些少數有所警覺的卻仍可找到安慰，他們會對自己說：「現代科學與科技所帶來的奇蹟，顯出了我們比過去的觀念優越，那麼我們怎麼可能是錯的呢？」

由此可見，科技成為了那行奇事的（13:14），這些奇事告訴我們說，真正的能力就在這個現代化的世界裡。人們敬拜那獸的能力、技術專家政治主義國家的能力、專業人士的能力，是因為科技能夠行出無人能行的奇事。

第二個獸是從地中上來的（第 11 節），而第一個是從海中上來的（第 1 節），這個組合暗示了牠們想要主宰全地（陸地與海洋）的野心。很有趣地，這兩個獸模仿了約伯記 40:15-41:34 中那兩頭怪物。牠們行使大能，巨獸（譯註：和合本翻譯為「河馬」）是在陸地上（伯 40:15-24），而海怪（譯註：和合本翻譯為「鱷魚」）則是在水裡（伯 41:1-34）。古代的近東作出了多種關於一頭巨獸和一頭海

怪的推測。一些猶太人認為兩頭怪物現今正在隱藏，卻會在末日的時候出現且被毀滅。約伯也許是在講述河馬與鱷魚，只是使用了一種極富感染力和誇張的詩意表達。這樣讀者們便可以利用這些生物來發揮想像，藉此了解那些惡夢般的無名恐懼，還有超自然魔鬼國度的屬靈現實。在約伯記中，上帝的創造主，因此上帝主宰著牠們，而在啟示錄中也同樣如此。在啟示錄中，兩獸這樣的配對更顯牠們的大能與恐怖：牠們是超乎常人的、宇宙性的、不老的怪物，但同時也宣告了牠們的限制：上帝從起初就限制了牠們，正如約伯記所指出的。

第二個獸有兩角如同羊羔（第 11 節），像第一個獸一樣，牠也偽裝冒充。牠施行頭一個獸的權柄（第 12 節），這個冒充對應於耶穌差遣聖靈作為「另外一位保惠師」來施行祂的權柄（約 16:13-15）。牠叫人敬拜那獸，正如聖靈叫人敬拜基督（啟 13:12）。牠行大奇事（第 13 節），對應於使徒行傳中聖靈所行的神蹟。第一世紀的祭司並不會去弄一些假象來吸引人們前往與資助他們的廟宇。在第一世紀，那個獸的像（第 14 節）就是皇帝的像，被安置在當地的廟中用作敬拜皇帝。在現今，這個像就是一些具體之

物，透過它們，假神的能力和臨在會被傳播與崇拜。對某些人來說，電視節目就是一個例子！

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第 15 節）。尼布甲尼撒要處死沙得拉、米煞與亞伯尼歌，因為他們不跪拜他的像（但 3）。在羅馬帝國裡，基督徒如果不參與皇帝崇拜儀式的話，他們可能會因叛國罪或因對皇帝不忠而被處死。在我們世代中的極權政府很少這樣殘忍的，但是作為政府權力的一個形像，那些地方政府官員會要求基督徒所不能給予的絕對忠誠。

成功的現代民主政府並沒有在字面上殺人，他們不需要那樣作！因為他們的偶像節目已經夠成功了。他們不會像父親般嚴厲地對待你，而是以母親般的溫柔來使你窒息。國家要幫助你，它塞給你的都是對你「有益」的東西——這是根據它的判斷，就是那已經被奇妙地「啟蒙」（譯註：這句話是對「啟蒙運動」的諷刺）、會為大家帶來好處的判斷。但是，如果你不同意的話，那麼你就是不合群且患有社會不適應症。那個舊的「你」必須要被「殺死」——以社會學來講，就是要被社會工程改造，好讓新的「你」可以成為一個正直的、健康的國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國家使用教育、金融處罰、金融獎賞、無止盡的條例與官僚主義者來監管並且左右你的決定。不，在這種國家中，我們基督徒並不會感到利劍迫切的威脅。但是，讓自己從偶像崇拜的黏網中解放就像經歷死亡一樣，因為這張網存在於我們的裡外，我們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已經吸收其中不敬虔的假設了。正如第 16 節所指出的，在社會中有分是很難避免拜偶像的。社會認為基督徒是一個不配合的人、一個厭世的人、一個精神錯亂患者，這個人的認知與一般「明顯的事實」不一樣，所以他是不可信的。因此，一個表裡一致的基督徒會很難配合與融入不信的社會。這些困難可能很微妙，就像在「包容」的現代民主社會中那樣；這些困難也可以是明目張膽且苛刻的，就像在羅馬帝國或現代極權主義國家中那樣，在那裡基督徒的財產可能會被充公。

那印記是什麼呢（第 16-17 節）？那獸的印記冒充了聖徒身上那個上帝之名的印記（7:2-8；14:1；參考 結 9；申 6:8）。那獸擁有那些牠所印之人，他們是牠的奴僕（14:9；19:20；20:4）。印記表示了屬靈的忠誠與擁有權，不論是上帝的印記還是那獸的假冒之印。這兩個印記

根本上是屬靈的而不是可見的，有關一個可見印記的眾多猜測都是離題的。

六百六十六（666）這個數字又如何呢？666 這個數字達不到「七」這屬神的完全。當我們期待 777 的時候，666 卻持續地不及格，所以 666 有一個明顯的象徵意義。但是，這裡可能還有另外一個關聯。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希伯來文與希臘文中的每一個字母都對應一個數字。在希臘文中，A 代表 1，B 代表 2，I 代表 10，K 代表 20，如此類推。這些字母有時候可以用作數字的縮寫。不論是猶太人還是不信者有時候都會用字詞所代表的數目來玩一些數字遊戲。基督徒發現，在希臘文中，耶穌這名字所代表的數目是 888，因此，666 這個數字也與耶穌的名字形成了對比（參考 14:1）。耶穌是基督，是在第八天帶來新創造的那一位。那獸是敵基督的，牠要冒充基督卻不達標。

很多人想要把 666 與一些人的名字所代表的數字連接起來，但這樣作的可能性實在是太多了。人們可以把名字音譯或翻譯成希伯來文或希臘文，也可以寫成羅馬字母；人們可以使用名字的不同形式，頭銜、名字與頭銜的縮寫都可增可減。透過這些方法，人們可以把這個數字與當時

每一個主要的羅馬皇帝連結起來：尼祿、維斯帕先、提圖斯和多米田。關於現代敵基督的猜測也持續地增加，但這種猜測已經失去了重點。啟示錄並不是要我們耍小聰明，而是要有屬靈的分辨力。⁴

十四萬四千人 14:1-5

這十四萬四千人代表了眾聖徒完全的數目（請看 7:4-8）。他們組成了一個祭司的團體（5:10），他們被委任聖職，要在聖山上把讚美獻給上帝。與 13:16-18 中那獸的印記相反，上帝在他們身上印上祂的印記，確保了上帝的擁有權與對他們的保護。那天上的聲音可能是眾聖徒讚美的聲音，他們的聲量與澎湃反映了上帝自己顯現的時候那如雷一般的大聲，就像在西奈山上那樣（出 19:16；結 1:24；啟 1:10；4:5；等等）。那新歌（第 3 節）提及了一個舊約中的主題，就是以唱新歌來慶祝一個上帝得勝的新日子（詩 33:3；40:3；96:1；98:1；144:9；149:1）。除了那十四萬四千人——就是那些被拯救的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這十四萬四千人象徵了所有上帝的子民，他們每個

⁴ Beale, Revelation, 718-728.

人都被上帝所認識與數算，那些住在地上還沒有被拯救的人不能參與其中。被上帝拯救的經歷並且在其中有分，這給予了我們一種特別的內在情感，讓我們欣賞上帝的良善、偉大與恩典。

這十四萬四千人被描述為童身，這個與性有關的表象被用來表示屬靈的純正。基督忠心的跟隨者遠離大淫婦巴比倫，並專一地對祂忠誠，如同祂純正的新婦一般（19:7-8；弗 5:26-27）。性行為的純正當然是這種廣泛的純正中的一個要素（林前 6:15-20）。

三位宣告的天使 14:6-11

現在有三段宣告從三位天使而來。由於這三段宣告的樣式相似，因此把它們歸類為同一段象徵性的歷史（14:6-11）。這段象徵性的歷史是七段中的第六段（請看導論中的「結構」）。第七段象徵性的歷史包含了人子的顯現（14:14），也就是基督的再來。按主題來說，天使被放在基督再來的前一幕，他們發出了一個關於要來之審判的嚴肅警告，也宣告了悔改的必要性——如果有人想要躲避審判的話。

上帝當然可以在導向基督再來的最終災難快來時，或於災難中傳達非同尋常的警告，但是這信息是關乎整個教會時期的。不僅僅直接通過真正的天使，而是通過教會，還有通過講道，主向這個不悔改的世界發出了警告。

第一位天使呼召所有人悔改（14:6-7），「各國、各族、各方、各民」是對全人類的其中一種四重標籤。這個信息傳到萬國，應驗了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就是地上的萬族都要得福（創 12:3），但咒詛也會臨到那些咒詛亞伯拉罕的人，在現今，也就是末後的日子，這個咒詛臨到了那些不要以悔改來回應福音的人。正如啟示錄其他部分所清楚指出的，福音意味著回轉向基督。然而，這裡的焦點是在於敬拜和敬畏上帝，萬國主要的罪在於拒絕敬拜創造並且托住他們的這一位（羅 1:18-32；徒 14:15-17；17:22-31）。福音的來臨並沒有創造罪孽，人們本來就已經因背叛上帝而有了罪孽；福音的來臨指出了躲避審判並且回轉去敬畏上帝的方法——趁著現在還不算太晚：因祂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第 7 節）。當我們把鹽水與淡水分別開來時，宇宙一般的三分法——就是天、旱地與海洋——就變成了四部分。宇宙這四部分在首四枝號（8:7-12）與首四個

金碗（16:1-9）中都受到了審判，這裡提及了這四個部分，因而微妙地提到了上帝對背叛者的審判之猛烈。

第二位天使宣告了引誘萬國的巴比倫之傾倒，假敬拜的中心傾倒了（請看第17-18章中關於這主題更深入的發展），趁著現今還不算太晚，要轉向真實的敬拜。巴比倫大城，就是那大淫婦，在17:1-19:10中有更多關於她的描述，她引誘人們行邪淫。性的不道德與拜偶像一樣，是屬靈的淫亂，這是那七個教會所面對主要的試探（請看2:20）。但是實際上，就像醉酒一樣，這是思想的混亂、羞愧、愚拙與恥辱。請看17:2, 4；18:3；19:2；耶51:7；箴9:13-18。

第三位天使詳盡地說明了臨到那些不悔改之人可怕的審判，他們是那獸的跟隨者。這威脅同時也是對眾聖徒的鼓勵，鼓勵他們要站立得穩，即便是在劇烈的痛苦之中。他們雖然痛苦，但與經歷上帝的忿怒相比卻是微小的。這也表示了最終的稱義將要來臨，在屬世的眼光看來微不足道的基督教信仰，將要被顯明為真實。而那獸的敬拜者，他們因著羅馬帝國那屬世的能力而感到安穩，卻將會發現他們一切虛假的盼望都要歸於無有。

那些拜獸的人要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第 10 節）。這痛苦是直到永永遠遠的：不僅是那些煙永遠往上冒，受苦者也不得安寧、沒有安息、不得釋放（第 11 節）。這個畫面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在現代的西方感觀裡，「永遠的痛苦」這個觀念是令人厭惡的，它讓很多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感到煩惱，並且讓現今不少人想要尋找一些解經方法，好逃避這些經文的表面意義。讓我們來仔細地考慮一下。基督教愛的理想，並其對西方的影響，已經使我們對殘暴和酷刑的可怕本質變得敏感。在基督教來到以前，古代不信的社會對它們的仇敵非常殘忍，而這些社會當中幾乎沒有人會覺得良心不安。基督教如何改變這個狀況呢？它指出了殘暴是可憎的，因為這是在傷害按照上帝形像被造的人，還有那些是或可能成為我們在基督裡弟兄姐妹的人，就是那些可能要承受救恩的人。世俗化把這種對鄰舍的愛轉變成一種泛泛的多愁善感，它幻想每個人都是無辜的，而且痛苦是無感的。因此，我們必須要分辨現代心態中的好與壞。

再者，基督的再來代表了一個徹底的狀況改變，那時再也沒有悔改的機會了。在這世代中，即便是最糟糕的罪

人，我們也頗為正確地讓自己對他們抱持著一種有希望的態度，我們會為他們禱告並且盼望著他們的悔改，我們學習愛我們的仇敵。這種回應適切這個世代的特徵，卻不適合基督再來時的狀況。而且，在現今的世代中，我們喜愛且欣賞很多關於不信者的東西，這是因為即便他們在背叛的當中，他們仍然反映了很多上帝良善的美好之處。我們的反應在現今也許是合適的，但是當我們看見純粹的罪惡展露它的醜陋和猙獰時，我們的反應將要改變。基督的再來意味著良善與邪惡的分開，它不單單意味著好人與惡人的分開，也意味著人們裡面之善與惡的分開。在惡人裡面，邪惡要完全實現，而良善只會單單歸於上帝並那些享有祂祝福的人。到底邪惡會變得多麼邪惡呢？這是我們很難想像的。

我們必須讓上帝作上帝，當祂展現憐憫還有展現公義的時候，祂曉得自己在作什麼，所以我們一定要繼續嚴肅地看待啟示錄中的教導。我們必須讓自己認清這個事實——上帝事實上是一位公義的上帝，祂要刑罰惡者。悔改與轉向基督是唯一能躲避地獄的方法。

（關於那獸與牠的印記，請看 13:1-10 與 13:16。）

插曲：給聖徒的安慰 14:12-13

在這些審判的威脅中間，有一段信息臨到了眾聖徒。要堅忍（請看 1:9），不要屈服於社會環境的試探和它的偶像崇拜之下，不論它們在世界的眼光看來是如何的大能和吸引。你的獎賞將要來到（第 13 節），與敬拜那獸的人不一樣，你將要得享安息。

出現一位好像人子 14:14-20

14:14-20 是七段象徵性歷史中的最後一段，它把基督的再來描繪成由人子所管理的收割（參考 太 13:36-43； 珥 3:12-16）。那「一位好像人子」就是耶穌基督（1:13； 但 7:13-14）。

這裡描述了兩種收割，莊稼（14:14-16）與葡萄（14:17-20）。這些也許是同一個審判事件的兩方面，或者收割莊稼可以是對義人的收割（路 3:17），然後 14:17-20 中的是對惡人的收割。這裡主要的背景是約珥書 3:12-16 那最終神聖收割的畫面。在約珥書中，莊稼是以鐮刀來收割的，而葡萄則被踐踏在酒醪中，兩者的主要意義都與刑罰有關。但是在啟示錄中，只有後者帶有刑罰的特殊意

義，收割葡萄，將其丟在上帝忿怒的大酒醪中（第 19 節）。因此，收割莊稼有可能象徵了對義人的收割（正如 14:1-5）。更有可能的是，約珥書中的背景給予了我們主要的解經線索，莊稼與葡萄的兩種收割都直接而主要地表示了對惡人的審判。正如在約珥書中，其他方式象徵了上帝子民的釋放，但這些方式仍然伴隨著對惡人的審判。

七個金碗 15:1-16:21

七個盛載上帝忿怒之金碗的這一輪構成了導向基督再來的第四輪異象（請看導論中的「結構」）。那敬拜的開場（15:1-16:1）讓人想起在 4:1-5:14 中圍繞上帝寶座的敬拜，得勝者都在上帝的臨在中歡喜快樂（15:2）。七位光輝的天使在聖殿裡從上帝的臨在中領受了金碗，這些碗象徵了上帝的忿怒之杯，在舊約聖經中，這是各國都要喝的（參考 賽 51:17, 20, 22； 耶 25:15-29； 哀 4:21； 結 23:31-34； 哈 2:16； 啟 14:10； 16:19）。在上帝的吩咐之下，這些碗被傾倒下來（16:1），造成了最後的七災。這些災難導向且包含了基督的再來，因為「上帝的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15:1）。

七個金碗與七枝號有顯著的相似之處，就像首四枝號那樣，首四個碗對受造界的四個主要領域造成了破壞：旱地、海洋、淡水與天空。就如那些號角，這些碗使人想起摩西對埃及所造成的災難，但是比較那些號角，金碗帶來了更嚴重的審判。號角的審判代表性地影響了全部的三分之一，而金碗卻影響了全部。

這些碗象徵了上帝對行惡者的審判，這個一般性模式可以包含對不信的羅馬帝國的審判，也包含了導向基督再來的最終災難（請看導論中的「各種解釋學派」）。這種象徵也宣稱，在這個時代中的每個時段，上帝都可以按照祂所喜悅的發出審判，為那些背叛祂的人帶來最大的毀壞。

在上帝和對祂的敬拜中金碗的來源 15:1-8

隨著啟示錄的發展，其中的異象愈來愈聚焦於基督再來那高峰的審判。七碗的審判提醒我們最終之事近了，它不僅提到了末了的七災，也指出了上帝忿怒的頂點：上帝的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

這些事件在一個有火攪雜的玻璃海旁展開了（第2節），這海就是在4:6中的同一個，我們把這些事件視為是從上帝的臨在與祂的寶座中發出的。可怕的災難並不是出於意外，而是根據上帝公義的審判。正如在4:6中一般，這海不僅讓人回想到過紅海，也回想到上帝制伏大海的混亂之大能。以色列人站在紅海的遠岸，並且觀看他們的仇敵因著上帝的大能而死亡。在末後的日子，得勝的聖徒同樣地站在遠方看待他們的困難與那獸的逼迫。正如在14:3

中一般，他們唱出得勝的新歌，但是這歌重複了那首老舊的摩西之歌，在當中上帝最終的勝利再現了先前在紅海的勝利（請看出 15）。在啟示錄第 16 章接踵而來的災難讓人想起臨到埃及的災難。

眾聖徒讚美上帝，這是因著上帝的偉大與祂大能的威嚴，但也是因著祂在這些大能的奇妙作為中所顯出的公義（第 3 節）。上帝審判的作為絕不是隨意或是懷恨的，而是對惡行公義的報應。參考 15:4；16:5，7；19:2，11。請看 14:10-12。

當上帝在祂的作為中顯出祂的偉大時，萬國的人都要看見祂是誰。雖然他們可能仍不悔改，正如在出埃及之災中埃及人所作的，但是也可能有好的回應。先前處於不信的黑暗之中的列國看見了上帝啟示之光（賽 60:1-3），萬國的來臨——這事在 21:24-26 中被應驗——回應了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創 12:3）。

這異象現在轉移到了聖殿（第 5-8 節），會幕、祭壇、聖殿、寶座、雲柱、火柱與雷轟，這些舊約中的眾多形像都聚集在啟示錄之中，以不同的形式代表了上帝在祂的輝煌、大能與榮美中的臨在（請看 4:1-5:14）。這些金碗從聖

殿裡被拿出來放在天使的手中，這些天使要把它們傾倒出來，這表象再一次指出上帝是接下來的審判之源頭，並且掌管著這些審判。

這些天使穿著潔白光明的細麻衣（第 6 節），在舊約中這是祭司的服裝（出 28:42；利 16:4），這樣強調了上帝審判的聖潔（請看 15:3-4）。那四活物把我們帶回到 4:6。

煙（第 8 節）或厚雲常常與上帝的臨在連結，尤其是在祂忿怒的時候。這些關聯包括西奈山（出 19:9，16，18；20:18）還有以賽亞與以西結的異象（賽 6:4；結 1:4）。參考 民 12:5；詩 18:8，11；74:1。

倒出首四個碗 16:1-9

一個大聲音從殿中出來（第 1 節），表示這些事件的發生是根據上帝的指示與計劃。

第一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地上，這是宇宙四個主要領域中的第一個。這災禍並沒有臨到所有人類，只臨到了不敬虔的人：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第 2 節）。（關於那獸的形像，請看 13:14-15。）這些瘡與埃及的瘡之災相似（出 9:8-12）。

第二災與埃及的血之災相似（出 7:14-24）。

在第三災中，上帝真正的僕人因著上帝的公義而讚美祂，延續了 15:3 的主題。正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原則（出 21:24；利 24:20；申 19:21；詩 7:16；9:15-16；俄 15；太 7:1-2；等等），這刑罰與罪行是相配的。

第四災（第 8-9 節），就是用火烤人，對應於舊約聖經中以火來審判的用語（例如 珥 2:3；賽 66:15；瑪 4:1-2）。雖然這痛苦非常嚴重，人們仍然拒絕悔改（第 9-11 節），這異象代表了人們心裡的剛硬。他們並沒有把這警告放在心裡，反而把它當作一個遷怒上帝的機會。

倒出餘下的碗 16:10-21

第五災與埃及的黑暗之災相似（出 10:21-23）。人們重複地拒絕悔改（比較第 9 節），為我們預示著餘下的兩個災難。現在只剩下人們在怒氣和咒詛中對上帝直接的攻擊（第六災），還有上帝為了良善而鎮壓反叛者（第七災）。

第六災（第 12-16 節）預備著最終之戰——哈米吉多頓之戰。同一場戰爭的各方面已經多次被描述了：眾王與各種人們在 6:15 中聚在一起；幼發拉底可邊的軍隊在 9:14

中被召喚；在 11:7 與 13:1-10 中那獸與眾聖徒的爭戰。更多的描述發生在 17:13-14；19:11-21 與 20:7-10。後來的章節更詳細也更精確地描述了這場爭戰，都是基於在以西結書 38-39 中那場歌革與瑪各的末世之戰。上帝與撒但勢力之間的劇烈抗爭遍滿了整個教會時期（參考 2:10，13），但是最劇烈的對抗要在基督再來時來臨（19:11-21）。

並非所有的解經家都同意，認為這些不同的經節都在描述同一場戰爭。但是我們一旦欣賞啟示錄的主題性關注，與導向基督再來這七輪之形式的話，那麼不同章節的主題合一性便會成為一個明顯的指標，指向了它們的內在合一性。說到底，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究竟可以有多少場最終戰爭呢（16:14；參考 6:16-17；15:1！）？

幼發拉底河乾了，好允許那些大軍行動，就像在 9:14 中那樣。那龍、那獸與那假先知一同出現（第 13 節）。那假先知就是在 13:11-18 從地中上來的同一個獸，這三者一同組成了一個神聖三位一體的偽裝冒充（請看導論中的「偽裝冒充」）。牠們不僅有魔鬼的特性，而且在這個高峰點上，牠們成為了更多鬼魔之靈——以青蛙的形態出現——的產生者。神蹟奇事發生了，要欺騙被遺棄的人，正如在

帖撒羅尼迦後書 2:9-10 與 13:13-15 中那樣。他們都非常願意被欺騙，因為他們已經拒絕了上帝的真理（帖後 2:10-11； 約 3:18-20）。

這些鬼魔的靈叫他們聚集爭戰。在這場高峰的戰役中，一切邪惡的勢力都聚集一起要與戰士羔羊爭戰（17:14）。這表象暗示了在出埃及記 15:2 中上帝與法老之間的爭戰，但是這幅全景圖的範圍卻是宇宙性的。在希伯來文中，哈米吉多頓的意思是「米吉多之山」。在古代的以色列，米吉多是一個關鍵性的城市，它俯瞰著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這些大帝國之間的旅行路線，龐大的軍隊可以聚集在鄰近的埃斯德賴隆平原（Plain of Esdraelon）。再者，上帝的子民曾經在那裡經歷過決定性的戰役（士 5:19； 代下 35:20-22），因此這是最終戰爭之地貼切的象徵。

這名字是象徵性的，所以這不能作為一個根據，用來猜測最終戰爭的地理細節。在任何的情況下，這最終戰爭都具有很明顯的屬靈特性，把它與特定國家軍隊的軍事行動作出關聯都是離題的。這爭戰在於上帝的僕人與上帝的仇敵之間，而不在於兩個地上的國家之間。由於教會事工的擴展，幾乎在所有國家中都有基督徒與非基督徒。

第七碗（第 17-21 節）為這輪審判帶來了一個結局。就如其他幾輪一樣，這一輪以基督再來作為結束（請看導論中的「結構」），即便在這裡基督再來的象徵並沒有像在一些其他狀況中那麼明顯。請注意以下的特徵：(a) 15:1 已經告訴讀者，上帝的大怒要在第七碗來臨時結束。(b) 在 16:20 中，所有海島與眾山的挪去，對應了在 6:14 與 20:11 中地的最終震動（參考 來 12:26-27）。(c) 在別處，巴比倫傾倒之後，接著馬上就是羔羊的婚筵（19:1-10）。(d) 在 17:14-17 中，巴比倫的傾倒與最終戰爭緊緊相關，而最終戰爭發生於基督的再來（19:11-21）。再者，最終戰爭在 16:16 已經逼近了。(e) 在啟示錄中，有關最終戰爭的表象重複地取自於以西結書 38-39（請看 16:14 的註釋），16:17-21 與這種作法吻合，這些經文把大地震、眾山的翻倒與大雹子放在一起，正如 結 29:19-23 中一般。因此，它描述了伴隨著這爭戰的神聖審判之災，關於這場爭戰其他方面的描述被延後至 19:11-21，以保持啟示錄戲劇性的計劃。

大淫婦巴比倫 17:1-19:10

在 17:1-19:10，第五輪主要的審判中，大淫婦巴比倫出現了，代表著世界的誘惑（17:4；18:3）。在主題上，巴比倫的毀滅與其他主要邪惡使者的毀滅連在一起。我們看見在 19:11-21 中那獸與那假先知的毀滅，還有在 20:7-10 中撒但的毀滅。比較好的看法是，把這三個毀滅性的、審判性的事件看作主題式的平行事件，而不要為它們冠上嚴謹的時間順序。在啟示錄七輪審判的大結構中，它們共同組成了最後三輪審判（請看導論中的「結構」）。

在 19:7-9 中，巴比倫的腐敗與羔羊新婦的純正形成了對比。巴比倫在她自己身上總結了邪惡世界的敬拜，相反地，那新婦---就是教會---代表了對真神的敬拜。正如撒但、那獸與那假先知形成了一個假冒的三位一體，巴比倫就是假冒的教會，她要引誘世界去擁戴這假冒的三位一體（請看導論中的「偽裝冒充」）。

七段審判巴比倫的信息被分成三組：三段由天使所傳有關末日審判的信息（17:7-18；18:1-3；18:4-8），三段由那些委身於巴比倫的人所發出的哀號（18:9-10，11-

17a, 17b-19), 還有一段高峰的宣告, 宣告她永遠的沉淪 (18:21-24)。(請看導論中的「結構---啟示錄的文體結構」。)

審判巴比倫的信息

經文	說話者	信息
17:7-18	(拿著碗的) 天使	那獸與巴比倫的沉淪
18:1-3	有大權柄的光明天使	巴比倫的傾倒
18:4-8	從天上來的聲音	從巴比倫中出來
18:9-10	地上的君王	哀號
18:11-17a	地上的客商	哀號
18:17b-19	眾水手	哀號
18:21-24	一位大力的天使	巴比倫永遠的沉淪, 以一塊磨石來闡明

撒但以兩種主要的方式來攻擊聖徒。那獸用大能和逼迫來作出攻擊, 力圖破壞聖徒的見證並且強迫他們敬拜那獸。巴比倫則以誘惑作為攻擊, 力圖破壞聖徒的純正。

巴比倫代表了羅馬城和它的不道德。對啟示錄中那七個教會來說, 羅馬是偶像崇拜一切形式的源頭---不僅是對羅馬皇帝的敬拜, 也是一個偶像崇拜社會的架構。在小亞細亞的各個城市中, 異教信仰使其中每個城市都成為了巴比倫的體現, 完整的經濟與社會參與 (13:17!) 包含了出席各種拜偶像的筵席和異教的宗教慶典。巴比倫是吸引人的, 因為她向人們保證了與性行為和經濟繁榮有關的快

樂。不論是在 17:4 中巴比倫的服裝，還是在 18:9-20 中的哀號，都指出了巴比倫的吸引力大部分是在於她的財富與奢侈。亞細亞中的不信者把羅馬視為經濟福利和物質享受的來源與保證，他們對羅馬皇帝獻上政治性的忠誠並且敬拜他，不僅是因為他們懼怕羅馬的能力，也是因為他們貪愛從她而來經濟上的益處。

對皇帝的敬拜被當作是政治忠誠的一種表現。不信者稱基督徒為無神論者，因為他們不敬拜那些許多的神明，並且認為基督徒對人類懷有恨意，因為他們退出了社會生活中各種的妥協形式（參考 彼前 4:3-4；2:12）。在這種壓力之下，即便是一些宣認信仰的基督徒也會認為參與拜偶像的筵席和性不道德是可以接受的（啟 2:12，20；參考 林前 6:12-20）。在 2:20-23 中那婦人耶洗別是一個關鍵的引誘者，她的作為在大淫婦巴比倫裡被推廣且有了更深刻的象徵（比較 2:21-22 與 17:2）。

在第一世紀，眾多城市都是誘惑的中心，引誘人們投入偶像崇拜、貪婪、唯物主義與性不道德。我們的現代城市，並其中的財富、假宗教與性剝削就是巴比倫的現代形式。媒體並它們的廣告能夠把誘惑的信息帶進我們的家與

思想之中，引誘我們去敬拜金錢、性愛、權勢和享樂。廣告宣傳告訴我們，只有購買最新的產品，我們才能找到滿足和有意義的生活。他們說：「唯有擁有足夠的金錢、玩具和性享受，你才能被成全。」因此，巴比倫的象徵能夠有多種的體現，當中包含了在基督快來時一個最終的、高峰的體現（請看導論中的「各種解釋學派」）。

巴比倫的對應也存在於我們心靈的深處。那獸藉著恐懼來命令牠所支配的人，而這大淫婦則是通過各種不正當享樂的誘惑來玩弄我們的情慾，藉此來進行引誘。然而，在我們心中其餘的罪惡傾向可能是微妙的，它們以兩種形式出現——恐懼和情慾。我們會因著恐懼或情慾而向罪投降和妥協，我們懼怕受苦與羞辱，又或者我們會貪戀，無論何物奪走我們的心，我們都會對之產生放縱的慾望。性愛、財富、名望、權勢、健康、美麗都能成為偶像，成為我們情慾的對像。但這一切是何等愚蠢！它不僅會因著上帝的審判而變為虛空，即便是現在它也是虛空的，因為它背棄了作為應當懼怕與正當慾望真正對像的那一位上帝。真正的解藥在於上帝自己，在新耶路撒冷裡，上帝要賜下羔羊婚娶筵席的性享受、黃金街的財富、被上帝所認識的

名望並且要在額上印上祂的名字，祂要賜下寶座的權勢與沒有疾病或死亡的健康，還有新城的美麗建築。我們情慾的對像只不過是庸俗的仿冒品，仿冒了上帝出於祂自己的慷慨而創造之物，也仿冒了祂將要賜給我們那不可測透完全的實體！

大部分的表象很好地符合了被破壞前耶路撒冷的特徵，她因拒絕接納彌賽亞而成為了一個淫婦，正如在舊約中所發生的（路 21:9-18； 11:47-51； 賽 1:21； 結 16； 23； 何 2），11:8 把耶路撒冷與所多瑪和埃及連在一起。一些解經家因而傾向認為大淫婦巴比倫就是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只是其中一個引誘人們轉離真敬拜的社會例子，在舊約中，古代的巴比倫則是另一個例子，而啟示錄相應地採用了舊約裡對巴比倫與泰爾的那些先知責備性語言（耶 50-51； 結 27）。17:9 與第 18 章最自然地暗示了羅馬，而不是耶路撒冷。

我們應當記得那個名叫耶洗別的女假先知已經在 2:20-23 中出現了。耶洗別所代表的原則，與巴比倫在一個普世尺度所代表的原則是相同的。偶像崇拜的誘惑不僅從教會外，從羅馬帝國拜偶像的文化中興起，也同樣會從教會內

部興起。有些自稱是基督徒的人想要說服我們，向世界的偶像崇拜妥協是沒問題的。所以，在我們的世代中，誘惑不單來自推崇唯物主義的電視廣告，也來自宗教的假教師。自由派神學想要與許多世界的想法相調和；成功神學宣稱，唯有遵循一些所謂來自聖經的秘訣，我們才能變得富足和健康；膚淺的牧師或輔導提供各種版本教人倚靠自己的流行心理學，而不是給予有關罪與救贖的信息來作為我們挫折的解藥。表面上正統的圈子也會在暗中模仿世界最新的潮流。

大淫婦被一個猙獰的獸背負著，很明顯地，這就是13:1-10中相同的那獸。作為羅馬帝國的代表，那獸在牠奢侈的偶像崇拜中支持著羅馬城，還把羅馬的作為推廣至整個帝國。然而，那獸最終卻轉去對抗那大淫婦並且把她除滅（17:16-17）。羅馬政府和羅馬軍隊那強奪的力量破壞了繁榮，而周圍種族的軍事力量最終把羅馬城完全毀滅。從羅馬時代學到的教導是可以被推廣的：拜偶像的國家終將破壞真正的權勢、豐富、權利與它們一開始所支持的人——假敬拜是自我毀壞。

當假敬拜的毀壞完結時（17:1-18:24），真正的敬拜者

---羔羊的新婦，出現在他們的光輝與喜樂之中（19:1-10）。

介紹巴比倫 17:1-6

即便在關於巴比倫之段落的開頭，審判與覆滅的記載已經變得明顯。這一位天使就是在前一輪的可怕審判中有分的那一位，暗示了這一段落的主題就是更多的審判。約翰並非單單看到一個巴比倫的異象，而是看到了她所要受的刑罰（第 1 節）。她的刑罰同時也是對所有與她有連結之人的一個控告，他們被她的敗壞腐化，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要分擔她的命運（第 2 節；請看 14:8-11）。眾水（第 1 節）代表眾多國家（第 15 節），指出了受她的敗壞所影響的範圍。

約翰這位觀察者藉著聖靈移至一個新的異象制高點（第 2 節），這種轉移只有發生在 1:10，4:1，21:9，強調了將要賜下之啟示的重要性。

大淫婦象徵著屬世的城市（第 18 節），還有在城市的權勢和錯縱複雜之中而來的財富。很諷刺地，她受審判的場景是在曠野裡（第 3 節），在嚴酷的當中。那些奢侈和享

樂的保證最終都被證明是虛空的，但是在這一刻她的奢侈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第4節）。

這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第3節），這個獸的特徵與13:1-8中的那獸吻合，簡單來說，大淫婦與那獸互相合作。在羅馬帝國裡，以帝國權勢（那獸）為對象的偶像崇拜推動著以享樂和財富（大淫婦）為對象的偶像崇拜。國家的權勢使得財富的累積成為可能，所以每當國家的權勢保證要給予烏托邦式的平安與繁榮時，現今的人們就會把盼望放在它身上。共產主義政府從事各種暴行，但卻受到人民的擁戴，因為極權主義的權勢被認為是通往未來烏托邦共產社會的必要方法。

這女人穿著像一位妓女般賣弄的服裝（第4節，參考箴7:16-17），她結合了性享樂與奢華的誘惑。在城市中能夠以相對匿名的方式得到各種肉體上的享樂。但她是欺騙人的，那長遠的結果完全令人厭惡。那金杯的外表看來不錯，裡面卻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亂的污穢（第4節）。「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羅6:23；參考箴7:27）。（關於姦淫的屬靈方面，請看2:20。）

她被稱為巴比倫（第5節），表示了屬世城市所有表現

形式的本質合一性。巴別（創 11:1-9）、伯沙撒的巴比倫（但 5；7:4；耶 50-51）、皇帝時期的羅馬（彼前 5:13）、亞細亞的七個城市（啟 1:11）、教皇時期的羅馬與現代屬世的城市實際上都可以混在一起，因為當中的原則是相同的。這世界的國度正在與上帝的國度對抗（啟 11:15；11:8），她最可憎的罪行就是有分於對聖徒的逼迫（第 6 節）。

天使的信息，關於戰爭與巴比倫的毀滅 17:7-18

正如在啟示錄與啟示文學的其他例子中，天使解釋了神祕異象中一些方面的重要性（第 7 節；參考 7:13-14；10:9-11；但 10:10-12:4；亞 1:9；1:18-21；2:1-2；4:4-7；等等）。那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第 8 節），這描述是在冒充上帝的主權，就是在 1:4，8；4:8 中所宣告的。「如今沒有」表示逼迫正在處於衰落的狀態，但在未來將要再度興起。那獸代表了逼迫的一個重複性模式，正如但以理書第 7 章中那四個接連的獸（請看 13:1-10）。正如在 13:8 中，那獸獲得所有人的擁戴，除了那些被揀選的人以外，就是那些名字被記在生命冊上的人。這

些名字是在創世以來被記的，指出了上帝絕對的主權，還有祂從起初在救贖上的掌控（4:11；比較 約 6:37-39）。對上帝來說，歷史的走向是沒有驚奇的，祂從起初就知道末了，因為祂是阿拉法與俄梅戛（1:8；21:6；22:13）。我們得救並不是因為我們超然的良善或聰明，而是因著上帝的良善，祂要從眾人中把我們拯救出來（14:4）。在屬靈爭戰中是沒有中立地帶的，你最終要麼與上帝同一陣線，要麼就是與祂對抗。

羅馬是一個建立在七座山上的城市。在約翰寫作的時代，羅馬是巴比倫這屬世城市主要的體現。但誰是那七位王，五位已經傾倒呢？根據一種解釋，如果啟示錄是在大約主後 67 年寫成的，這五位王可能就是首五位羅馬皇帝，從尤利烏斯·凱撒開始。那麼第六位就是尼祿，他是當前就任的皇帝。但是在尼祿之後的帝國歷史為我們帶來了問題，尼祿之後，在主後 68 年——「三皇之年」——有加爾巴、奧托與維特里烏斯。人們不會為了達到維斯帕先（主後 69-79 年）與耶路撒冷淪陷（主後 70 年）的時期而單純地忽略或略過這三位皇帝。很明顯地，第六個頭已經接近那結局了，而且頂多只有兩個更多接續的表現形式。因

此，這整個思路偏離了主題。那已經傾倒的五位單純地代表了在先前不定數目的皇帝，那還在的第六位以象徵性的方式指出了基督徒已經接近結局了，只是還沒有到。那獸自己就是第八位王（第 11 節）。由於這裡只有七個頭，因此這節經文並沒有宣稱那獸是第八個頭，不如說，那獸以最終的表現形式象徵了一種類比那七個頭的權勢。

那麼那十角（第 12 節）是什麼呢？「十」這個數字從 17:7 與 13:1 回溯至但以理書 7:7，24，但是啟示錄中的那獸不能單純地等同於但以理書中那四獸。那獸是一個混合體，牠結合了全部四個但以理書之獸的特徵。在啟示錄中，這十角是那獸像王一般的同盟，在 16:12，14，16；19:19；20:8 的視角中，羅馬帝國邊界之外的政治權勢讓人有最直接的印象。羅馬最終被化外種族蹂躪，但這畫面跳脫出羅馬的界限並且開展了一幅最終戰爭的圖畫，在當中那獸要於廣大的範圍徵召助手。作為敵基督的人物，那獸徵召了很多其他與牠合作的權勢。當帶頭的背叛上帝，他們就要承擔一個最終的高峰之戰，要與主並祂的受膏者對抗（詩 2:2；徒 4:26）。這場戰爭的細節要在 19:11-21 中揭開。

多民、多人、多國、多方（第 15 節）重申了這爭鬥的宇宙性範圍（請看 5:9）。

上帝諷刺地使用了邪惡的權勢，叫它們毀滅彼此。那獸和牠的同謀轉向對抗那大淫婦（第 16-17 節）。偶像崇拜的一切形式都是粉碎和失敗的，那些對他們偶像的失敗感到失望的人會轉去報復那偶像。這個模式在羅馬帝國裡被證明是對的，其中長期支持帝國的軍事力量最終毀滅了羅馬帝國。在這整個世代中，同樣的模式適用於各種形式之撒但的作為。

上帝是這個毀滅背後終極的推動者（第 17 節）。在試探的中間，眾聖徒被保證，即便在這個可怕的爭鬥中，上帝仍然掌權。

第二段天使的信息，宣告巴比倫的傾倒 18:1-3

18:1-24 多處暗示了耶利米書 50-51（巴比倫的傾倒）與以西結書 27（泰爾的傾倒）。

一位天使宣告了巴比倫的傾倒（比較 14:8）。由於對這位天使崇高的委任，他的輝煌反映著上帝自己的榮耀（10:1；1:16）。正如在耶利米書 50:39，巴比倫徹底地變

得荒蕪，它與被流放時的耶路撒冷不一樣，連一個餘民或原本城市的影子都沒有留下。它並不適合人類居住，只能讓野生動物居住（賽 13:20-22）。由於整個圖像是象徵性的，耶利米書 50:39 與以賽亞書 13:20-22 的一般沙漠動物被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所代替，牠們的污穢代表了巴比倫屬靈的污穢。這些污穢的雀鳥因此象徵了污穢的靈。

列國、它們的王和它們的客商被牽連，因為巴比倫引誘了他們（參考 14:8；17:2）。她不僅自己不道德，還要使別人陷入她的網羅，因而增加罪孽（參考 2:20；羅 1:32）。

第三段天使的信息，警告聖徒離開 18:4-8

從天上來的聲音命令聖徒出來，就是要與巴比倫的不道德分隔。純正與從世界中分別為聖是聖經中一個重複的主題（賽 48:20；52:11；耶 50:8；51:6，45；林後 6:17）。當誘惑變得微妙時——正如在現代社會中常有的——我們必須要警醒、有警覺性，還要明白屬靈爭戰真實的本質。整卷啟示錄呼召我們要小心撒但的詭計（林後 2:11）。

她的罪惡滔天，諷刺地讓人想起了巴別塔那個通天計

劃（創 11:4； 耶 51:9）。藉著犯罪而得到的名望和權勢都是無用的。

正如在 16:5-6 中，審判與罪行的本質相稱（第 6-7 節； 出 21:23-25）。火（第 8 節）是上帝焚毀性審判的象徵（請看 耶 50:32； 瑪 4:1； 賽 66:15-16； 等等）。

從巴比倫之友而來的哀號 18:9-19

透過描畫巴比倫之友的反應，啟示錄展現了巴比倫之作為的廣泛範圍，還有她覆滅的意義。君王、客商與水手都曾被引誘去敬拜巴比倫的奢侈，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稱讚她並且因她獲利。他們因所看見的毀滅而感到恐懼，並遠遠地站著，恐怕被這毀滅波及（第 10，15，17 節）。但是他們卻沒有學到悔改，相反地，他們渴望地回望著她先前的繁榮，就如羅得的妻子渴望地回望所多瑪和蛾摩拉。

罪人心硬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形式。即便人們知道他們正在犯罪，也知道毀壞將要臨到，他們卻不能忍受放棄他們的罪。他們不能放棄他們在罪中所得到的快樂與財富。

在 18:11-14 中那奢侈品的目錄清楚地指出，人們是如何使自己沉迷在別人的代價之中（「奴僕和人口」，第 13

節)。其他的人——客商和水手——會欣賞奢侈，但他們主要的關注卻是因著為別人提供奢侈品而得到的利潤（第 15，19 節）。在羅馬帝國的處境裡，這個畫面是真真實實的。那些有權勢的（「地上的君王」）藉著在羅馬帝國中的權力集中而變得富有，而且把他們的快樂建立在奴隸的背上。客商與水手則從奢侈品的交易中獲利。

在現代社會中仍然有相似的可能性。那些有權勢的，不論在政府、工業、商業或娛樂中有地位的人，他們常常透過無恥的行為來變得富有，其他人則以事奉這些權勢獲利。一般來說，這些人不能忍受現狀的改變，因為這樣會對他們安舒的地位造成威脅。但是義人卻喜愛公義過於任何世上的安舒和繁榮。

那些有權勢的因看到行惡勢力的終結而哭泣，但歡喜快樂才是當有的反應（第 20 節；19:1-4）。現代社會教導我們，要喜愛安舒並且厭惡一切的毀壞，但是這種現代的態度只是一種錯誤的多愁善感。邪惡必須被毀滅，它首先冒犯了上帝，但也冒犯了那些被它壓迫的人（18:13）。聖徒的歡喜是頗為適當的，現代的批判可能會宣稱啟示錄的道德是「不合標準的」，但這宣稱只會表現出現代批判不合

標準的特性！

最終的宣告，不可挽回的毀滅 18:20-24

在這個最終的、第七段毀滅巴比倫的信息中，宣告的天使詳述了這個毀滅的完全性與不可挽回永久的特性。巴比倫永不再有任何資源的力量去把她的邪惡帶進世界。因此，巴比倫的毀滅是新天新地---那裡不再有傷痛---的異象一個合適之序幕（21:4）。

在與耶利米書 51:63-64 的一個平行之處中，巴比倫傾倒的決定性被描繪成把一塊大石頭扔在海裡這種不可逆的行動。接下來就是一片長的清單宣告了各種活動永久的終止（比較 耶 25:10，預言了耶路撒冷的淪陷），這些片語的堆砌如喪鐘一般地宣告著對她結局的保證。最後提起了她所受的審判之必須性與公義：她在殉道者的血中有罪（第 24 節），這個段落很合適地以此作結。

純正的新婦，巴比倫的反面 19:1-10

純正新婦的勝利與敗壞的假教會（巴比倫）之毀滅形成了對比。請注意那些重複的「哈利路亞」（第 1，3，4，

5, 6 節)，從天上來的呼聲模仿了上帝自己聲音所發出的雷轟（請看 2-3）。也許我們應該認為整個屬天的團體都參與其中，如在 18:20 中：天使與舊約和新約時期的眾聖徒。當邪惡被毀滅且義人被建立時，這個屬天的團體歡喜快樂（請看 18:20）。這個審判是公義的，與巴比倫的罪行相稱（請看 15:3）。

這裡的描述突顯了那二十四位長老與四活物，他們是 4:4, 6 中最突出之天上的僕人。這裡的焦點在於受造物並他們的敬拜，但我們不要忘記那位天與地的上帝，祂是啟示錄第 4 章中畫面的中心。上帝得勝的最終慶典很適切地在祂的臨在中舉行，且伴隨著天上的萬軍（來 12:22-24）。

在第 5 節有一個聲音從寶座出來，可能是一位天使的聲音，但在任何情況下，這都代表著上帝旨意的表達。眾聖徒以發自內心的喜樂順服回應。上帝的勝利是完全的，而且祂的勝利也表示了祂眾聖徒深刻的滿足。

事實上，這是一個婚禮（第 7 節），這個婚禮的表象表達了基督與祂子民之間的親密、愛情和喜樂。它最終成全了先前聖經所表達的委身（何 2:19-20；賽 54:5-8；弗 5:26-27）。這個婚筵——祝福與滿足的最終成全——與

19:17-18 中那個可怕的筵席形成了針對性的對比，每個人都將要參與其中一個筵席。

那細麻衣代表了聖徒所行的義，聖徒因他們所行的義而與世界有所分別（帖後 1:5；太 25:31-46；5:16）。同時，這些義行並不是自主的努力，而是上帝所預備並且賜之力量（弗 2:10；腓 2:12-13）。

正如啟示錄在幾個地方強調了上帝話語的可信與真實（21:5；22:6；參考 1:2，5），這位天使帶來一個屬神的信息，而作為其中一位上帝所造最高的僕人，他反映了上帝的輝煌。約翰被他全身的壓迫感所壓倒，並且在迷惑中要開始敬拜這位作中保的天使（第 10 節；參考 22:9）。所以，這位天使提醒他，眾天使也同樣是僕人，與所有的基督徒並列（參考 來 1:14）。

基督的顯現與最終戰爭 19:11-21

基督以神聖戰士的身分顯現，要發動最終戰爭對抗所有上帝的仇敵，其中以那獸和那假先知作為首領。基督的聖潔屬性與那獸不聖潔偽裝的屬性形成了顯著的對比

(13:1-10)。這最終戰爭把那些上帝為了祂的子民而進行的戰爭引向了高峰（出 15:2；申 20；哈 3:8-15；賽 59:16-18；結 38-39；亞 12:1-9；14:3-5），也最終成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得到的勝利（約 12:31；西 2:15；啟 5:9-10；12:10-11）。

有些人把這個表象解釋為基督的統治藉著福音而擴展，但是這裡與 16:14，16；17:14 和 20:7-10 平行，這平行之處指出了最終戰爭是這裡主要的觀點（請看 16:14 與 16:17-21）。19:11-21 組成了第六輪導向基督再來的審判（請看導論中的「結構」）。後來幾輪中的表象愈來愈強烈地聚焦於基督的再來和它的前奏。這一輪中的所有事件實際上都是基督再來的一部分，但按照啟示錄的慣例，這些事件完全地展現了遍佈整個教會時期之爭戰的屬靈原則（約一 5:4-5；弗 6:10-20）。最終耶穌基督被完全地啟示

出來——祂永遠是祂所是的（22:13；來 13:8）。

基督的顯現 19:11-16

天開了，上帝不僅如在 4:1 中那樣向約翰這位觀察者啟示了祂的臨在，也向整個人類世界啟示。這位神聖戰士在祂威嚴中的顯現必然地意味著這場戰爭的結束，還有在祂面前一切仇敵的毀滅。

基督承受了祂所配得的名（第 11-12 節，16 節），與那獸身上褻瀆的名形成對比（13:1）。在這個世代中，祂是那誠實作見證的（1:5），與那些在地上作見證之眾聖徒的受苦和殉道認同（參考 11:7）。當祂再來時，祂顯明為那誠信真實的戰士與審判官（參考 賽 11:4）。地上軍隊的戰爭常於結束後留下了許多不公義的受苦和毀壞，然而，這場戰爭卻是完全公義的，因其領袖超然的大能與公義。

異象中的其他方面也見證了祂是配得且有權柄承受這委任。祂的眼睛如火焰，回想到 1:14 與 2:18，肯定了基督的能力，祂能夠看見且審判人心而不僅僅是外表（2:23；賽 11:3-5；撒 16:7）。那些冠冕指出了祂那從聖父而來合法的王權。那沒有人知道的名字（第 12 節）表示祂的來

臨之完全性與奇異性，對所有人來說仍然是一個奧祕，或許也提醒了我們祂的超越性與神性（參考 士 13:18，22）。祂的名稱為上帝之道，正如約翰福音 1:1，提醒我們祂的大能在創造（創 1:3； 詩 33:6）與護理（詩 147:15； 哀 3:37-38； 來 1:3）中的角色。因著祂的神性與祂對萬有的主權，祂能夠把歷史---就是祂從起初已經掌管的---包裹成最終的形態（賽 11:4）。

那濺了血的衣服意義是含糊的。有些人認為這是基督自己的血，就是那救贖眾聖徒的寶血（5:9）。這種觀點是可能的，因為基督的犧牲是實行上帝對整個歷史之計劃的關鍵，包括歷史的最終成全（5:2-6）。但是，19:13 中的畫面與以賽亞書 63:2-3 有密切的關連，在那裡上帝是神聖的戰士，祂的衣服濺了仇敵的血，就是那些被祂踹在酒醞中的仇敵（正如 啟 19:15）。啟示錄第 19 章的處境是基督在血中毀滅祂的仇敵，而不是祂救贖眾聖徒。因此，與以賽亞書 63:2-3 的連結是意味深長的。

天上的眾軍（第 14 節）仿效他們的領袖，他們也騎著白馬，而且有著祂的純正。在舊約中，天軍是由天使組成的，而現在這裡眾聖徒可能也被包含在內，只是沒有明確

地表明這點（但注意 17:14）。在任何的情況下，這些使者在戰爭中並沒有與眾不同的角色，那成就與榮耀是屬於基督的，而且所有的焦點都適當地集中在祂的身上。正如 1:16，祂的武器是利劍，代表了祂全能的話語（請看 弗 6:17； 賽 11:4； 來 4:12）。

基督用鐵杖轄管列國，成全了詩篇 2:9。在詩篇第 2 篇中，這種轄管更被描述為「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這是要毀滅那些背叛的列國（19:18-21）。整本聖經，包括啟示錄，都指出基督的再來是為了拯救與世界的更新（21:1-8），還有毀滅，只是 19:11-21 集中在毀滅的面向。邪惡必定要被毀滅，不僅是為了上帝的公義，也是為了新世界的純正（21:27）。

戰爭 19:17-21

傳信息的天使站在日頭中，他反映了上帝榮耀的光輝，也讓人想起了 4:1-11 與聖經其他部分中那些上帝偉大的顯現。上帝的輝煌在他身上的反照也提醒我們，他的信息擁有上帝的權柄，展現了上帝的計劃。

這位天使召喚飛鳥來赴一個可怕的筵席，它建立於以

西結書 39:4，17-20 中的表象，描繪了上帝對背叛者的咒咀。這咒咀不僅包含了死亡和徹底的無能，也包含了對死後之屍體的羞辱。相較那些大人物所貪圖的光榮葬禮，這些屍體只有被飛鳥吞吃（參考 創 40:19；申 28:26；撒 上 17:44；撒下 21:10；王上 14:11），這是在 19:9 中那蒙受祝福之羔羊筵席的反面對照。關於那獸和那假先知，請看 13:1-18。聚集的眾軍充實了那在 16:14 中已經引進的畫面。

那燒著硫磺的火湖（第 20 節）就是地獄，是惡人最終的住處（20:10，14-15；21:8；14:10-11；參考 賽 66:24）。火焰常常與焚毀一切的審判連在一起（參考 珥 2:3；賽 66:15-16）。

大審判 20:1-21:8

第七輪審判包含了聖徒統治的那一千年（20:1-10），還有最終審判的負面（20:11-15）與正面的觀點（21:1-8）。

最後的這一輪把歷史的走向包裹起來，它處理了幾個關於公義的問題。上帝稱眾聖徒為義，為他們過去所受的苦難與殉道提供了一個答案（20:4-6）。祂在撒但---邪惡的源頭---的身上執行了最終的審判，因此除滅了世上三個邪惡源頭中的最後一個。（大淫婦在 17:1-19:10 中被除滅了，而那獸和那假先知在 19:11-21 中被除滅。）祂宣告了廣泛的審判，沒有一件過去的事可以逃過祂的眼目（20:11-15）。祂創造一個新世界，當中沒有邪惡，也沒有痛苦和舊世界的背叛（21:1-8）。

一千年的統治 20:1-10

這一千年的統治給予受逼迫的眾聖徒安慰的應許。

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捆綁撒但一千年，那些忠心的殉道者（20:4）復活並且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這一千年之

後，撒但要被釋放，牠聚集列國爭戰，最終失去所有權能（20:10）。

解經家對這一千年時期有不同的解釋，通稱為「千禧年」。前千禧年派認為這一千年是在 19:11-21 所描述的基督再來之後，這時候撒但要被捆綁，而基督迎來了一段在地上平安與繁榮的漫長時期——有些人認為這時期長達字面上的一千年，其他人則認為這數字只是一段很長時期的一個象徵。基督徒要在千禧年的開頭領受復活的身體，但所有其他人的最終審判要在最後進行——在一次由撒但所帶領的反叛之後。在主後第二世紀，殉道者游斯丁與帕皮亞（Papias）是前千禧年派的一份子。

無千禧年派認為這千禧年是一個圖像，它在描繪基督與在天上的聖徒在現今的統治（與 6:9-10 相對應）。頭一次的復活要麼是脫離肉身的基督徒在天上與基督同在的生命，或者是在基督裡屬靈新生的開始（羅 6:8-11；西 3:1-4；弗 2:6）。藉著基督受難與復活的勝利，撒但被捆綁了（約 12:31；西 2:15）。

後千禧年派認為於基督再來之前，基督的國度與教會將要在地上有更大的擴張。有些人認為這一千年是緊接在

19:11-21 福音廣傳之後，基督徒在地上一段最後的得勝時期。其他後千禧年派的人同意無千禧年派的說法，認為 20:1-6 就是基督復活後所展開的整段時期。

這裡的問題需要小心處理，因為不同的千禧年立場取決於對舊約中的先知文本和對 20:1-10 不同的解讀。再者，就像啟示錄的大部分，20:1-10 所使用的語言原則上是可以有多於一種的體現。這些事實使得精確的解讀變得更加困難。這裡主要的重點在於撒但最終會被打敗這個事實，而且即便在牠被打敗之前上帝也看顧祂的聖徒，並且把祂得勝統治的好處賜給他們享受。不論我們的千禧年立場如何，這個保證也應當安慰我們。

千禧年爭論的一部分是在關注 20:1-10 與 19:11-21 之間的時序關係。前千禧年派認為 20:1-10 簡單地發生於 19:11-21 所描述的基督再來之後。但是把 20:1-15 視為七輪中的最後一輪審判是比較合理的，這些審判都導向了基督的再來，有幾個不同類別的證據指向了這種說法。

- 在 20:7-10 中的最終戰爭似乎與 16:14，16；17:14；19:11-21 中的最終戰爭是一樣的。
- 從以西結書 38-39 而來相似的用語被運用於有關最

終戰爭不同的描述之中。

- 在 20:10 中對撒但的審判與對巴比倫的審判（17-18）平行，也與對那獸和那假先知的審判（19:11-21）平行。這些上帝的仇敵都領受了他們的滅亡，而那些描繪他們滅亡的異象都是主題性而不是時序性地排列的。
- 在 20:11-15 中的某些特徵對應於先前有關基督再來的描述（6:14；11:18）。
- 最重要的，所有基督的仇敵都已經在 19:11-21 被毀滅了。如果 20:1-6 是要描述發生於 19:11-21 之後的事件，那麼在 20:3 中就不會剩下任何人要被撒但欺騙。

因此，20:1-15 要被視為導向基督再來的第七輪，它與所有其他幾輪平行，而不是要描述一個在時序上晚於其他幾輪的獨特時期（請看導論中的「結構」）。

在 20:5，6 提到的頭一次的復活常常被視為一個反面的證據，其論述是這樣的：這個頭一次的復活必定是肉身的復活，如果是這樣的話，它是發生於基督再來之後，所以 20:1-10 中所有事件都是在基督的再來之後發生。

然而，問題其實是更加複雜的。「頭一次的復活」這種用語很明顯地表示有一個「第二次的復活」，在這個處境裡，頭一次與第二次的復活間接地關連到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死。在 20:6 中提到的**第二次的死**清楚地指出有第一次的死，而我們可以從聖經一般性的教導中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第一次的死是肉身的死，第二次的死是被送進地獄，就是惡人最終的住處（20:14-15）。第二次的死在特徵上是屬靈的，而且伴隨著肉身的復活（約 5:29）。第一次的死是初步的，而第二次的死則是最終且不可逆轉的，它是末了。正如有第一個天地與第二個或最後的天地（啟 21:1），也會有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死。而且，按照咒詛的特性來說，第一次的死是一個記號，指向了將要來臨那更可怕的第二次的死（參考 創 3:19）。

這些事實提供了決定性的線索，讓我們明白頭一次與第二次的復活。頭一次的復活是初步的，而第二次的復活是最後和末了的。明顯地，第二次的復活是肉身的復活，它就是第一次死亡的解藥。反過來說，根據 20:6，頭一次的復活是第二次死亡的一種解藥。這些不同的對稱性指出，就像第二次的死，頭一次的復活是反合性的。正如第

二次的死間接地包含與伴隨著一個肉身復活的行動，頭一次的復活也同樣間接地包含與伴隨著肉身的死亡。我們發現 20:4 正好提及了這個肉身的死亡——被斬者的靈魂，這個片語所指的是那些因為不拜那獸而殉道的人。正如 6:9-10 所描述的，這些脫離肉身的靈魂現今活在上帝與基督的同在裡。重要的事情是，因著與基督的聯合，還有藉著祂的血而來的勝利（12:11），這些靈魂是活著的，是得勝的。他們確定且享受他們的勝利，並沒有簡單地被延遲到基督的再來，即便在死亡的那一刻他們也享受了勝利，因為上帝把他們放在屬天領域中權柄與審判者的地位（寶座，第 4 節）。那些定他們死罪的審判官與地上的權柄，已經被眾聖徒在天上所施行、這更大的權柄打敗了。⁵

因此，在劇烈的逼迫時期當中，20:4-6 的畫面回答了一個非常迫切且實際的問題：若基督徒只是一群微小的、無力的小部分人，當強大的帝國權勢要與他們對抗時，他們有任何勝利的希望嗎？當基督徒看見一些他們的弟兄姐妹被殺害時要怎麼辦呢？在世俗的眼光看來，基督徒已經被決然地打倒了，世界已經在這場爭戰中勝利了。那些逼

⁵ 我在這裡的解經受惠於 Meredith G. Kline, "The First Resurrection,"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37/2 (1974-75) 366-375.

迫他們的掌權者仍然活得好好的，還是與之前一樣強大，而基督徒卻被簡單地消滅了。基督教似乎只是一個無意義的、絕望般弱小的宗教，難道上帝不在意嗎？祂真的在掌控嗎？基督徒在殉道當中所經歷的失敗，有什麼可以消除呢？20:4-6 給予了答案，在真正的數算中，天上的現實狀況是必需被包含的，而當我們看見這些現實狀況的時候，情況全然被逆轉了。要打倒基督徒是不可能的，即便當魔鬼的勢力猖獗，趾高氣揚並且盡牠們所能，牠們也只能成功地把基督徒建立在真實而永久的權力地位之上！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些細節，撒但被捆綁了，表示牠影響列國的能力被壓制了。前千禧年派與一些後千禧年派把這事件與一個特別的未來平安和繁榮時代的出現連在一起，與現今形成了對比（帖前 2:18； 彼前 5:8）。但是無千禧年派解釋說，撒但被捆綁已經藉著基督的死與復活發生了（約 12:31； 參考 西 2:15； 啟 12:9； 太 12:29）。現在福音廣傳至列國，正如使徒行傳所指出的，就是撒但欺騙的能力被限制的結果。也許這個對撒但能力的限制與現今那獸暫時的消失（17:8）有緊密的關連，對列國的欺騙很大程度是藉著那獸的活動而進行的（13:14； 16:14；

19:20)。正如那獸可以重複地被打敗（17:8，10），撒但也同樣地可以在牠對列國的權勢上被重複地打敗。撒但在20:7-10中被釋放，代表了牠最後的嘗試，也導致了牠最終的失敗。

那些**靈魂**（第4節）是誰呢？正如6:9-10，殉道者被突出地視為最受注目的一群忠心的見證人，但其他聖徒並沒有被排除在所提到的好處以外。

眾聖徒在第4節的統治對應於在2:26-27與3:21中的應許。

頭一次的復活是什麼呢？如果這個復活是指肉身的復活，它就是與基督的再來同時發生（林前15:51-57；帖前4:13-18），那麼前千禧年派就是對的（請看上面）。但是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死之間的關聯，還有頭一次與第二次復活之間的關聯指出，頭一次的復活是殉道者屬靈生命的寫照，他們在殉道和基督再來之間的時期與基督一同作王。

歌革和瑪各是從以西結書38-39而來的名字，代表了上帝最後的仇敵。撒但被釋放了，牠最終可以聚集列國出來爭戰，正如在16:14中那樣。在整個歷史之中，牠的渴望就是召集所有人類聯合與上帝對抗，而現在牠終於勉強

地達成牠的目的了。但是，與上帝對抗永遠是無用的，撒但只不過是召聚列國一同經歷牠的滅亡而已。

大審判 20:11-15

上帝一個最終審判的場景中出現。4:1-5:14 已經預期了上帝審判的權柄，現在祂要施行審判，這個審判與祂的本性和祂對被造宇宙的權能相配，正如先前在 4:1-11 中所展現的。這個異象與其他經文分享相同的特徵——但以理書 7:9-10；馬太福音 25:31-46；詩篇 7:6-8；47:8-9，還有其他舊約審判的場景。

歷史中的不公義與受苦永不逃離上帝的眼目，那些逼迫人的與那些行不公義的永不能得勝。上帝將要審判每個行為，一切的錯誤將被改正，一切想要罷免上帝與高舉自己的嘗試將被倒轉，使上帝的仇敵被完全地挫敗。對上帝的仇敵來說，最終審判的前景應當是一種恐懼，但對眾聖徒來說卻是保證的一個根基：一切的邪惡將被挫敗並且要被除滅。

這個審判接續在 20:2，7 那一千年之後。前千禧年派認為基督的再來發生於那一千年之前，因而必定包含一個

不同的審判。當基督再來時，基督徒領受他們的獎賞，而這個較晚的審判是針對惡人與那些在一千年裡活在舊肉身之中的人。另一方面，無千禧年派與後千禧年派一般性地認為，這是其中一段指向基督再來時一個宇宙性最終審判的經文（請看 20:1-10）。

上帝的寶座象徵著祂的大能、祂的權柄與祂施行公義和徹底審判的能力（請看 4:2）。

天逃避了，重複了 6:14 中的概念。那生命冊，就是上帝選民的名冊，象徵著上帝認識祂自己的羊（約 10:3，27），保存他們所有人，並且一個也不失落（約 6:39；10:28-29；參考 啟 13:8）。那個火湖，就是地獄，展現著上帝完全的公義並祂對一切邪惡器皿徹底的挫敗。在舊秩序世界中的一切污染將不再出現在新天新地之中。

新天新地 21:1-8

21:1-8 與 21:9-22:5 常被組合在一起，這兩段經文展現了新耶路撒冷這個最終異象的兩個方面。21:1-8 所引進的許多特徵在 21:9-22:5 中有更詳細的描述。21:1-8 主要由宣告新現實的信息組成，而 21:9-22:5 則含有更多關於

這些現實的異象性描述。但是 21:1-8 與 20:11-15 也有密切的關聯，上帝的最終審判事實上有兩面的：20:11-15 所描述的是負面，就是對惡人的審判；而 21:1-8 所描述的是正面，就是義人得獎賞。在 20:11-15 的負面信息中一個最後的例外就是提及了生命冊（20:15），相似地，在 21:1-8 的正面信息中一個最後的例外就是提及了火湖（21:8）。因此 20:11-15 與 21:1-8 形成了兩個對稱的鮮明畫面，描繪了審判的正面與負面。所以，21:1-8 是一道橋樑，連接了 20:11-15 中的審判與 21:9-22:5 中對新耶路撒冷更廣的描述。

上帝的聲音宣告了新耶路撒冷的降臨，在一場徹底的翻新當中：一個新天新地。上帝是阿拉法（請看 1:8），祂是創造主，祂的目的從起初已經表現在創造之中。現在上帝顯明自己為俄梅戛，祂是成終者，祂要讓祂的目的最終實現。4:1-11 中寶座的異象展現了上帝在天上這個基礎領域裡的榮耀、大能與榮美，現在上帝的居所要延伸至祂所有的子民（21:3）。相對於遍佈在啟示錄先前部分中的痛苦、苦難與掙扎，在這裡一切的邪惡和痛苦都被除滅了，對得勝者的應許現在實現了（請看 2:7）。

這個異象是要激勵基督徒心中的忠心、信心與盼望，尤其是那些面對逼迫的基督徒。不論狀況暫時地看起來有多麼的殘酷，上帝將要達成祂的目的，並且基督徒將要承受完全的祝福。雖然這個異象是關於萬物的成全，但是在基督裡我們現在就領受了我們將來產業的憑據（弗 1:14；來 12:18-29）。因此，基督徒現在可以領受那最終福樂的一個預嚐，上帝的應許應當激發我們把自己熱烈地奉獻給基督。

啟示錄中最後的異象把聖經其餘部分中眾多的主題編織成一個美麗的結合體。注意以下的主題：創造（第 1 節）；聖城耶路撒冷（第 2 節）；與上帝聯合——藉著婚姻的表象來表達（第 2 節）；上帝的內住，包括會幕與聖殿（第 3 節；請看 4:1-5:14）；聖徒作為上帝自己的子民（第 3 節）；受苦和死亡的結束（第 4 節）；拯救的新行動（第 5 節）；上帝話語的可信真實（第 5 節）；活水（第 6 節）；作上帝的兒子（第 7 節）；對不信者的警告（第 8 節）；審判（第 8 節）。

上帝創造了一個新天與新地，表明了一切的更新。有些人認為新的宇宙將會是一個與舊世界沒有關聯的新世

界，但是以賽亞書 65:17-25 與羅馬書 8:21-23 指出，這是舊世界的一個改變，正如我們新的身體將會是舊身體的改變一樣（林前 15:35-57）。一切都更新了（21:5），這指出了改變的徹底性與廣泛性，但這是因救贖而來的結果，而不僅僅是對舊有的廢除。有些人傾向於擔心失去今生的事物，事實上，我們一定要為了忠於基督的緣故而準備放棄一切（路 9:23-26；14:25-35；約 12:24-26）。然而，在過程中我們卻發現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價值與美麗是會永久地失去的。說到底，在上帝的榮美與威嚴中，祂是作為受造物的我們一切美麗與喜樂的源頭。在新世界裡活在上帝的臨在中（啟 21:3；22:4-5）意味著浸泡在江河的源頭裡，與之相比，在地上的喜樂只不過是幾滴泥水而已。我們並沒有詳細地知道上帝將要作什麼和祂要怎樣作成，但我們知道祂的臨在是最終成全的喜樂（19:9），我們將不會後悔，也不再有不被滿足的渴望（21:4）。

為什麼不再有海呢？這裡的描述是象徵性的。我們將不會失去現代人感到有關大海並其中生物的美麗與敬畏，而我們失去的是聖經古代有關大海所象徵的邪惡和混沌。在挪亞的時代中，水毀滅了世界；壓倒性的眾水描畫了死

亡的來臨（詩 42:7；69:1；拿 2:3）；可怕的怪物從水上來（但 7:3；賽 27:1；51:9-10；啟 13:1）。大海被挪去，意味著對上帝秩序的一切挑戰要被絕對地、永遠地挪去，也因此意味著新世界的平安與安穩。

在新創造的中心是新的聖城，代表著上帝與人類同住。在舊約中，耶路撒冷是主上帝安置祂的聖名之處，也是上帝建立祂居所的地方（申 12:5，11；王上 8:16，29）。上帝建立了一個地方，不僅是個人，而是整個國家都可以在那裡親近祂，能夠得到赦免，也能夠把他們的禱告與祭物帶到那裡。聖殿與其所在的城市因著上帝的臨在而被聖化，成為了親近上帝的通道。在基督裡，這種與上帝的親近被成全了，祂是「在上帝和人中間的獨一中保」（提前 2:5）。即便是現在，整個由眾聖徒所組成的國際團體也能夠來到天上的聚會當中（來 12:18-29）。新耶路撒冷代表了這個團體的完全，還有其喜樂在上帝的臨在中最終的成全。這最終的成全根本上是上帝的作為，而不是人類的作為，不是巴別——在自主的驕傲中要升高以侵略天堂，而是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它上帝的恩賜，是祂所作成唯美的結晶品。

這表象接著從城市轉到新婦的身上（第 2 節），使畫面變得更為人性化，並且強調了與上帝之間的親密、愛情和快樂（參考 19:7-9；弗 5:22-33；雅歌）。

上帝與人類同住——在伊甸園裡（創 2:7，16；3:8），在會幕中（出 25:8；40:34），在聖殿裡（王上 8），最高峰是在基督裡（約 1:14；2:19-21）。基督差遣聖靈來，為要使教會（林前 3:16）並其中的成員（林前 6:19）成為上帝的居所，新耶路撒冷就是這一切的最終成全。上帝要作他們的上帝，表示祂會是一位忠誠與深情的供應者，以超乎想像的豐富供應一切所需要的。上帝在先前歷史中所有的委身與應許都達到了它們應驗的頂峰。正面地說，這是最終成全的祝福；反面地說，苦難和挫敗的各方面都被完全挪去了（第 4 節）。基於上帝自己的主權與作為創造主的能力（第 6 節），祂自己保證這個結果的確定性與有效性（第 5 節）。生命泉水（第 6 節）這個表象描畫了完全的滿足，有一整組的經文首要地把活水與聖靈連在一起，然後次要地連結到聖靈所帶來的祝福（22:1，7；17；約 4:10；7:37-38；賽 44:3；55:1；亞 14:8；珥 3:18；結 47）。

作為警告也作為保證，第 8 節指出惡人將被排除在新耶路撒冷以外。這種排除總結了 20:11-15 所已經指出的，上帝公義的標準與新耶路撒冷的聖潔和平安都必需排除邪惡。不會再有罪，也不會再有第二次邪惡的墮落，新世界永遠的安穩與福樂將不再被這些所擾亂。